

東 海 大 學

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論文

The seal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s a circular emblem with a scalloped border. It features the university's name in Chinese characters '東海大學' at the top 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t the bottom. The year '1955' is inscribed at the very bottom. In the center, there are three interlocking rings and a stylized building or structure.

趙翼與《甌北詩話》研究

指導教授：王建生教授

研 究 生：洪浚沿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碩士論文學位考試審定書

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洪浚沿 君所撰寫之論文

趙翼與甌北詩話研究

經本委員會審定通過，特此證明。

學位考試委員：

林淑貞

李建崑

王建

指導教授：

王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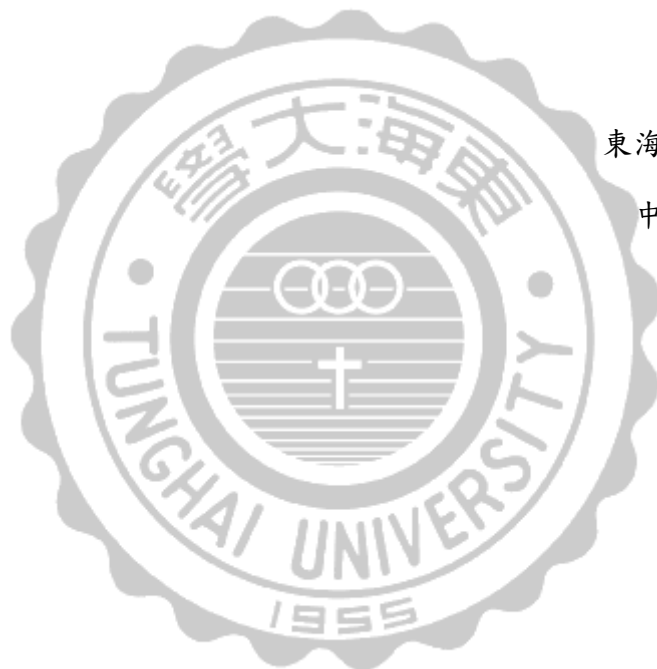
系主任：

阮美慧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30 日

致謝

大學畢業後再度回到學校進修是件幸福的事，面對浩瀚的中國文學能夠有一絲的機會濡染，特別要感謝系上的多位老師認真地教導；尤其感謝恩師王建生教授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從資料蒐集、論文定題、大綱構思、章節修訂與修改，老師無不細心指導，並針對研究論題，給予寶貴意見，讓我在工作之餘，終於能完成碩士學位。口試期間，特別感謝李建崑與林淑貞教授的鼓勵，以及針對論文所提出的指正，讓學生能更加完整掌握論文架構與整體研究成果，受益匪淺。



洪浚沿 謹誌於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中華民國104年1月

摘要

本論文研究趙翼與《甌北詩話》，茲為求執簡御繁，於此就各章節重點歸納如後。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研究方法與趙翼《甌北詩話》的研究文獻。

第二章〈趙翼生平、交遊與思想背景〉：第一、二節從地理環境、家世背景說明趙翼生平，並以寄居京師，撰寫史籍以及講學揚州三階段探討其重要的文學活動。第三節區分內閣中書、扈從塞外與翰林間往來三個時期，說明趙翼交遊廣泛，情真意篤。第四節以政治、經濟、文學環境、學術交往勾勒趙翼之學術思想背景。

第三章〈趙翼詩歌創作偏向〉：第一節論述趙翼詩歌中的本我性情，具有性靈傾向。第二節解讀趙翼治史的嚴謹態度，影響了詩歌中所流露的史識，使得其作品呈現一種紀實特色。第三節探析甌北詩中所具備忠君與愛民思想，透露出其對生命的態度與熱情。

第四章〈《甌北詩話》對唐代詩人之批評〉：寫李白心繫功名，不慎累於永王璘；其詩古風雄渾豪健，樂府則筆力驚人，為詩中一仙人。論杜甫以家庭、聲名、求仕探討之，其詩運用史觀方法且富於創新。論韓愈指其自有本色，宜從文從字順中探討。言白居易以其元白之「坦、易」勝於韓孟之「奇、險」。

第五章〈《甌北詩話》對宋代詩人之批評〉：趙翼論宋詩大抵從「創新」與「才氣」著眼，推崇蘇軾詩歌自然渾成的特色，展現出個人不凡才氣與有別於唐的創新精神，對陸放翁才思靈敏與功力精勤表達高度認同，整體而言，趙翼有意突破尊唐宗宋之藩籬。

第六章〈《甌北詩話》對元明清詩人之批評〉：趙翼選元遺山、高青丘、吳梅村、查初白等詩人作為論述對象，除詩家本身在詩歌藝術上的成就之外，趙翼更在這些詩人身上尋找到創新的力量，是以能承接在唐、宋之後，持續於詩歌史上發熱。

第七章〈《甌北詩話》的特色與評價〉：論述趙翼論人從人品、強調才氣學問並重、人物選擇通性三個面向作討論，論詩則以創意、善用比較研究以及回歸真實感情作依歸。

第八章〈結論〉：概述本論文研究心得，並作為日後努力方向。

關鍵詞：趙翼、趙甌北、詩話、甌北詩話

目 錄

趙翼與《甌北詩話》研究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	2
第三節 趙翼與《甌北詩話》的研究文獻	4

第二章 趙翼生平、交遊與思想背景

第一節 趙翼的生平	8
一、地理環境	8
二、家世傳記	10
第二節 趙翼重要的文學活動	15
一、寄居京師捉刀代筆生活	15
二、史學的代表作	16
(一)陔餘叢考	16
(二)廿二史劄記	17
三、講學揚州	19
第三節 趙翼的交遊	21
一、任內閣中書舍人時之交遊	21
二、扈從塞外時之交遊	22
三、翰林期間之交遊	23
四、歸隱林泉後之交遊	24
第四節 趙翼之學術思想背景	26
一、政治背景	26
二、經濟情勢	27
三、文學環境	28
四、學術交往	30

第三章 趙翼詩歌創作偏向

第一節 性靈傾向	31
一、趙翼詩歌中的本我性情.....	31
二、本我性情之實踐.....	33
三、趙翼與袁枚對性靈詮釋的不同.....	36
第二節 史觀特點	38
一、趙翼的史家意識.....	38
二、作品之紀實表現.....	39
三、善於考證.....	41
第三節 忠君與愛民精神	43
一、忠君愛國思想.....	43
二、民胞物與思想.....	45

第四章 《甌北詩話》對唐代詩人之批評

第一節 趙翼論李白	49
一、李白生平略述.....	49
二、論李白詩	51
三、趙翼對李白之考證	53
第二節 趙翼論杜甫	58
一、杜甫生平略述.....	58
(一)家庭.....	59
(二)聲名.....	61
(三)求仕.....	62
二、論杜甫詩.....	63
(一)史觀方法	63
(二)創新	65
三、趙翼對杜甫之批評	67

第三節 趙翼論韓愈	69
一、韓愈生平略述	69
二、論韓愈詩	69
(一)韓孟聯句詩.....	70
(二)論字奇韻險.....	72
(三)論詩格創新.....	74
三、評韓愈詩	74
(一)元和聖德詩.....	74
(二)〈南山〉與〈北征〉詩比較.....	76
第四節 趙翼論白居易.....	79
一、白居易生平略述	79
(一)知足與好名的個性.....	79
(二)政治思想與退休意念	81
二、論白居易詩	82
(一)長恨歌	83
(二)琵琶行	84
三、評白居易詩	85
第五章 《甌北詩話》對宋代詩人之批評	
第一節 趙翼論蘇東坡.....	87
一、才名與個性	87
二、蘇東坡之詩	90
(一)以文為詩之創新精神	90
(二)自然寫意不以鍛鍊為工	91
三、評蘇東坡	93
第二節 趙翼論陸放翁.....	96
一、愛國詩人	96
二、論放翁之詩	98

三、論蘇陸優勝	100
第三節 趙翼論黃山谷	103
一、蘇黃比較論	103
二、評山谷之奇	105

第六章 《甌北詩話》對元明清詩人之批評

第一節 趙翼論元遺山	107
一、金亡不仕之節	107
二、評元遺山詩歌	109
(一)廉悍沉摯特色	109
(二)論詩絕句	113
第二節 趙翼論高青丘	115
一、黑暗政治下之文才	115
二、論高啟詩	117
(一)不受限的擬古精神	117
(二)高啟詩歌特色	120
三、評高啟詩	122
第三節 趙翼論吳梅村	124
一、忠貞不得已之詩人	124
二、詩歌風格與特點	126
三、論圓圓曲	128
第四節 趙翼論查初白	132
一、身世背景	132
二、論查初白詩	133
(一)初白與宋風之聯繫	133
(二)古近體相較論	134
(三)批評	137

第七章 《甌北詩話》的特色與評價

第一節 《甌北詩話》論人要求.....	138
一、從人品入手.....	138
二、強調才氣學問並重	141
三、人物選擇之通性.....	144
第二節 《甌北詩話》論詩角度	147
一、尋覓創意之心	147
(一)意新	147
(二)語新	149
二、善用比較研究	150
三、回歸真實感情.....	152
第三節 《甌北詩話》之評價	154
一、清詩壇對《甌北詩話》之評價.....	154
二、今人對《甌北詩話》之評價.....	156
三、《甌北詩話》之傳播.....	157
第八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成果	159
第二節 未來展望	162
參考文獻	163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詩話」是研究中國詩學的重要文獻，發展至清代之「詩話」，理論基礎及思想內容，均已達到高度的水準；歷代之「詩話」大多以作品作為主要的討論對象，惟趙翼《甌北詩話》則是以詩人為中心，同時兼論作家、作品兩種面向，與他家詩話有明顯的不同。趙翼論詩往往以其宏觀的史學觀點，驗證詩人以及作品的創造性，掌握了詩歌史一貫相承的脈絡，更加凸顯了《甌北詩話》其獨有特點；而其對詩家與作品卓越之視角與深度，能言人所不能言，點出詩人精髓之內在，在理論與思想內容上甚為圓融周備。

趙翼的詩論特色之一是主張抒發性情的，亦即詩人作詩，同時是對自我真實感情的一種抒發，並且將「性情」和「性靈」視為一體。如在其《甌北詩話》中嘗以杜甫為例，談到李夢陽認為杜甫為詩乃純乎「學力」，李白則純乎「天才」，趙翼認為此乃耳食之論也。其認為：「思力所到，即其才分所到，有不如是則不快者，此非性靈中本有是分際而近其量乎？出于性靈所固有，而謂其全以學力勝乎？」¹因此趙翼的詩論在清朝時被歸類屬袁枚的「性靈說」一派。²趙翼論詩另一特色，則是反對詩的教化功能，認為「詩無用物」，詩歌主要功能在抒發感情與供人欣賞，這種有別以往的論詩觀念，與儒家傳統入世的精神，乍看下雖顯得毫無協調，但卻更加強化了詩的藝術審美觀，例如在《甌北詩話》中不時出現的「創意」想法，要求作品須具有「意新」、「語新」等創造性，均可視之為為傳統之詩歌找尋又一條活路的突破之旅；此二類特色雖早有前人所提，然趙翼以其深厚的史學素養，試圖在詩歌一體創造新意的精神，在乾嘉考據盛行之際，仍有此論實屬珍貴。

《甌北詩話》趙翼常引史以論，惟史書千萬，難免有遺珠，本論文在論述同時，亦著重趙氏對史料之運用與考證，如書中所論唐代詩人，不免要引証之《新唐書》、《舊唐書》等資料，其版本史料記載常有不同之處，故考證研究時必須以正史為準，務求其符

¹ 清·趙翼，《甌北詩話》，卷二，頁 12。收於清·趙翼撰，曹光甫校點，《趙翼全集》第五冊，（江蘇：鳳凰出版社，2006 年），本論文所引《甌北詩話》內容，同此版本，不贅。

² 參見劉世南《清詩流派史》，文津出版社，臺北：1995 年，頁 371。

合史實為要；然有部分稗官野史資料，仍舊有其參考價值，如《甌北詩話》卷二末所引杜詩：「坡陀金覬蟆，出見蓋有由。至尊顧之笑，王母不肯收。」³即參略了唐人陸勳所撰《集異志》；小說家的言論雖不足與正史相提並論，但其表現出的趣味性，與反映作者生平事蹟的情節上，更添色彩。

趙翼論詩有其客觀嚴謹一面，然部分仍有其討論之空間，當其在卷三論《韓昌黎詩》時，對〈元和聖德詩〉中劉闢被擒，舉家就戮之慘狀，曾言及韓愈乃難得此題材而發抒筆力，盡力摹寫，以暢其才思。由於趙氏對此並未多加說明，遂引蘇轍、張栻等後學有更多解讀，筆者論述此處時將特別處理說明。上述二例印證了趙翼運用了歷史資料對於作家作更全面深入的探討，這些部分雖然不全然出於正史，然對於我們後學對於研究對象的認知有另般的趣味解讀，此亦為筆者所欲彰顯趙翼《甌北詩話》可貴之處。

前人對趙翼詩觀之探討與研究，多引其《甌北詩話》書中所提之理論，而書中所提諸家研究，除王建生之《趙甌北研究》⁴一書，以人為綱，並以詩為本，做出比較研究之外，大多以趙翼整體詩觀作為探討對象，如此雖有利於建構趙翼完整的詩歌理論體系，然對於《甌北詩話》各卷內容，與論詩的創新角度與方式，自然難以作出全面性之論述，尤以書中人物內容之專門研究稍顯不足。筆者欲以「趙翼與甌北詩話」為題，針對趙翼選評之代表人物，逐卷以詩家進行分析研究，同時並引證歷代相關詩話著作，藉由理論之間相互的切磋比較，希冀更加凸顯趙翼《甌北詩話》在文學批評上的特殊性與價值。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論文研究方法區分兩大部分，第一針對趙翼生平交遊作介紹，第二則是就《甌北詩話》一書，利用文本分析詮釋的方法，直接對趙翼《甌北詩話》一書逐卷實施剖析，並於論述時，力求以深入淺出筆法述其要旨，著重趙翼論詩所展現出與眾不同之獨特性。有關趙翼個人研究部分，藉由正史、傳記及相關研究著作等資料蒐集，配合年譜，從趙翼出生環境、家世傳記述起，歷經京師為官以及重要的文學活動，最後期能對趙翼這位身兼史學與文學家身分之人，有更清晰的認識。

《甌北詩話》十二卷，筆者以此作為研究對象，有關研究之步驟及方法說明如下：

³ 《甌北詩話》卷二，頁 21。

⁴ 王建生，《趙甌北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 年 7 月初版）。

- 一、選定正確版本與工具書：如江蘇鳳凰出版社所出《趙翼全集》一套六冊，書中有趙翼相關著作的彙整，諸如《甌北集》、《陔餘叢考》、《皇朝武功紀盛》及《甌北詩話》等，不僅對於在分析研判趙翼論詩所掌握的重點有所幫助，對於趙翼寫作的文學背景亦能有更深入的認識。另又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書，趙翼在論述元、明、清詩人之時，常舉此書提要與自己之觀察作比較，有助於讀者在閱讀時更快速地掌握詩人情性與創作要旨。其他如《新唐書》、《舊唐書》、《清史稿》等書籍，均有助於《甌北詩話》品評人物時之參考。
- 二、蒐集相關研究論題之作：論文方面有學位論文、期刊論文等，而各論著其後之參考書目則可提供相關參考資料。由於以「詩話」作為研究對象，歷朝的「詩話」更可提供相關佐證資料，對於定位以《甌北詩話》作為研究範圍研究，自然有關之詩話類編不能少，如《清詩話》、《清詩話續編》等書籍。而詩話中分篇各卷之研究論題，亦可能出現於其他期刊之中，此類著作之蒐集，將更能透析《甌北詩話》之精華。
- 三、利用歸納法：《甌北詩話》的中心思想，創意、性情與成一家之言，在分篇各卷中，屢屢出現，筆者在分析時，以跨越篇章限制，歸納凸顯出作家所欲表現的主題，例如卷三論白居易，有「詩本性情」一說，在卷十論吳梅村之時，曾引〈圓圓曲〉等諸作以為印證，又於卷十二處有：「心之聲為言」句，前後呼應，筆者運用此法將一一指出。
- 四、使用比較方式：趙翼論人、論詩，十分善於利用比較方法，尤以唐李、杜，宋蘇、陸，經常被當作比較的對象，藉以凸顯所論詩家獨特之處。又如卷一針對李、杜比較，以為仙與人之別；卷三對元、白之比較，以為求工與否而評白能自成一家；又蘇、陸兩家之較，更指「陸實勝蘇」之言，筆者希望藉此方式對《甌北詩話》所作論述，有助於釐清各詩家之間，勝負差異所在。

綜言之，本論文在完成《甌北詩話》版本之選定、並蒐集相關論題之步驟後，採逐卷分析方法，配合歸納、比較進行統整研究；同時藉由資料之蒐集與驗證，勾勒趙翼一生經歷，在分析《甌北詩話》所述各家論點時，試圖從趙翼創作此書的活動中，同時以

其作品佐證，探討其詩歌批評的理論核心，撰寫而成碩士論文。另本論文研究以詩人詩家為主，《甌北詩話》卷十一、十二所言之各體詩、詩病等主題與本論文主軸有所不同，故筆者所論以卷一至卷十諸詩家為主。

第三節 趙翼與《甌北詩話》的研究文獻

趙翼於雍正五年(1727)生於常州，卒於嘉慶十九年(1814)，享年八十八；在清代算是一位長壽的詩人、史學家，同時也是一位文學家。他著有《甌北集》五十三卷、《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甌北詩話》十二卷等，其他又有《皇朝武功紀盛》、《陔餘叢考》、《簷曝雜記》等作，從他作品豐富的程度觀察，足以說明趙翼是一位身跨文史領域，且能優游兩者之間，追求個人性靈解脫且能實踐理想的一位詩人。

一、趙翼的研究文獻

(一) 專著

有關趙翼的研究，在專著部分，有杜維運《趙翼傳》⁵，此書依照趙翼的生命經歷，區分少年、京畿、入內閣、翰林、出守邊郡從軍、林泉、再出仕、講學揚州與晚年等九個階段，細密分析了趙翼在各時期之作為，同時佐以詩證，如見其人。杜於序言時曾云：「表彰一些寂寞而真正對人類歷史文化有貢獻的人物，應是從事歷史工作者的第一任務。」⁶可見此書有意著重在歷史的角度上，透析趙翼不凡的一生。另趙興勤著有《趙翼評傳》⁷，此書除前半對趙翼生平有詳細的考察與介紹，後半針對趙翼社會政治背景、治史思想方法與學術追求多有著墨，另外又析論了趙翼的詩歌理論，指出其內容豐富，理論創新等特點，提供了後學研究趙翼有整體的架構認識。王建生《趙甌北研究》，則是一本按照年齡劃分，從生平、交遊論述到時代環境，與其個人思想性格之書。此書著重點於趙翼個人的文學成就，將趙翼之古詩、律詩、絕句等體裁作品，歸納出詠物、寫景、感懷、說理等類別，對於以趙翼詩歌為研究方向之主題，書中分類與深入淺出的論述方

⁵ 杜維運，《趙翼傳》，(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7月)。

⁶ 同前注，《趙翼傳》序言，頁15。

⁷ 趙興勤，《趙翼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5月)。

式，能提供相當參考價值；書另有〈趙甌北的史學成就〉一章，考辨趙翼用比較歸納法治史，特別重視政治、社會以及文化的縱橫發展，將注意力落實到社會上真正的問題，可說是一項重大突破，無怪趙翼在史學上穩固的地位，聲名直追古人。

(二)期刊論文

有關趙翼之期刊研究有王建生〈袁枚趙翼蔣士銓三家同題詩比較研究〉、⁸〈趙甌北交遊〉、⁹〈蔣心餘與袁枚、趙翼及江西文人交遊〉、¹⁰張鴻愷〈趙翼學術及史學觀述評〉。

11

二、《甌北詩話》的研究文獻

(一)專著與學術論文

《甌北詩話》是趙翼選定唐、宋以來詩家，經由其個人論斷批評，展現其文學思維與主張的詩歌批評著作；而除上述趙興勤《趙翼評傳》、杜維運《趙翼傳》以及王建生《趙甌北研究》書中各有所及外，又有李鵬所著《趙翼詩歌與詩論研究》，¹²書中考證了《甌北詩話》成書過程，分析趙翼站在當代的立場上書寫詩歌史的企圖，同時凸顯詩人透過創新之思考，以追求自成一家的詩論核心。此書原是李鵬於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之博士論文，於出版後提供我輩研究《甌北詩話》，有相當助益。其他學位論文如周明儀《趙甌北詩及其詩學研究》，¹³評價甌北之詩學理論，指出其詩歌創作原則與評價標準，最後並歸納出甌北論詩諸作，呈現體例特殊、重視詩家人生閱歷與時代背景，以及以詩證史，援史證詩等特色，附錄整理《陔餘叢考》論詩之見與《甌北詩話》卷次、篇目比較，以及趙翼相關論詩詩作品，對於研究《甌北詩話》提供相當之方便。又吳方葵《趙翼詩觀研究》，¹⁴前半段探討中國詩觀的脈絡與發展，泛論詩歌內容本質與作用，

⁸ 王建生，〈袁枚趙翼蔣士銓三家同題詩比較研究〉，《東海中文學報》，2007年6月，卷19，頁139-193。

⁹ 王建生，〈趙甌北交遊〉，《東海中文學報》，1988年7月，第8期。

¹⁰ 王建生，〈蔣心餘與袁枚、趙翼及江西文人交遊〉，《東海中文學報》，1994年12月，卷11，頁11-29。

¹¹ 張鴻愷，〈趙翼學術及史學觀述評〉，《台南大學人文研究學報》，2007年，第41卷，第1期，頁13-32。

¹² 李鵬，《趙翼詩歌與詩論研究》，（廣州：汕頭大學出版社，2007年8月）。

¹³ 周明儀，《趙甌北詩及其詩學研究》，（臺北：私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年5月）。

¹⁴ 吳方葵，《趙翼詩觀研究》，（臺北：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9年7月）。

同時又說明詩歌「詩緣情」、「情志並舉」的發展歷程；後半段則分論趙翼詩主性情之本質觀、反模擬貴創新之創作觀，以及「厚古而不薄今」之進化觀。又黃昱凌《趙翼詩論研究》，¹⁵著眼於才力、性情、學養三方面之論述，取歷代對此三者見解，與趙翼詩觀作比較。

(二)期刊論文

《甌北詩話》相關期刊論文之研究，有張豈鳳〈趙翼《甌北詩話》論李白〉、¹⁶張高評〈趙翼《甌北詩話》說宋詩—以蘇軾、黃庭堅詩為討論核心〉、¹⁷錢素芳〈從趙翼論李白看其對前代詩論的繼承與發展〉、¹⁸曾志峰〈趙翼論詩詩評析〉¹⁹、孫琦英〈趙翼詠史詩的經世情懷〉²⁰、李鵬〈趙翼的詠史詩〉、²¹王殿明〈從《甌北詩話》看趙翼的詩學思想〉。²²上述所列期刊，雖有如張豈鳳針對《甌北詩話》中李白一詩家，提出趙翼所論之研究，然大多以圍繞在趙翼詩論或詩觀之評析為主。

趙翼創作之《甌北詩話》可歸類於文學批評一類，因此在文學史、文學批評史、詩歌史等著作中，仍可見到相關之研究，例如：嚴迪昌《清詩史》，將趙翼置於乾嘉詩人譜中，強調趙翼「欲創前未有」的詩史觀與創作成就。李中華編《明清文學史》，探討清代政治與社會狀況，在同時受到政治干擾的學術思潮中，詩人如何地自處與創作。鄔國平、王鎮遠《清代文學批評史》，說明趙翼以史學家的立場來看待文學，更著重詩歌發展的創新規律。於是從「詩文隨世運，無日不趨新。」以及「乃知人巧處，亦天弓所到。」兩種角度分析趙翼詩學。周偉民《明清詩歌史論》，稱趙翼詩歌重視之時代性，強調歷史的進化觀念。吳宏一《清代詩學初探》，視趙翼為清代性靈說的反響，以其詩主性情、重學力的詩歌主張，同於袁枚論詩學說。劉誠《中國詩學史·清代卷》指出清

¹⁵ 黃昱凌，《趙翼詩論研究》，(臺北：私立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6年)。

¹⁶ 張豈鳳，〈趙翼《甌北詩話》論李白〉，《輔大中研所學刊》，2010年10月，第24期，頁119-142。

¹⁷ 張高評，〈趙翼《甌北詩話》說宋詩—以蘇軾、黃庭堅詩為討論核心〉，《成大中文學報》2012年3月，第36期，頁37-74。

¹⁸ 錢素芳，〈從趙翼論李白看其對前代詩論的繼承與發展〉，《社科縱橫》，2007年12月，第22卷12期。

¹⁹ 曾志峰，〈趙翼論詩詩評析〉，《輔大中研所學刊》，2000年10月，第10期，頁169-186。

²⁰ 孫琦英，〈趙翼詠史詩的經世情懷〉，《語文知識》，2008年2月，頁76-78。

²¹ 李鵬，〈趙翼的詠史詩〉，《古典文學常識》，2008年，第3期，頁61-65。

²² 王殿明，〈從《甌北詩話》看趙翼的詩學思想〉，《社科縱橫》，2004年10月，第19卷第5期，頁145-147。

人通過學古的過程裡汲取古人之長。

本論文研究以年譜及相關資料佐證，說明趙翼的出生背景、交遊以及清代的學術思想背景，並從資料中探究其與《甌北詩話》的關連與影響。對於趙翼的詩歌創作偏向，在其相關詩歌著作中，歸納出「性靈」、「史觀」與「忠君愛民思想」的創作偏向；筆者又在《甌北詩話》所選詩家論述上，以前人文獻為基礎，試圖探討趙翼所選各家詩歌的創作與實踐，凸顯趙翼論人、論詩所採取的方法與特色；同時針對甌北僅選擇此十家論述之緣由，嘗試從「詩史」的角度，驗證趙翼在創作《甌北詩話》時之意圖。



第二章 趙翼生平、交遊與思想背景

第一節 趙翼的生平

趙翼，字雲崧，號甌北。常州府陽湖縣人，生於清雍正五年(1727)，歷乾隆而於嘉慶十九年(1814)卒，年八十八。¹趙翼壽長，且人生經歷豐富，本章即以其出生地、家世背景、師承交遊與學術思想背景為主軸，概述趙翼的一生。文中引用相關之年譜資料，取材自清光緒三年壽考堂刻本《甌北先生年譜》，年譜乃由其後代廷俊、廷英、廷彥校字而成。

一、地理環境

依據《清史》的記載：「趙翼，字耘松，陽湖人。生三歲能識字，年十二為文，一日成七篇，人奇其才。乾隆十九年，由舉人中明通榜。用內閣中書入值軍機。大學士傅恆尤重之。」²我們可以很快了解到趙翼的出生的確有不凡之處，早在三歲年紀即能識字，十二歲時便能夠寫文章，甚至一日七篇。探究原因，或許與其家學淵源有關，另一方面他的出生地理環境，與他後來在文、史學上的不凡成就，似有跡可循地發現兩者有其特殊的關係。江、浙一帶原是中國相當著名的魚米之鄉，物產富饒，經濟發達，隋、唐開科取士以來考取進士狀元的人才最多，是當時文壇重鎮，許許多多的讀書人在此地聚集著，讀書風氣十分興盛，因此世世代代在此出現了許多人才。依據《國朝耆獻初編》及《清史列傳》補充部分，得知：

江蘇自宋以後，躍居全國前五名，清時則居首位。……科舉人才，以江南居多，占百分之七十，……參加科舉的主要目的在做官，學而優則仕，因之無論大小官員，皆以江浙居多。……宋時有六大書院，江蘇居其二，即應天府書院及茅山書院。……就全國藏書家而言，江蘇占有百分之四十，不為不多，……人口密度則居全國第一

¹ 參見清·趙廷俊、趙廷英、趙廷彥校字，《甌北先生年譜》，收於《趙翼全集》第六冊附錄一(江蘇：鳳凰出版社，2006年)，頁1。以下所引年譜內容，同此版本，不贅。

² 參見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第七冊·四八四卷(臺北：國防研究院，1961年7月)，頁5256。

位，江南尤盛，居世界第一位。³

上述可知趙翼的出生地陽湖縣，在江浙一帶文藝學術上佔有的重要地位，歷來文人輩出，科舉考試在全國所占比例高居不下，趙翼在這樣子的環境下出生，自然耳濡目染地承繼了如此優良的文風。而陽湖縣隸屬於常州府，《讀史方輿紀要》中言：「府北控長江，東連海道，川澤沃衍，物產阜繁，周處所云三江之雄潤，五湖之腴表也。」⁴知此地乃轉輸重地且經濟發達，具有文學發展重要的經濟因素支持著。除此，最讓詩人們流連忘返於江南之地的，是那幽美的景色與風情，小橋流水，處處柳絮飛揚，叢花飄香，自古即有相當多的詩詞以江南為描繪對象，例如詩人白居易任蘇州刺史時，於西樓遠望寫下〈城上夜宴〉：

留春不住登城望，惜夜相將秉燭游。風月萬家河兩岸，笙歌一曲郡西樓。
詩聽越客吟何苦，酒別吳娃勸不休。從道人生都是夢，夢中歡笑亦勝愁。⁵

白居易此詩道出了江南美景已令人遺忘了時光存在，所以才會在這裡秉燭夜游，意圖捉住生命中那美好卻又短暫的一刻；聚集在此處的詩人們彼此飲酒作樂，遣懷心中憂悶並笑看人生起伏。此詩運用詩人心中的感受，表現出江南一帶文人生活的狀態，寫來不僅通俗明白且優美動人，接近時下詩人們實際的生活情形。白居易更在六十七歲時寫下了大家所熟知的這首小詞〈憶江南〉：「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初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⁶栩栩如生的景象宛如眼前景物般映入眼簾，把江南一帶的美景一語道盡。又晚唐杜牧〈江南春〉：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⁷

³ 參見王樹槐，《江蘇民性與近代政治革新運動》，（臺北：中研院慶祝五十週年論文集，1978年6月），頁55-67。

⁴ 見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五，（臺北：新興書局，1956年5月初版），頁1154。

⁵ 參見清聖祖編，《全唐詩》第七冊·四百四十七卷，（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年5月初版），頁5028。

⁶ 同前注，四百五十七卷，頁5196。

⁷ 參見清聖祖編，《全唐詩》第八冊·五百二十二卷，（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年5月初版），頁5964。

此七絕描繪出典型江南花紅柳綠的風光，尤其那處處鶯歌與迎風招展的酒旗，更使得人們心馳神往，而古今留下的許多寺廟，在春風細雨中若隱若現，更添撲朔迷離之美。又宋代大文豪蘇軾〈飲湖上初晴後雨〉：

水光潑艷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⁸

這首題詠浙江西湖的詩歌，是蘇軾任杭州通判間所寫，詩中運用天氣的變化藉以勾勒出西湖不凡的姿態，如今已成描繪西湖代表作品，而時人所言：「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更是為江南一地之美景做最好注解。明清時代，江南秦淮河畔人煙稠密，金粉樓臺，十分繁華；明代的吳敬梓小說《儒林外史》，即以此背景作了深刻的揭露。清代戲曲家孔尚任所著《桃花扇》，同樣以江南一地秦淮河畔之環境，歌頌歌妓李香君的高尚情操，批露當時統治階級的腐敗與內部矛盾；明顯地「江南」儼然成為文人象徵之地的代名詞，它聚集了許多的讀書人，也因這些人而得到它的美名。

從上述的這些詩歌以及著作觀察，各式各樣以江南這塊土地所創作出的文學題材，見證了此地從古至今鼎盛不墜文人風習；趙翼出生陽湖縣，便是居江蘇省常州府中的一縣，地處江南經濟繁榮地帶，更是人文薈萃的地區，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自然能對趙翼產生深遠的影響。

二、家世傳記

依據《甌北先生年譜》所述趙翼家世：「始祖體坤公。名孟堙，本宋室後。元末為高郵州錄事，始居常州。五傳至竹崖公，明景泰甲戌進士，官御史，出巡按江西，陞江西按察使、山西按察使。十二傳為曾祖禹九公。祖駢五公。父子容公，諱惟寬。誥贈中靈大夫、貴州分巡、貴西兵備道。母丁氏。誥封太恭人。」⁹其先祖曾考取進士，累官至御史、按察使等官銜。至其父時，有誥贈中零大夫、分巡與兵備道等銜，推想其父在世

⁸ 宋·蘇軾，《蘇軾詩集》(上)卷9，(臺北：學海出版社，1983年1月初版)，頁430。

⁹ 參見《甌北先生年譜》，頁1。

為官理應受到上級所重視。然而先祖的光輝並未庇蔭當時趙翼本人，趙翼的家境在其孩提時期十分艱困，其〈七十自述〉所言：

童年回憶舊艱辛，天下無如我最貧。孤露更誰舟贈麥？飢寒長自甑生塵。

噎瓜亭是傷心地，踏菜園悲薄命身。最是飢驅北行日，離懷痛絕倚閨人。¹⁰(節錄)

趙翼晚年寫下此詩時回憶，自述自己乃天底下最貧寒之讀書人，感嘆自己悲慘的命運與時常飢餓度日，可想而知年少時候的趙翼過得是怎樣飢寒交迫的生活。「長安索米悵何依」的景象，更凸顯趙翼為改善家計，赴京求取功名期間，仍過著艱辛的生活；在趙甌北仿少陵體〈八哀詩〉作〈五哀詩〉中，亦談到年少時候家境之苦：「繫於少偏孤，子立四無倚。飢窮食不給，飄蕩學且廢。童駭不知愁，尚逐群兒戲。」¹¹(節錄)甌北於十五歲時喪父，不僅當時頓失依靠，連最基本的三餐都無法自足，不知愁苦的孩童追逐遊戲之間，已必須承擔起養家的責任，緊接而來異常艱苦的各種考驗，正等著他去挑戰。《年譜》所記，當時家中僅剩老屋七間，一畝八分的田地。上有三位姐姐，尚一未嫁。另外三位弟弟汝明、汝霖及亭玉均年幼，幾乎已到了無糧可炊的地步。¹²

趙翼的父親趙惟寬，是一位性情勤懇，篤於孝友的人物，曾有段記載見其為人：「父病噎，醫者謂須鷹團可療，惟寬行求至陽山頂，遇大雷雨，伏匿石穴中，夢有人導之行，覩所謂鷹團者。已而雨霽，跡之，果得以歸。人以為孝感。」此段記載說明了趙翼父親以孝治家，照顧家庭親力親為，記載雖非正史，真偽亦不得知，然對於趙翼的為人及其濃厚的天道思想，卻有著深遠的影響。¹³

趙翼生經雍正、乾隆而至嘉慶年，在古代文人中算是相當長壽的，因此在漫長的歲月中，創作並累積了許多文史典籍，留給後世珍貴的資料，無奈上天對甌北的考驗亦比別人多，第一件事便是與甌北考取進士後的遭遇有關。

早年，甌北考試不順，一直到乾隆二十六年(1761)，甌北年三十五，以中書中會試，

¹⁰ 清·趙翼，《甌北集》卷三十八，收錄於《趙翼全集》(江蘇：鳳凰出版社，2006年)，頁721。本論文所引《甌北集》內容，同此版本，不贅。

¹¹ 《甌北集》卷四十，頁792-793。

¹² 參見《甌北先生年譜》頁3。

¹³ 杜維運，《趙翼傳》，(臺北：時報出版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7月)，頁4。以下所引同此版本，不贅。

在歷經了早年教授習生、為人捉刀與軍機當值等職位的種種辛苦後，思忖平生志盡在此有望大魁；當時考試批改乃以閱卷圈點多者為佳，並以此呈閱皇帝；閱卷結果發現第一卷乃是趙翼，江南人；第二卷為胡高望，浙江人；皆為中書。第三卷王杰，為陝西籍貫。後乾隆以江、浙多狀元，無足異；陝西則至今未有，故將第三之王杰移作狀元，甌北僅得探花。¹⁴此事甌北在無可奈何之際僅能默默接受，雖其名蒙聖主所記憶，但對於一個讀書人來說，一生苦讀經史所追求者，即在功名上能有所成，狀元不僅是光宗耀祖的最好方式，更是學術文壇上的最大肯定，然而因為上所顧忌，成為了甌北艱難的一第。其詩〈臚傳紀恩四首〉其一有真切的描寫：

玉殿臚聲肅早朝，雲端仙樂奏虞韶。班依鵝尾開宮扇，時先龍舟奪錦標。
四海人才文一等，十年場屋蠟三條。生平望此如天上，何幸今真到絳霄。¹⁵

此詩說明甌北在科舉上的努力是如何地艱辛，而今獲得功名其內心興奮之情緒，宛如飛上青天一般，喜悅之情不言而喻。我們可以有理由懷疑當時趙甌北的興奮之情尚包含了對於狀元一第的無限企盼。〈臚傳紀恩四首〉其二詩云：

三唱依然伏地堅，原知仕宦戒爭先。無才名敢羞王後，有客書能炫趙前。
蓬島雲霞曾到頂，洞霄班位總稱仙。已慚鼎足猶非分，敢望巍科第一傳。¹⁶

臚前三唱，甌北僅得探花，面對乾隆皇帝的決定，僅能自謙無才默默接受。

乾隆三十一年(1766)，這年是趙甌北人生具有轉折的一年，其子因故於六月殤亡，冬十一月之時，皇帝特旨授趙任廣西鎮安知府一職；起初趙翼以不習吏事為由，望留翰林，然上諭之曰：「讀書人原有不能辦事者，汝在軍機處久，頗能事。廣西乃政簡民淳之地，汝初任留心練習，自可成好官。」¹⁷我們無從判斷趙甌北「不習吏事」是否正表達了內心對乾隆在當年殿試時的消極抗議，然皇帝的一席話，甌北不得不謝恩赴任，而

¹⁴ 參見《甌北先生年譜》，頁 8。

¹⁵ 《甌北集》卷九，頁 128。

¹⁶ 《甌北集》卷九，頁 128。

¹⁷ 參見《甌北先生年譜》，頁 10。

這段赴任，也正開啟了趙甌北擔任地方官的另一旅程。翌年七月，甌北鎮安上任，是時因先前鎮民糾結安南民，至雲南土富州滋擾，事後捕獲百餘人，惟首犯農付奉逃逸未獲一事，使得前太守韋馱保因此被劾。在甌北尋獲農付奉之屍及其子阿細欲結案時，李以趙乃為韋首復官、地而不許，趙又言證據確鑿，屍體經子確認何來之假，具文為申辯；於是李侍堯以「趙守袒護同官，恐嚇上司」之語劾之。¹⁸但甌北不為所動，足見其行事之正，不為上司權貴所折也。

乾隆三十四年(1769)，甌北年四十三，該年因清廷政府於滇有爭緬之役，朝廷所派傅恆素重趙翼，趙翼利用這次機會展現了除擔任地方官的才幹外，另發揮了軍事上精確的眼界與判斷，《清史》上記載：「傅恆既至滇，經略兵事，議以大兵渡戛鳩江，別遣偏師從普洱進。翼請普洱距戛鳩江四千餘里，不如由江東岸近地取猛密。如其策入告，其後戛鳩兵遭瘴多疾病，而阿桂所統江東岸一軍獨完，卒以蕨事。」¹⁹趙翼利用其擔任地方官期間，巡邊各處，深山窮谷無不親歷的經驗，把所知的地理環境與氣候變化，轉變成軍事作戰之情報，提出具有建設性的策略，最後幫助朝廷完成了軍事任務，足見其軍事上自有其獨到思考。

當趙翼協助滇緬之役告一段落，上旨各省官在滇者各歸本任，於是回到原鎮安府。然是時趙發現縣令與商人勾結欲謀民錢財，《年譜》所記：「按民田給以照，俾息訟端，其實欲藉給照以斂錢也」，²⁰趙甌北以清廉勸戒之，民間方免於出此錢財。又征緬期間，朝廷為軍事購馬濟滇軍，向地方加徵許多倉穀稅收，事罷，官府仍欲延此前例，向民收穀橫斂，逢趙翼巡於南寧有民控訴，趙翼立即派遣官役將監倉奴及書吏一併捕捉送辦並嚴懲之。在《甌北先生家傳》中提到：「鎮居廣西極邊，民淳訟簡，而倉穀出入，吏緣為奸。先生痛革其弊，鎮民悅服。每巡行，村民輒舁入其村，謂我公至矣！奉酒食為恭敬，所治皆如之。」²¹這段記載印證並說明了趙翼任職期間，所作所為均能為百姓著想，革除地方吏緣積弊，使得當地人民心悅臣服，在巡行時甚至出現民眾爭相奉酒食的情形，足見其為官能得民心，也算達成了乾隆皇帝眼中「好官」的角色。

乾隆三十五年(1770)，甌北奉旨調往廣州府，既至後，發現廣州一地公務繁忙且應

¹⁸ 參見《甌北先生年譜》，頁 11。

¹⁹ 參見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頁 5256-5257。

²⁰ 參見《甌北先生年譜》，頁 13。

²¹ 清·姚鼐：《甌北先生家傳》，收錄於《趙翼全集》第六冊附錄二(江蘇：鳳凰出版社，2006年)，頁 27。

酬冗踏，既使如此，甌北仍「日必坐堂訊獄，以八案為率，雖夜深弗輟也。」²²見其對於其所擔任職務的用心與負責；當時因海盜與官兵發生衝突，四處流竄，後捕海盜有一百零八人，若依照清廷當時律令，這些人均應處以極刑，惟甌北詳細再審讞這些海盜，最終辟三十八人，餘皆遣戍邊地。²³從趙翼對海盜仍施以悲憫之心觀察，不難得知其為官更能站在百姓人民立場著想，展現出他的慈悲心。

乾隆三十八年(1773)，甌北年四十七，是時其母親已七十六歲，甌北為免抱終天之憾，乃遣人赴部呈乞返鄉奉養母親，自此回鄉里居不問朝政數年，期間編輯《陔餘叢考》諸書。又乾隆四十五年(1784)，為其母丁監守制，結束欲起文赴部，卻發生兩臂中風不能舉，後雖治癒，然甌北已然息意榮進，對於官位不再戀棧。四十九年(1785)，迎皇上南巡揚州，因故主安定書院，當時在揚州有許多的相官，都是京城故人，因此主持書院期間趙翼與之過從甚密，頗得詩酒之樂。

乾隆五十二年(1787)，甌北年六十一，台灣發生林爽文之亂，時清廷閩浙總督李侍堯赴辦軍事，邀趙翼同往，趙因李為故上司，且便可遊歷武夷諸處，故偕往。當時清軍兵將雲集，以為不日即可掃平蕩寇；獨甌北詢查戰情，極力建請李公秘密徵調粵兵以做預備。後軍事狀況急轉直下，賊勢大振，適逢粵兵到達，始安定民心終能平亂。²⁴李侍堯先前職務素有考核政官之務，甌北亦曾為其所劾，然此事件也讓我們見證了甌北本人對事不對人的工作態度，面對昔日刁難，甚至彈劾自己的上司，在需要趙翼長才時，其非但沒有拒絕幫助，反而提供具體而寶貴的軍事建議，這在清廷官場中是不多見的。而在林爽文之亂平定之後，李侍堯欲奏啟皇上起用趙翼，然甌北已無意在此，在歸田的生活中日以詩酒自娛，以著述為樂。

嘉慶元年(1796)，甌北年七十，大江南北諸名士以詩為壽，凡二百餘首，冬其所著《廿二史劄記》完成。嘉慶六年(1801)，甌北年七十五，是歲作《唐宋以來十家詩話》。嘉慶十五年，甌北年八十四，因與姚鼐同為乾隆庚午科舉人，趙著賞三品頂戴，姚著賞四品頂戴，重赴鹿鳴筵宴。嘉慶十九年(1814)，甌北年八十八，晨起沐浴更衣，端坐而卒。

²² 參見《甌北先生年譜》，頁 14。

²³ 參見李元度，《國朝先生事略·趙甌北先生事略》，收於《趙翼全集》第六冊附錄二(江蘇：鳳凰出版社，2006年)，頁 33。

²⁴ 參見姚鼐《甌北先生家傳》，頁 28。

第二節 趙翼重要的文學活動

趙翼的文學活動十分豐富，不論是仕宦為官，亦或退隱林泉期間，仍舊寫作不輟，其主要的文學活動從到京後的代筆生活，一直到歸隱林泉後致力於著述，從不間斷，而從他的作品看來，不僅創作量大，質亦佳；例如《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陔餘叢考》四十三卷、《簷曝雜記》六卷、《皇朝武功紀盛》四卷、《甌北詩鈔》二十卷、《甌北詩話》十二卷與《甌北集》五十三卷等，均在文、史學領域中占有一定重要分量，對於後世在研究史學與文學上，起了重要領頭羊的角色。本節論述區分趙翼早年在京的代筆生活，以及簡介趙翼的兩大史學著作，最後說明揚州講學等三階段，都能看出趙翼在他的文學活動中，努力的創造屬於自己的文藝生活，以下就三階段略述。

一、寄居京師捉刀代筆生活

趙甌北在京應順天鄉試時為乾隆十五年(1750)，當時典試官為工部尚書汪由敦²⁵，對於在鄉試時表現傑出的趙氏十分欣賞其才情，且瞭解甌北在京師舉目無親，生活上十分地困窘，故在榜發後即欲延攬甌北入其家中代書筆札。²⁶一方面展現汪氏惜才愛護之心，另一方面對於這位在詩、古文學上有傑出表現的趙翼，寄予無比厚望，更將自己的兒子交予甌北授業，可見對其信任。李元度在〈汪文端公事略〉中所云：「公好獎借後進，陽湖趙君翼，客公所最久，經進之作，多令趙屬草，筆削處服公精審。屢被旨嘉獎，廷臣推服之。」²⁷對於上所嘉獎，汪曰：「此門下趙某作耳。」可知汪氏對於甌北才氣惜愛之意，更說明甌北當時在京所從事的主要工作。

從汪氏延甌北入其寓居開始，一直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出守邊郡，甌北一直為當代名公巨卿的應奉文字代筆捉刀。然而這類工作是不能將自己名字填在作品上的，身於一位讀書人，當然想要在科舉考試上建功立業，也唯有如此才能證明自己的價值，但是事與願違，甌北到了乾隆二十六年方才進士及第，時甌北年已三十五歲。回顧在京期間

²⁵ 汪由敦(1692-1758)，字師茗，號謹堂，安徽休甯人，生於清康熙三十一年，卒於乾隆二十三年，年六十七。雍正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官至內閣學士、工部尚書、吏部尚書，卒諡文端，著有《松泉詩文集》。

²⁶ 參見杜維運，《趙翼傳》，頁 18。

²⁷ 清·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汪文端公事略》第二冊，卷十六，頁 19-20。(台灣中華書局據原刻本校刊)

的種種，代筆捉刀的經驗可說是在他文學上的第一次奇遇。

二、史學的代表作

(一)《陔餘叢考》

經過了京師的代筆生活後，趙翼的文學活動轉向於著述，尤其在退隱林泉之時期，強大的探索學識力，推動著一部部重大作品的誕生，《陔餘叢考》是趙甌北的第一本學術著作，依據其在書中小引中所言：

余今黔西乞歸養，問視之暇，仍理故業。日夜為手一編，有所得輒劄記別紙，積久遂得四十餘卷。以其為循陔時所輯，故名曰《陔餘叢考》，藏篋衍久矣。覩記淺狹，不足滿有識者之一笑，擬更廣探經史，增益成書。忽忽十餘年，老境浸尋，此事遂廢。兒輩從敝篋中檢得此稿，謂數年心力未可拋棄，遂請付梓。博雅君子，幸勿嗤其畝陋，其中或有謬誤，更望賜之駁正，俾得遵改焉。²⁸

此書小引末後提到之日期，為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嘉平月，為《叢考》初刻問世之時。而小引所述從鈐西乞歸養起，即乾隆三十八年甌北乞暫留養回鄉侍母起算，此書歷經十七年方得見世。期間甌北其母逝於乾隆四十二年，故使得甌北對《陔餘叢考》，原欲「廣探經史，增益成書」的想法足足延遲了十餘年，推想該書初稿於三十八至四十三年間。《年譜》所記：「視膳之暇，手一卷批閱不輟，今所刻《陔餘叢考》諸書，皆此數年中所輯也。」²⁹進一步說明了《叢考》的成書過程中，確因其母喪而中斷。而此書自乾隆四十四年至五十五年初刻問世這段期間，甌北對《叢考》所進行的僅有增刪的工作。³⁰

《陔餘叢考》一書共四十三卷，全書不分門目，各卷各篇首均有標題，書中各條所論則涉及了經義、史學、藝文、紀年、官制及科舉等，涵蓋範圍十分廣泛，若不是對文學歷史有高度認識的人，是無法創作出這樣一部著作來。然也因在題材上的廣泛，使得

²⁸ 見於《陔餘叢考》卷前，收錄於《趙翼全集》第二冊(江蘇：鳳凰出版社，2006年)，頁1。

²⁹ 參見《甌北先生年譜》，頁16。

³⁰ 參見杜維運，《趙翼傳》，頁122。

三十卷後的諸篇，不免失於瑣碎，然於典章制度、風俗名物的考證，頗能綜貫異說，明辨源流，作為社會學科的研究資料看待，有極重要的參考價值。³¹例如卷三十八，有〈娘子〉、〈小姐〉、〈姨娘〉、〈三姑六婆〉、〈嬾婆〉、〈連衿〉、〈布袋〉及〈家生子〉諸條，趙翼從歷代典籍記載中尋出脈絡加以考證，找出各條來源出處，以及後人流用引述，有其一定的價值。³²上述諸條讀來既不文雅亦無韻味，亦屬雜記性質，然歷述演變因緣，明白詳析的功夫，使得後學於語言的研究探討上得利，此處印證出該書在論述的條件上，似有意從歷史的角度作出歸納與判斷。其它又如卷三十九〈鞭尸〉、〈刮骨〉；卷四十〈文人相輕〉、〈兵富難戰〉；卷四十一〈李斯本學帝王之術〉、〈趙高志在報讎〉等，均舉證歷史紀錄以明所見事略，考其所引。而考究之史料並旁及稗官野史，均可看出趙甌北本人在此書中對於事件觀照的角度建立了一套史學原則，透過歸納眾多事件以證明自我的論述，即使此書的寫成，趙翼自言是在「以其為循陔時所輯」，仍舊可看出歸鄉奉養母親同時，他對著作的認真態度。

雜考的特點是「雜」，匯集的意思。《陔餘叢考》的精華即在此，內容所考涵蓋了各種事物的起源、事件的歷史、文史知識與掌故、風俗節令、歷代紀元以及日用百物等條目；在現今社會結構、文化發展與封建時代迥然不同的今天，當時不被視為正統學問的這些通識，經過歲月流變，如今大抵可成為專科知識，若不是對於社會文化懷有高度興趣與傳承使命的人，如何會將這些瑣碎的知識記錄下來。當代學者陳祖武先生說：「本書迄今不僅受到史學工作者的重視，而且也廣為文學藝術、語言文字、社會學、民俗學等諸多學科工作者所用。」³³足見此書影響後世之廣。

(二)廿二史劄記

《廿二史劄記》可說是趙翼在史學上的一大成就，該書共三十六卷，補遺一卷，開於嘉慶五年(1800)，依據其劄記小引自述：

閑居無事，翻書度日，而資性粗鈍，不能研究經學，惟歷代史書事顯而義淺，便於

³¹ 參見杜維運，《趙翼傳》，頁123。

³²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十八，收錄於《趙翼全集》第三冊(江蘇：鳳凰出版社，2006年)，頁724-728。

³³ 參見陳祖武，《趙翼與陔餘叢考》卷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

流覽，爰取為日課。有所得，輒筭記別紙，積久遂多。惟是家少藏書，不能繁徵博採，以資參訂……是以此編多就正史紀、傳、表、志中參互勘校……自惟中歲歸田，遭時承平，得優游林下，寢饋於文史以送老，書生之幸多矣。³⁴

趙翼在乾隆六十年時寫下此引，說明此書編成由來，乃日課歷代之史書有所得所記，書中各篇取自所讀史書中之紀、傳、表等，並互相參酌考校寫成，最後並自許能以文史著述的方式安養林下，乃書生極幸福快樂之事。

《筭記》的寫作上有兩點是近代史家所經常運用的方法，即是「歸納」與「比較」。甌北治史，深得春秋屬詞比事之旨，不執單詞孤事以論史，每每臚列諸多相類的史實，比而論之，以得一代的特徵。這是近代極為流行的「歸納」方法。³⁵例如：卷七論〈關張之勇〉：

漢以後稱勇者，必推關、張。……羽望見良麾蓋，即策馬刺良於萬人之中，斬其首還，紹將莫能當者。當陽之役，先主棄妻子走，使張飛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³⁶

趙翼論關、張之勇，以見於傳記者止此。後又以《魏志·程昱傳》中程昱所言：「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以及《魏志·劉曄傳》劉曄勸曹取蜀曰：「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則不可犯矣。」³⁷說明魏人服其二人之勇。在《吳志·周瑜傳》裡更提到周瑜密疏孫權時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³⁸足見吳人服其勇也。趙翼論述〈關、張之勇〉除從《三國志》中觀察各史的書寫外，更參酌了《晉書》、《宋書》、《魏書》等資料而最後歸納出來關、張兩人實是萬人之勇的結論，給了後世對此有更深刻正確的認知，這種符合近代史學精神的作品，皆是導因於運用「歸納」方法所造成的效果。又趙

³⁴ 清·趙翼，《廿二史筭記》小引，收錄於《趙翼全集》第一冊(江蘇：鳳凰出版社，2006年)，頁1。

³⁵ 參見杜維運，《趙翼傳》，頁220。

³⁶ 清·趙翼，《廿二史筭記》卷七，收錄於《趙翼全集》第一冊(江蘇：鳳凰出版社，2006年)，頁115-116。

³⁷ 同前注，頁116。

³⁸ 同前注，頁116。

翼治史除了利用歸納做整理外，治學同樣也利用歸納發現問題，在《廿二史劄記》卷一中有一條〈史記有後人竄入處〉：

《史記田儋傳贊》，忽言：「蒯通辨士，著書八十一篇，項羽欲封之而不受。」此事與儋何涉而贊及之？《司馬相如傳贊》謂：「相如雖多虛詞濫說，然其要歸引節儉。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諷一，猶馳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虧忽？」³⁹

面對《史記》這樣一本偉大著作，此處趙翼探究揚雄乃哀、平、王莽時人，司馬遷沒有理由預引揚雄之語以著，而直言此乃後人竄入所補也。針對同樣在「傳贊」上的紀錄尋找不符史實的邏輯的思考，看出了趙翼治學的嚴謹。

如果說「歸納」是在眾多史料中尋找相同的元素，那麼「比較」則趨向於在相同的史料上找尋不同的見解，例如同書之中本紀與列傳相比較，卷一〈史記自相歧互處〉、卷十三〈魏書紀傳互異處〉、〈北史紀傳互異處〉、卷十八〈新舊書各有紀傳互異處〉等等均是以本紀與傳紀所錄，兩相比較，在歧異中尋找出錯誤來引導出正確的史實。至若書與書的比較則更不勝枚舉，例如：卷一〈史漢不同處〉、卷六〈後漢書三國志書法不同處〉、卷十〈南史與齊書互異處〉、卷十一〈梁南二史歧互處〉、卷十三〈北史與魏齊周隋書歧互處〉以及卷十八〈新舊書互異處〉、〈新舊書誤處〉、〈新舊書科本各有脫誤處〉等等，在趙翼的一一比較勘照下，歷史的真相往往在隱藏的門後慢慢被打開來。

趙翼的《廿二史劄記》無疑是其個人在史學上的代表作，其與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王鳴盛《十七史商榷》齊名，共為乾嘉時期三大歷史考證名著。錢、王二書主要側重考證詮釋部分，趙翼《劄記》則著重在議論，即在考證事實的基礎上展開史學批評與歷史評論，形成了寓議論於考證的鮮明特色，一方面既有豐富的史料，另外又有精彩的史評，加上文筆生動，兼顧知識性與趣味性，可讀性十分強烈，有別於一般史書。⁴⁰

三、講學揚州

乾隆四十九年(1784)，先生年已五十八。恭逢皇上南巡，迎駕於揚州。是冬兩淮鹺

³⁹ 清·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一，收錄於《趙翼全集》第一冊(江蘇：鳳凰出版社，2006年)，頁10。

⁴⁰ 參見曹光甫校點《趙翼全集》前言，收錄於《趙翼全集》第一冊(江蘇：鳳凰出版社，2006年)，頁16。

史全公德請主安定書院講席。甌北以揚州距家不遠，可作近遊，乃就之。⁴¹揚州風光明媚，景色宜人，許多京師故人均群聚在此，許多博雅的學者，更廣為當地富豪鹽商延為上客，一時文人學者薈萃其間，過著詩酒笙歌的沉醉生活。

揚州安定書院講席一職，或許就是文人外放的最佳去處，甌北入主安定書院前後共八年，書院內的實際講學情形缺乏較為詳細的記載，然其詩〈七十自述〉記錄中，約略可窺其當時在揚州時的生活與心境。

忽入繁華夢一場，頻年蹤跡落維揚。豈應垂老冬烘客，來聽清歌度夜娘。高館論文移座滿，疏燈看弈引杯長。後人倘葺平山誌，莫便疑為杜牧狂。⁴²(節錄)

年逾半百的甌北在揚州，體會到繁華的生活同時，宛如在心境上再度年輕了一回，親自體會到杜牧詩中所描繪的感動。又以學者詩人的身分擔任安定書院講席，看見滿座的學子與故友，時而論文談詩，時而弈棋飲宴，可想而知心情自然十分愉快。又：

重到揚州設絳帷，論文又作數年淹。蠅頭細字宵燃燭，麈尾清談晝下簾。小住本同吳市乞，久留恐被楚人鉗。故鄉自有佳風月，留待詩人甲乙籤。⁴³(節錄)

乾隆五十三年時甌北再度擔任書院講席，當時除撰著論文外，亦間清談；此詩中已漸露歸別揚州返鄉之心境變化。揚州的生活讓原本在仕宦旅途上不很順利的趙翼，眼界頓開，在當時也交了許多好友，讓我們看見甌北個人好友的個性。

⁴¹ 參見《甌北先生年譜》，頁 17。

⁴² 《甌北集》卷三十八，頁 723。

⁴³ 《甌北集》卷三十八，頁 723。

第三節 趙翼的交遊

趙甌北是一位非常喜歡結交朋友的人，不論是仕宦時期、扈從塞外，抑或隱退林泉，或者講學揚州期間，都能與同值幕僚或當地名士成為莫逆之交，其間所酬唱之詩歌更是多不勝數，王師建生於〈趙甌北交遊〉中，以地域為觀，羅列自江蘇、浙江、安徽、江西、四川、陝西、山東、河北、河南以至於滿州及方外等各目，細論甌北之交遊人物對象，與彼此書信往來唱和情形。⁴⁴以下就其生涯重要階段之交遊，各舉一二略述：

一、任內閣中書舍人時之交遊

趙甌北任內閣中書舍人時，其交遊大多為同直諸官，時因三日必須入值一次，得以與同時期直守諸公相互酬唱，當時同值諸官有邵齊熊⁴⁵、賀五端⁴⁶、李汪度⁴⁷以及錢敦堂等人。⁴⁸其與邵齊熊之往來，最為深刻，《甌北詩鈔》七言古三〈戲為疊字體寄邵耐亭〉，寫出與邵氏同直內閣時的情誼，詩云：

憶昔與君初結交，倬直為垣情最密。地豈頭廳隔二廳，班非隻日間雙日。每尋伯雅季雅酣，共訪大酉小酉逸。今雨不來舊雨來，朝霞不出暮霞出……公是公非訂弟兄，徐行徐行攜子姪。興酣百罰酒百杯，賦就一字縑一匹。流與江鄉作佳話，二老風流會真率。⁴⁹

甌北的這首〈戲為疊字體寄邵耐亭〉不僅寫出同直情形，更印證其與邵氏兩人從同值一直到老，始終保持良好朋友的關係；期間兩人投契非常，同辨書法齊究詩律，後甌北歸隱林泉寫下諸多著作，而邵亦掉頭轉歸著述，兩人真率的性情真可稱得上江鄉佳話矣。

趙翼與內閣同直諸人交遊頻繁，另又於《甌北集》中，有〈元日早朝即輪直內閣〉、

⁴⁴ 參見王建生，《趙甌北交遊》（東海中文學報第八期，1988年7月），頁19-66。

⁴⁵ 邵齊熊，(1724-1800)，字松阿，號耐亭，乾隆十二年舉人，著有《隱几山房文集》。

⁴⁶ 賀五端，號舫菴，生平不詳。

⁴⁷ 李汪度，(1743-1819)，字寶幢，浙江仁和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

⁴⁸ 杜維運，《趙翼傳》，頁31。

⁴⁹ 清·趙翼，《甌北詩鈔》七言古三，收錄於《趙翼全集》第四冊（江蘇：鳳凰出版社，2006年），頁129-130。本論文所引《甌北詩鈔》內容，同此版本，不贅。

〈初二日大雪寓齋夜坐有懷耐亭用東坡韻兼索同直賀舫菴錢敦堂〉等諸作，所述均寫出三人同直的情形，而三人之中，甌北確與耐亭則最為投契，觀其〈贈耐亭〉：

長安名士多於竹，爭逐名場車擊轂。嗟我迂拙百不交，獨愛虞山邵老六……
三日一面猶嫌疏，中間時復共一宿。同床直欲禁各夢，噴飯何妨笑捧腹……
且糴太倉米五升，更覓滄州酒一斛。時復邵老同襟期，倚醉高吟聲憾屋。⁵⁰

此詩把甌北任內閣時，與邵耐亭的交遊情形，充分描繪出來，詩中更可看見兩人真性情的表現，不僅同床共宿，時而喧鬧憾屋，足見趙翼他篤友朋，嗜譚藝的生活情趣。

二、扈從塞外時之交遊

乾隆二十一年，甌北自內閣入軍機，得有四次機會扈從塞外，塞外的風光及鴻濛世界，使甌北的眼界大開，詩境亦更加擴展；從其〈扈從途次雜詠〉中，記錄下許多新奇的事物，諸如「帳房」、「風旗」、「行床」、「馬繩」、「駝筐」、「火鑷」、「短褂」、「戰裙」、「御道」、「便橋」、「苦拖力」、「買賣街」、「蒙古營」等等，全部都入詩，足見甌北對外在敏銳的觀察，更得知甌北脫離在京的塞外生活，其所見所聞改變了原有的認知。〈古北口〉中：「如何一樣垂楊樹，關內青青關外黃。」⁵¹〈驟雨〉裏：「風吼千山樹，天低萬竈煙。馬驚拳似蠟，帳拔舞如鳶。」⁵²皆是關內外情景不同處。

甌北塞外的交遊，值得一提的有位至封疆大吏且熱心學術的畢沅⁵³、廣交天下文人學術的王昶⁵⁴、以詩與書法名，且尤精金石學的翁方綱⁵⁵，以及與甌北於木蘭戎帳中暢談古學之王鳴盛⁵⁶。《甌北集》中有〈次韻王禮堂光祿木蘭枉贈之作〉，詩云：

⁵⁰ 《甌北集》卷五，頁 60。

⁵¹ 《甌北集》卷八，頁 114。

⁵² 《甌北集》卷八，頁 115。

⁵³ 畢沅，(1730-1797)，字纘蘅，號秋帆，又號靈巖山人；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官至湖廣總督，贈太子太保，有《靈巖山人集》。

⁵⁴ 王昶，(1724-1806)，字德甫，號述庵，學者稱蘭泉先生，江蘇青浦人，生於清雍正二年，卒於嘉慶十一年，年八十三。累官至布政使及禮部侍郎，著有《春融堂集》、《湖海詩傳》、《湖海文傳》等。

⁵⁵ 翁方綱，(1733-1818)，字正三，號覃溪，乾隆十七年壬申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官內閣學士，降鴻臚寺卿，重宴鹿鳴，賜三品銜，重宴瓊林，賜二品銜，有《復初齋集》。

⁵⁶ 王鳴盛，(1722-1799)，字鳳喈，號禮堂，又號西泚，乾隆十九年進士第二名，累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遷光祿寺卿，著有《十七史商榷》、《蛾術編》等。

霜天藉草共論文，閑對荒原萬馬群。如此雅懷良可笑，自慚少坐久應焚。針師門豈嫌人販，鄰女光應許我分。卻喜結交從塞上，向來京邸漫相聞……戎帳一樽談古學，兩癡不覺到顏酡。⁵⁷

詩中描繪的圖像，盡是塞外風光，「霜天」、「荒原」以及一望無際的草原裡，萬馬遊走的景象讓人的眼界大開，反覺自己的渺小；幸而與王氏好友的相交，更顯兩人友篤之深，而戎帳內飲酒論古學之情，更傳美談。

三、翰林期間之交遊

乾隆二十六年甌北進士及第，終於如願得到一生中最想要的工作，進入翰林院。在翰林內的工作主要便是為翰林院撰文，纂修平定準噶爾方略、歷代通鑑輯覽，以及充任各類考官。同時這段期間甌北得以廣交當代俊彥，連牀談藝，飲酒論文，渡過了一生中十分愉快的日子。這段期間與甌北交遊的人物，有錢大昕、謝啟昆、蔣士銓以及李調元等人，由於皆從文出身，彼此對於藝文詞章的交流更顯頻繁與難得，儼然在京形成一股風流雅事。

錢大昕⁵⁸為乾嘉時期最具代表的史學家，甌北對其史學十分欽佩，錢氏對甌北史學亦十分讚賞，兩人交情篤厚誠懇，《甌北詩鈔》中有〈吳門喜晤王述菴司寇值其八十大慶作詩稱祝兼簡錢竹汀宮攻詹〉，詩云：「垂老故人無幾見，邂逅相逢是我願。到蘇聞公在虎丘，急往相尋艇如箭。」⁵⁹可見兩人情誼的歷久不變，隨光陰流轉年華老去更顯濃厚深長。

甌北心中最好的朋友蔣士銓⁶⁰，在翰林這段期間與甌北交往最密。兩人自乾隆十九年相識後，同官中書，又先後進入翰林院，且同好吟詠唱和，趣味相投以致交情逾恆。

⁵⁷ 《甌北集》卷八，頁116。

⁵⁸ 錢大昕(1728-1804)，字曉徵，號辛楣，又號竹汀，乾隆十九年進士，選庶吉士，擢侍講學士，千少詹事。精研經史、文字，有《廿二史考異》、《潛研堂詩文》等。

⁵⁹ 《甌北詩鈔》七言古五，頁193。

⁶⁰ 蔣士銓(1725-1784)，字心餘，又字茗生，號清容，乾隆二十二年丁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有《忠雅堂集》。

《甌北詩鈔》七言律三有〈聞心餘京邸病風却寄〉，詩云：

江湖十載穩漁簑，重入詞垣鬢已皤……天末相思那得見，翻君舊稿一吟哦……木
文章原是病，石能言語果為災。可憐我亦拘攣臂，千里相望兩廢材。⁶¹

蔣心餘述說著兩人同進中書，後又分隔兩地，已而相思之情只能從舊稿中翻閱找尋往日回憶；今聞心餘病風，又思己之攣臂之甚，不覺更添對此思念之情。又《詩鈔》絕句一〈題蔣心餘歸舟安穩圖〉：「此老平生終歷落，不登卿相即求仙……雞犬圖書一擢輕，寒官也算宦囊成。扁舟莫笑歸裝薄，還與空江載月明……」⁶²此處則又表現出對蔣之歸隱難捨與祝福之情矣。

心餘在乾隆四十二年之時序《甌北集》：「余與君相識在甲戌會試風簷中，已而同官中書，先後入詞館，九衢人海，車馬喧闐，吾兩人時復破屋一燈，殘更相對，都無通塞升沉之想，今握別十餘年……」此序說明可知甌北與心餘，兩人因會考而相識，後同入中書及翰林，時而同居一屋，殘更相對，足見兩人友誼之深。⁶³

四、歸隱林泉後之交遊

乾隆三十八年，趙翼僅四十七即向皇帝乞暫留養，雖然後來有機會再任官，也執掌安定書院等職，這期間反而專以著述自娛。至於退隱後的生活中，交遊也是其娛樂的重要活動之一，甌北與袁枚的相晤則是期間的重要活動。

甌北早期久聞袁枚⁶⁴之名，對袁枚曾寫下〈次韻酬袁子才見寄之作〉、〈提袁子才小倉山房集〉等作品，詩中所述對子才多所崇拜並表欽仰，惟兩人一直到乾隆四十四年才相遇西湖，甌北之〈西湖晤袁子才喜贈〉，詩云：

⁶¹ 《甌北詩鈔》七言律三，頁 346-347。

⁶² 《甌北詩鈔》絕句一，頁 490。

⁶³ 參見王建生：《趙甌北研究·上冊》，（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87年），頁 313。

⁶⁴ 袁枚，（1716-1797），字子才，號簡齋，世稱隨緣先生，乾隆元年丙辰舉博學鴻詞，報罷。乾隆四年己未，中進士。有《小倉山房詩文集》。

不曾識面早相知，良會真成意外奇。才可必傳能有幾？老猶得見未嫌遲。蘇堤二月春如水，杜牧三生鬢有絲。一個西湖一才子，此來端不枉遊資。⁶⁵

甌北與袁枚在西湖的奇遇據詩中所言，可知甌北早為子才文名所動，詩中更盛讚袁枚「才可必傳」，因此老來得見仍不嫌晚。而袁氏文采風流，由其潤筆一篇，竟可高達千金，可知當時聲名之大，遠甚甌北。



⁶⁵ 《甌北詩鈔》七言律三，頁 338。

第四節 趙翼之學術思想背景

清朝是我國最後一個皇權的王朝，它從 1644 年至 1911 年統治中國 268 年。在這兩百多年的時間裡，世界的新局勢與中國的社會內部都呈現了複雜的變化。趙翼生於清雍正五年，活躍於乾隆時期，屬於清王朝前期；在康熙、雍正、乾隆的治理之下，這段期間朝綱整頓清明，社會穩定發展。在這樣子的政治環境裡，科舉制度仍舊占據絕大多數讀書人的腦子中，而且透過當政者為有效箝制思想，有意地招攬讀書人進入詞館編纂各種類書、史書及叢書等，許多士子的投入於是形成了清朝學術叢書高度發展的重大文化成就。另外經濟的發達帶來了物質的提升，間接促進了出版業的發展，而書院林立以及知識傳播則同時豐富了整體清朝的學術文化。

一、政治背景

清朝入主中國的幾年，民族的矛盾與社會衝突十分激烈，當時的滿族為了鞏固政權實施以武力壓迫反抗勢力的策略。在揚州，清軍屠城十日，慘遭殺戮之民達數十萬之多。於江陰，統治者下令：「滿城殺盡，然後封刀。」在嘉定，前後進行了三次大屠殺。如此毫無人性的殺戮鎮壓，使得中國的知識份子在心中留下慘痛的記憶。⁶⁶此時的文學表現深受政治上的動盪所影響，激烈的民族對抗中於是便出現弘揚民族情感的文風，例如黃宗羲此時特別推崇的「天地之陽氣」，即是在政治高壓下，假借利用對天地間的正氣的推崇，隱含對於黑暗政治無言的抗議。

康熙二十二年後，反清之勢力已被削弭大半，為了進一步對於思想文化進行嚴密控制，清廷同時採用兩手策略，一方面大力獎勵理學、廣開科舉以之作為籠絡讀書人的工具；另一方面則大興文字獄，用殘酷的手段威攝士人內心。「文字獄」的形成主要是清朝政府為了剿滅具有反叛思想的手段，凡有不利於統治者的言論或文字，牽連者輕則入獄，重則誅連各親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字獄案達七八十起；著名的如康熙時朱方旦秘書獄、戴名山南山集獄，雍正時汪景祺西征隨筆餘獄、錢名士詩獄、查嗣庭題獄，以及乾隆時的胡中藻詩案等。⁶⁷種種「文字獄」除了屠殺漢人立威，說明清廷急欲剔除

⁶⁶ 參見李中華編：《明清文學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8月），頁200。

⁶⁷ 參見王建生：《趙甌北研究·上冊》，（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87年），頁366。

漢人原有的民族思想，以達到嚴格控制的目的。其影響所及，此時之讀書文人遂不敢正視現實，作品也就逐漸偏離了社會現實的關注，文學中應有的慷慨之聲亦逐漸消散，而經世致用的文學觀點，在此時已逐漸演變成以學問為導向的創作主張。

趙甌北對於政治上的這些問題尤其敏感，康熙二年清廷爆發了庄廷鑑《明史》案，這是一件編纂史書而引發的重大「文字獄」案。事發後包括刊刻、作序、參閱、藏書之相關人員等七十餘人全被誅殺，牽連入獄者三千多人。⁶⁸當年明史的修訂所造成的重大文字獄案，其牽連之廣，誅殺之眾，震撼了當時學界以致許多讀書人因而不敢再對「明史」做出任何批評。甌北在這方面，對於明史的考評同樣亦做出了選擇，非但一再稱頌「明史」，而絕少批評，想必是受到政治威嚴震懾，而有意地做出了迴避。甌北在寫完了《皇朝武功紀盛》後，曾將手稿馳送在朝的王昶過目，函中所云：「《皇朝武功紀盛》一本，係從四庫書方略內摘述者，恐或有關碍，故未刷印送人，特先密呈，乞為鑑定。」此段書函內之文字，正足以說明了甌北深懼以文字得禍之情。⁶⁹

二、經濟情勢

經濟一向是政治與社會發展的穩定基礎，同時亦有利於文化的推展與文學的興盛。清朝從順治到乾隆的一百多年間，國內的耕地穩定地增加，到了嘉慶年間全國耕地已超越了明代萬曆時期。耕地擴大說明了農業持續的發展，農民同時亦因農穫的增加而獲得了生活改善，自然進一步亦增加了政府部門的稅收。另一方面農業的興旺間接促進了商業的繁榮與貿易往來的興盛，在清乾隆時期，出現了許多以貿易為主的商業城市來，在北京這個全國貿易的中心，許多工商農產品在此往來流通，呈現出明朝後期的繁盛樣貌。

豐厚的物質產出、頻繁的貿易流通與穩定的社會環境下，讀書人對於精神生活的需求相對地提高，致使讀書人在經濟允許的基礎上，更加醉心於文學的表現，自然有助於文章學術的發展。另一方面，清代類書與叢書的編纂上有著進步與集成的這個特點，不僅促進了當時的文化傳播，連帶著也致使許多讀書人在文學上更易於取得更多的學術典範、經驗與技巧。例如：康熙、雍正時，編輯成《萬國古今圖書集成》；乾隆三十八年，高宗下令開《四庫全書》館，內編輯經、史、子、集四類書籍三千四百餘種，卷帙浩繁，

⁶⁸ 參見王建生：《趙甌北研究·上冊》，頁 203。

⁶⁹ 參見杜維運：《趙翼傳》，頁 296。

對於文獻典籍的保存有極大助益。另外《全唐詩》、《全唐文》、《宋詩紀事》、《元詩選》、《宋金元明四朝詩》、《古今辭類纂》、《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等等，在這一時期同樣得到了整理與注解。⁷⁰上述所言，看出了清朝的學術文化有著集大成的特色，在典藏書籍的努力上也是其他朝代少有的作為，其原因不僅是政治上的考量，社會安定所帶來的經濟繁榮發展，更扮演了推波助瀾的功用。

清朝的經濟在乾隆時期達到高鋒之後，緊接著也出現了一些經濟所帶來的問題，首先是人口急遽增加以致造成糧食不足，米價昂貴。清初入關之時，為了統一政權，戰爭殺戮甚多以致人口增加緩慢，歷經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政治經濟上的穩定發展後，人口倍增，然相對農地並無有效地生產足夠的糧食以供給人民，而物以稀為貴，此時作為百姓主要食糧的白米，價格相對變得昂貴起來。另一個讓米價高漲的原因，則是清朝對外的用兵所需的龐大兵糧，清朝對於邊境地區的軍事活動，屢屢需要龐大的軍糧供給，不論用兵勝敗，所需糧食有增無減，以致對於經濟造成重大壓力。雖然清朝早期因為人口的增加而提高了農作力，但在農業技術落後的傳統社會裡，後期農糧的產出已遠遠抵不過人口過度膨脹，以及兵糧的消費。甌北在《詩鈔》中有〈米貴詩〉多首：

米貴如珠豈易量，午炊往往到斜陽；老夫近得休糧法，咀嚼新詩誑餓腸。⁷¹

以米價貴如珍珠為喻，間接透露一般百姓在米貴的社會裡，根本無力購買的情形，所以甌北以自我解嘲利用咀嚼新詩的方式，來忘卻飢腸轆轤的飢餓感。整體來說，趙翼的年代歷經清朝輝煌武功政治的高峰，在經濟上也見證了從繁榮的高點逐步走向問題叢生的胡同裏去，親眼目睹發言為詩，在詩中屢屢看出百姓生活中的真實情景，寫實的作風往往藉其自嘲態度表現得更加貼近人民心聲。

三、文學環境

在清朝的統治下，整個文學環境受制於「文字獄」的影響，社會上人人自危，尤其是讀書人日與文字為伍，在深怕動輒得咎甚至引來抄家滅族之禍的恐懼心理下，文學不

⁷⁰ 劉誠：《中國詩學史·清代卷》（廈門：鷺江出版社，2002年9月），頁14。

⁷¹ 《甌北詩鈔》絕句二，頁513。

知覺慢慢地從清初的「經世」之學轉向「避世」的考據之路靠攏。是時之學有以惠棟為代表的「吳派」，在經學上取得相當成就，另戴震所代表的「皖派」，則在文學上展開新的道路；「考據」學風的影響則間接亦影響了史學的發展，乾嘉時期的王鳴盛、錢大昕與趙翼等所著之史學著作，表現在名物訓詁、地理官制以及文字校勘上與史實考訂上，不僅開創新的史學體例，更將「考據」之學往正確的方向推進。

雍正、乾隆與嘉慶三朝，隸屬於清代詩學的繁榮階段，許多詩人在舊有傳統的基礎上逐漸展開自主性的論說，在這階段的文學理論上，程度上或多或少受到當時社會環境與統治者思想文化的影響，表現在論述上，則統整處理了詩學上歷來重要問題的探索與重新詮釋。例如王士禛、趙執信與沈德潛等人，從擬古主義中脫胎出來。⁷²王士禛論詩主鍛鍊、修飾，辭采蘊藉，以見性情而風格飄渺，世稱「神韻」一說，是時雖引起不同批評，然在詩學的進展上卻是引領創新思維的重要一步。趙執信則提出律詩平仄法，指出「一三五不論」之誤，另外沈德潛的「格調說」，強調溫柔敦厚，強調改變「神韻」的虛空同時，由於過於著重辭采、聲律等形式，初雖欲於擬古中蛻變出來，後終再走回擬古模式；整體而言，師古的心態在清代時起時伏，在對墨守成規的傳統經學與考據風潮下，詩家尋求文學的新生命需求再度提高，「神韻」、「格調」說同樣以唐詩為學習對象，提出不同的解讀印證了當時詩人們求變的意圖，也適時凸顯詩人的獨到見解。詩人勇於在既有的傳統詩歌理論中找尋新的養分，發展新的理論，在這階段儼然已成為一種風氣。就連袁枚之「性靈說」，同樣也是在反對摹擬中提出自我看法。

袁枚所倡「性靈說」是清代文學上一大事件，其思想遠承鍾嶸、楊萬里，近接袁中郎反摹擬、獨抒性靈等思想。⁷³其所提倡詩人應自由地書寫性情，摒棄外在形式的羈絆與擬古的障礙，自此說提出後，後世對於「性靈」的討論，更如風起雲湧般的熱烈，不論是當時「筆陣橫掃千人軍」的氣勢，抑或在其身後所遭到異議者阻礙，均足以說明「性靈說」在詩壇上所引起的強烈回響，且這場帶有「性情」啟蒙式的思潮革命，已慢慢滲入了整體詩界裡。

另外在清代有幾位能自創學說的學者值得一提，金人瑞所提「分解說」藉以分解古體與近體詩；葉燮提出文學進化觀、詩文要有自己的風貌，作品以識為先、以法為後，

⁷² 參見王建生，《趙甌北研究·上冊》，頁 388。

⁷³ 參見王建生，《趙甌北研究·上冊》，頁 398。

並提出「氣」的概念；而與趙翼同時的翁方綱則提出了「肌理說」，其乃混同了王漁洋的神韻說、明前後七子的格調說，並配合自己的考據功夫以提出「肌理」論詩的主張。⁷⁴清朝的文學環境雖然受到「文字獄」的打壓，但讀書人仍舊在艱難的環境中找尋出路，從清初具有圖強復國的經世之學，為求生存轉向避世的考據之學，最後在反對擬古的聲浪中提出新聲，充分展現了讀書人的韌性，不因政治環境與時代變異而放棄對文學藝術的喜好。

四、學術交往

清代文人間學術往來十分頻繁，以本文研究對象趙翼為例，其知遇於清高宗、仁宗，時多與文武大臣與當代文豪交往，且兼及方外；若再以區域劃分甌北的交遊範圍，更遍及大江南北與塞外，其隨著個人仕宦生涯之階段變化與不同的人物互有往來，在清代學術界的文人交往中，堪稱代表人物。

除了詩人彼此之間的交往外，從康乾時期開始，文人間常相聚作文議論，自然地形成了群體上的學術派別；例如歷來均以方苞、劉大櫟與姚鼐為代表作家的「桐城派」，以提出的「義法」作為文學理論作號召，吸引了許多文人士子的追隨附和，遂成為有清一代，延續到清末，規模最宏大、影響最深遠的流派。⁷⁵又在乾隆後期後，另一群在陽湖的寫作文人如惲敬(1757-1817)、張惠言(1761-1802)及李兆洛等，在文章的創作方面意圖脫離「桐城」之「義法」羈絆，提出為文應兼收子史百家，甚至六朝辭賦駢儷之長，⁷⁶其主張更一時引起了同僚文友的呼應。而最為人所熟悉的則是「性靈」的寫作傾向也在此階段受到文人的喜愛，乾隆時的鄭燮(1693-1765)、袁枚(1716-1797)以及乾嘉時期的沈富等人，其文亦均張揚個人獨有之個性，抒發個人性情，明顯與專事於科舉應制之文形成強烈對比。在文壇上的各派別紛起爐灶，各種文學寫作所應具備的態度、形式與方法在這時期獲得了熱烈的討論，自然具有相同文學觀的文人便會相聚一起，試圖光大自己的寫作派別，無形中亦促成了學術上往來的頻繁。

⁷⁴ 參見王建生：《趙甌北研究·上冊》，頁 399~403。

⁷⁵ 參見王國瓔，《中國文學史新講》下冊(臺北：聯經出版社，2006年)，頁 711。

⁷⁶ 參見王國瓔，《中國文學史新講》下冊(臺北：聯經出版社，2006年)，頁 713-714。

第三章 趙翼詩歌創作偏向

趙翼詩歌主要載於《甌北詩鈔》、《甌北集》當中，其所作詩歌不僅數量龐大，題材內容涉及廣泛且體例兼備。在甌北眾多的作品中，分析其詩歌大致可看出其創作偏向與袁枚的「性靈說」有著相同追求本我的意識存在，不但認為詩歌中的性情表達需有真實情意作基礎，更以自身所創作的詩歌，體現對自我理論的支持，指出對於外在事物的敏銳觀察與感受乃是詩人創作的重要資源。趙翼除了身為性靈派副將，著重詩歌所應具備詩人真實性情的寫作本質外，另外也因其同時涵蓋史家與詩家兩種身分，在詩歌裏隱含了濃厚的史觀意識，同時又因其仕宦的曲折過程與豐富的友朋交往，讓人在另方面感受到趙翼詩歌中獨特的生命熱情與態度。

第一節 性靈傾向

袁枚「性靈說」的提出，在乾嘉詩壇無疑激起廣泛的連鎖效應；它代表的是清初以來詩論「多元」、「一尊」多次反覆的爭競下所形成的一種態勢，而袁枚現象更象徵著是一種時代情緒激動的選擇表現，同時也是一個廣闊層面的反應。在這一時期寫作詩歌的作家中，不論在創作上或是詩歌理論的討論中，都直接或間接地接受了「性靈」學說的影響，除袁枚外，趙翼詩歌中追求真實感情表露與重視創新表現的特點，正是支持著「性靈」學說持續發展的成分。

一、趙翼詩歌中的本我性情

趙翼對於為詩所應表達的內容與情意，著重於「真」；而與此相對者不言而喻則為「假」，所謂虛情假意是也，尤其是為了特定目的或是投筆應試之作品，在程度上或多或少恐失於「真」。此處所言真實情感重點則在於「真」，即作家內心的實際想法、理念、感觸以及以此為基礎，所創造出來的作品，才稱得是本我性情之作。趙翼在《甌北詩話》卷四中比較過韓、孟的「奇警」與元、白的「坦易」：

韓、孟尚奇警，務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務言人所共欲言。試平心論之，詩本性情，當以性情為主。奇警者，猶第在詞句間爭難鬪險，使人蕩心駭目，不敢逼視，而意味或少焉。坦易者，多觸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頭語，自然沁人心脾，耐人咀嚼。此元、白較勝於韓、孟。¹

趙翼比較韓、孟與元、白兩類詩風，指出其作詩態度之差異所造成的結果，乃在於「意味或少焉」；越是想寫出他人所不及的詩作來，越在文字上追求奇字警句，反易於失去詩人內心真正想表達的意味，自然的感情表達反而受到限制。反觀元、白的寫作態度，就眼前所見景物、口頭語言著手，寫出人人理解的詞句來，只當平常寫作且不刻意，然所傳詩句比之韓、孟竟能流傳久遠且深獲喜愛，乃因「坦易」的寫作方式確實更能表達出詩人本我感情。

趙翼除了在寫作方式上凸顯出詩歌中「本我」性情的抒發外，在實踐上更以「詩本性情」為中心向外擴張其理論。他肯定詩歌本質在於「情」，作者的思想感情才是詩歌生命的表現，而外在形式與技巧都是為了幫助「情」得以適當展現的方法，因此在趙翼的作品裡，雖然有著眾多詩歌題材與各種創新思維，然均是以本我之「情」做出連結，最終目的，即是在抒發作者內心之「情」也。對此趙翼於《甌北詩話》卷十二中再提出說明：

心之聲為言，言之中理者為文，文之有節者為詩。故《三百篇》以來，篇無定章，章無定句，句無定字，雖小夫室女之謳吟，亦與聖賢歌詠並傳，凡以各言其志而已。²

甌北在卷中討論七言律的演變，解讀《三百篇》後諸多人為之變體，乃「風會使然」。然追尋源頭，乃在於「心之聲」，此心聲或可理解為詩人內在真實想法，唯有真正來自於詩人本性所創作的詩歌，方得突破人為形式的框架並以流傳；故不論「小夫室女」或

¹ 《甌北詩話》卷四，頁 29。

² 《甌北詩話》卷十二，頁 155。

「聖賢歌詠」，皆因「言其志」而獲得其存在價值。

二、本我性情之實踐

趙翼是一位熱情的詩人，在他八十八年的歲月裡留下近五千首的詩歌，對應其「詩本性情」的寫作趨向，在許多作品裏讓讀者直接地感受到趙甌北那純粹真實的情感。在其對個人「家庭」的書寫部分，趙翼在詩歌裡表現了母子之間、兄弟之間、夫婦、父子與祖孫間充滿幸福洋溢的情感，可以看出「家庭」對於趙翼而言，在生命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寄家書〉：

夜涼戎帳露華微，正憶江南木葉飛。一紙寄家言有盡，萬山圍路夢難歸。燈前酒氣催磨劍，月下砧聲感搗衣。還恐倚閨人悵望，擺邊不敢說兵威。³

此詩透露趙翼從軍時對於家鄉與家人的思念之情，在重重的山路圍繞隔絕之下，透過一紙家書的書寫，看出其內心對家人無盡之關懷，且為免家人擔心，家書裏「不敢說兵威」，更看得出甌北對待家人心思的細密與體貼。在〈抵家〉一詩中，其言：

扁舟到家日薄暮，燈已燃火門尚開。一肩襤被入門卸，天涯浪跡今真回。老親不意遊子到，驚喜翻恐昨夢來。趣呼廚頭速炊黍，一語未畢又屢催。不冠而揖有兩弟，几榻拂塵階掃苔。山妻攜女出相見，女未識父猶疑猜……人生信有在家樂，蓬茅終勝馳風埃。但得山中白石煮，何必案上黃金堆。⁴

詩中甌北在不預期回到家後，道出了家人們心情既激動又興奮的心情，詩人運用平凡且生活化的語言描寫，將簡樸的家居生活點滴入詩，格外顯得親切熱鬧，與家人間濃厚的感情，用不著特別的言語已然表露無遺。詩末更闡述個人面對自我的人生觀，指出自己樂於歸隱閒適的家居生活，遠甚於案牘勞形所帶來的富貴。又觀其〈抵家觀競渡〉一詩：

³ 《甌北詩鈔》七言律二，頁 307。

⁴ 《甌北集》卷三，頁 47。

一載參戎幕，今纏返釣游。幸非歸馬革，猶及看龍舟。簫鼓喧河市，烟花映水樓。
故鄉隨分好，老矣復何求。⁵

詩中自言隨年華老去，回首前塵，仕宦與軍旅兵戎，均不及回到故鄉觀龍舟、看煙花來得自在與愜意，官場的榮辱此時顯得不再重要，甌北面對自己的老年生活，顯得更加珍惜家庭生活所帶來的快樂。其他如卷四十七〈暑夜納涼孫男女七八人為我敲背眾手並舉雜選無序亦一樂事也戲書〉、卷五十一〈英兒奉我黃狐裘彥兒又奉白腋者毛更深厚喜賦〉等，均得看出甌北與家人間融洽的互動與快樂生活。這些有關於家人的詩歌裡，沒有刻意地運用藝術語言營造濃濃的情感氛圍，卻讓讀者可以深深感染到趙翼內心真實的感情，見證其詩歌追求「本我」的精神無異。

由於趙翼年壽長，因此也面對了人生中許多的生離死別，在漫長的歲月中，因此寫下了許多的悼亡詩。尤其是家庭成員的逝世，讓他飽受情感上的創傷。其詩〈悼亡〉之二，寫出了他對與妻子多年來聚少離多，相見已然長辭的遺憾：

寒垣于役苦分離，奔赴仍憐片刻遲。生不並頭頻遠別，死留一面作長辭。亟呼不應君真逝，欲語無窮我未知。最是彌留情更慘，一聲聲問客歸期。⁶

面對妻子最後彌留時仍心繫丈夫歸期的話語，甌北寫出了心中的不捨與苦楚。其他如卷五〈哭舍弟汝明〉，寫兄弟間早年孤苦無托，為承家計，甌北授徒以薄資照顧叔季，汝明則勞瘁不已奉養家母，兄弟兩人「生罕同枕被，死未視湯藥。」之遺憾，詩中寫來極為哀痛。卷十二〈哭亡兒耆瑞〉八首，寫甌北喪子之痛，情感真摯引人落淚。甌北面對家庭成員付出的感情與關懷，在其詩作中可看出其對家人重視程度，尤其從早年離家仕宦追求功名，幾經波折到最後決定中年歸隱，過程不可不謂艱辛，在其創作中，每能感受到甌北對家鄉家人的思念之感，足見詩中本我性情展現。

除了對待家人付出的感情真摯動人，趙甌北隨著人生際遇不同，面對各階段對其所

⁵ 《甌北集》卷三十二，頁 597。

⁶ 《甌北集》卷六，頁 91。

提攜之貴人，亦常懷感恩之心，在他們一一離開世間後，分別以詩誌之。早年趙翼應順天鄉試，是時一舉享才名，當時典試者即為汪由敦先生，而汪師對趙翼才氣與詩古文學十分欣賞，因此當趙翼客居恩師家中期間，兩人始終維持相當好的師徒關係，甌北曾言：「生平古學多得力於文端公。」⁷知甌北曾在文學上受到汪氏指導。汪氏歿，甌北詩〈汪文端師歿已數月每欲一述哀情卒卒未暇也輟直樞曹閑居無事甫得和淚漬墨以詩哭之凡一千字〉以述己之傷痛與對恩師的懷念。詩中「矮几東西列，行床上下連。癯常餐互勸，病或藥親煎。」⁷說明師徒二人相互扶持，彼此關懷，情景歷歷在目。「梁木俄傾折，刀圭漫祝延。至尊親哭臨，諸老各悲牽。」⁸悽愴之情更動人心弦。

甌北除了在文學上受到了汪文端的提攜外，其在軍事上則是受到傅恆照顧。觀其《詩鈔》〈太保傅文忠公挽詞〉之四：

地望尊崇總百臺，敢期寒畯受栽培。我無私謁偏投契，公不談文乃愛才。去定先官班上列，生原佛地位中來。敬容今日餘殘客，樗散憑何倚不材。⁹

寫甌北本身所受之栽培與提攜，感恩己才能為知己所賞，且兩人雖互為部屬，然自相投契，情味更耐人咀嚼。

其他如甌北交遊時與朋友贈答的詩歌中，亦得常窺見其或喜、或悲或戲的情緒，真實而自然地縈繞在詩歌中。如〈西湖晤袁子才喜贈〉、卷二十五〈喜遇邵耐亭話舊〉、卷二十六〈喜晤稽蘭谷賦贈〉，寫的是朋友間的君子之交，彼此祝福與懷舊；《詩鈔》七言古五有〈哭王述菴侍郎〉，詩末悲言：「宵來或可通夢魂，月落猶疑照顏色。從此人間無故人，獨立蒼茫悲影隻。」¹⁰抒發自己驟失好友心中的不捨與痛苦。又有七言律二〈哭果毅阿公病歿於軍〉，七言律三有〈哭徐肇璜〉、〈哭外舅大學士程文恭公〉、〈哭杏川老友〉等，這些挽詩記錄的都是甌北生平所交至親好友，在交遊投贈之間樹立深厚友誼，並在生活經驗裏留下了記憶，而身後甌北以其詩人易感之情，分別詩以誌之。

⁷ 《甌北集》卷六，頁 93。

⁸ 《甌北集》卷六，頁 93。

⁹ 《甌北詩鈔》七言律二，頁 316。

¹⁰ 《甌北詩鈔》七言古五，頁 200。

趙翼以生命中出現的貴人、朋友為對象，將彼此之間投贈交遊建立起的情感，藉由詩歌體裁表達，正符合性靈派所提倡詩歌的目的，在表達真情，特別是個體生命的情感狀態。上述此類作品，不僅說明了甌北是一位情感豐富的詩人，善於在平凡的生活中捕捉生命的感動，而且在詩歌情感抒發上，亦十分細膩，一遇心中感懷，莫不行之於筆墨，可說是其個人本我性情的實踐。

三、趙翼與袁枚對性靈詮釋的不同

趙翼所言「性情」與袁枚「性靈」之說不謀而合，然卻異於沈德潛與翁方綱對於才性的見解。沈、翁兩人主要是從教化的角度出發，詩的功能著重在「理性情」，趙翼則是反對教化說，注重詩歌在抒發感情的功能上，且供人欣賞，強調的是詩的審美功能¹¹。趙翼與袁枚在詩歌主張上，雖然同主「性靈」，然在解讀時我們卻必須分清其中仍有差異。袁枚以其畢生心力集注於詩歌之理論與實踐，其論詩大抵以隨感札記形式出之，並無很強的系統性論述，在他關於詩的論評語言、本事載述與摘句彙錄中，無一不在強化其「性靈」說的核心靈魂。其《詩集》卷二十六〈寄懷錢璵沙方伯予告歸里〉：「性情以外本無詩」，將「性情」視為是詩歌的生命；又《文集》卷二十八〈童二樹詩序〉：「詩，性情也；性情得而形骸可忘」，亦再次說明詩歌本質的重要性甚於外在形式；以及《尺牘》卷七〈答河水部〉：「詩者，心之聲也者，性情所流露者也。」更將自然心靈的流露當作是作詩的不變法門。袁枚對於「性情」所表述者，即詩乃個性情心的載體，沒有個人心靈躍動等於無詩。¹²

以上所述，袁枚所提倡的「性靈」學說，與甌北作詩，主「性情」的態度上是一致的，即兩人者均以詩人中心，著重探討詩人主體性情的真實表達。然袁枚的「性靈」學說中，特別的是又參有「空靈」、「靈機」的內在¹³；袁枚在《隨園詩話》中言：

嚴冬友曰：凡詩文妙處，全在於空，譬如一室內，人所遊焉息焉者，皆空處也。若

¹¹ 劉世南《清詩流派史》，(文津出版社，1995年11月)，頁371

¹² 見嚴迪昌：《清詩史·下冊》(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8年初版)，頁754-755。

¹³ 見王建生，《趙甌北研究》上冊，頁398。

室而塞之，雖金玉滿堂，而無安放此身處，又安見富貴之樂耶？鐘不空則啞矣，耳不空則聾矣。¹⁴

袁枚所引嚴冬友所言，以為詩文的妙處，全在於「空」字，並舉人在室而得安身、鐘之有聲與耳之能聰為喻，皆是因為具備了空間方得造成效果，藉以說明詩文之妙，需有「空」之性質存在，或言之曰「空靈」。至於「靈機」處，又言：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余謂人可以木，詩不可以木也。人學杜詩，不學其剛毅，而專學其木，則成不可雕之朽木矣。¹⁵

袁再以學杜詩需考其內在「剛毅」之精神為喻，言不能僅學外在皮毛而不知靈機變動，缺乏獨立思辨的精神，終將無成。「空靈」與「靈機」的概念補充了「性靈」學說的豐富度，以更具像化的解釋讓人理解其學說旨歸。

趙翼與袁枚論詩意趣相似，同主「性靈」或「性情」，反對擬古主義帶給詩人思想上的侷限，惟趙更重視寫詩應具有創新精神，認為每一個作家有其個性和特色，理應表現出自己的獨創性，絕句〈論詩〉為其「創新」精神做出最佳詮釋：

滿眼生機轉化鈞，天工人巧日爭新。預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覺陳。（其一）

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¹⁶（其二）

趙翼以歷史進化觀點，指出詩人作詩的態度與創新精神，在時間的洪流裡將不斷地推陳出新。至於李杜詩篇雖已流傳古今，萬人爭讀，然畢竟古人無法取代今人，在時代的遞嬗中，唯有時人方得再造新意，各領風騷。其論詩充滿時代精神，同時也反映出「新意」，才能為詩歌注入生命，使之可長可久，「人云亦云」以及「拾人牙慧」的學習將被時代淘汰。

¹⁴ 清·袁枚著 蕭楓主編，《隨園詩話》卷十三，（北京：藍天出版社，1999年元月2刷），頁1014。

¹⁵ 清·袁枚著 蕭楓主編，《隨園詩話》卷十三，（北京：藍天出版社，1999年元月2刷），頁1016。

¹⁶ 《甌北詩鈔》絕句二，頁510。

第二節 史觀特點

優秀的詩歌作品，通常與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息息相關，故詩歌的表現除了應具有深刻的社會內容反映外，更應凸顯出時代的精神，即當時普遍大眾所具有的感情、生活、意志與思想。趙翼身兼史學家與文學家兩種身分，其治史的嚴謹態度，影響所及，寫作詩歌時常不經意自然流露出的史識，不僅讓我們看見趙翼詩歌作品隱含的史學、史才深度，更使得其詩作呈現一種「紀實」特色。

一、趙翼的史家意識

趙翼曾對嘉慶朝風行的詩集刊刻提出看法，在其〈近日刻詩集者又十數家翻閱之餘戲提一律〉所言：

只為名心鉅肺肝，紛紛梨棗競雕刊。豈知同在恆沙數，誰獨能回大海瀾？後代時逾前代久，今人傳比古人難。如何三吋雞毛筆，便作擎天柱地看！¹⁷

趙翼認為雖然「後代」的時間將遠比「前代」久遠，惟今人欲立傳傳世卻遠比古人困難，以歷史觀點指出在漫漫的時間長河裡，留名青史是何等困難，間接說明惟能經過歷史淬鍊之文學作品，方得流傳久遠。在此前提下，趙翼對於創作詩歌，始終抱持著高度重視的態度，在大量寫作同時，實際隱含一種自覺的自傳意識，希望用詩歌記下自己一生的大小事件，為自己立傳。在《甌北集》卷二十三〈五十初度〉、卷三十〈六十自述〉、卷三十八〈七十自述〉、卷四十八〈八十自壽〉等組詩中，趙翼每每回顧自己人生經歷，從少小離家的奮鬥，寫到中年歸隱，最後面對年華逝去的自己，處處撫今追昔，點點滴滴盡錄詩中，便是為自己作傳的最佳明證。

趙翼的史家意識，另一方面則表現在其「好名」的態度上。趙翼「好名」從不避諱，除了詩歌裡有意為自己立傳的書寫風格外，詩中亦時常透露出對於身後名聲的重視與期待，《甌北集》卷十〈後園居詩〉其四：「百念俱已消，名心猶未絕」、「恨不混沌後，吾

¹⁷ 《甌北詩鈔》七言律五，頁 392。

名猶不減。」¹⁸顯見名聲對其而言，遠超過現實利益。由於趙翼在政治上經歷了宦海風波，眼見官場黑暗面卻又無力改革，雖時蒙皇帝垂愛特旨遷調，最後仍選擇了中年歸隱一途，專注詩歌與學術以謀求身後聲名的不朽，正所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¹⁹。強烈又企盼留名之史識，同樣又出現在其輯《陔餘叢考》之時，卷二十七〈即事〉其二：「業就敢期傳不朽，或同小說比虞初。」²⁰卷四十一〈再題《廿二史劄記》〉：「千載文章寧汝數，十年辛苦為誰忙。」²¹面對悠悠歷史，甌北透過自我對話，期待自己能在歷史中留下紀錄。

趙翼的史家意識除表現在有意為自己立傳的回顧外，面對歷史所留下包羅萬象的文學作品中，也對流傳歷史之文持懷疑態度，不改其求真求實的史學素養，如卷十〈後園居詩〉其五：

有客忽叩門，來送潤筆需。乞我作墓誌，要我工為諛。言政必龔黃，言學必程朱。吾聊以為戲，如其意所須。補綴成一篇，居然君子徒。核諸其素行，十鈞無一銖。此文倘傳後，誰復知賢愚？或且引為據，竟入史冊摹。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屬誣。

²²

趙翼以己為人作墓誌為例，點出代筆書寫背後隱藏的歷史真相，往往與事實不盡相同，何況為了討生活替人書寫作傳的例子，從古到今所在多有；從此處看出甌北身為史家，對於歷史仍堅持應有懷疑的精神，考證歷史尋求真相，連帶也在文學作品中得到印證。

二、作品之紀實表現

詩歌不同於史書，從表達方式、語言文字的藝術性，與史籍的寫作手法有著相當程度的差異，然甌北抒發情感之時，作品中的「紀實」表現卻往往同史書追求真相的紀錄上有著歷史責任的相似。在《甌北集》內的許多作品中，記載了當時有關政治、社會、

¹⁸ 《甌北集》卷十，頁 163。

¹⁹ 《論語·衛靈公》卷十五，頁 5。(中華書局據永懷堂本校刊)。

²⁰ 《甌北集》卷二十七，頁 486。

²¹ 《甌北集》卷四十一，頁 820。

²² 《甌北集》卷十，頁 163-164。

經濟、以及文學等活動，這些紀錄藉由詩歌的形式書寫後，不僅讓後世的人們可以藉此了解到當時政經社會發展情形，亦顯示歷史亦可以詩歌的方式呈現。甌北詩創作題材多元，身為史家的身份背景，使得其在題材選擇、典故運用及創作規範上能夠融入史學態度，使得詩中自然呈現出一種「紀實」的特色。如《甌北集》卷四〈元日早朝即輪直內閣〉、卷五〈軍機夜直〉，寫的是甌北擔任內閣，夜值軍機處情形：

清切方知聖主勞，手批軍報夜濡毫。錦囊有策兵機密，金匱無書廟算高。樂府佇聽朱鷺鼓，尚方早賜紫貂袍。書生眊筆慚何補，不抵沙場斫賊刀。²³

當甌北擔任了內閣官員後，軍機夜值手握機密，方知國事如麻，尤其用兵西陲戰事瞬息萬變，使得聖主勞心傷神，後更自慚一介書生不敵沙場賊刀的內心掙扎。另卷六〈夜直〉抒發個人夜直時之心情，〈出軍機仍直內閣〉其二則直言身在官場，獲長官提攜重用卻難以避免他人背後指點的無奈，只得「却憑覆雨翻雲手，還得吟風弄月身。」²⁴藉由對「古人」書籍的探考，忘卻「今人」暗地裡攻訐。甌北對於個人在政途上的起伏，每藉詩歌紀錄之，在相當程度上發抒自我時下的感情，另外讀者也可藉也詩歌，穿越歷史空間隔閡，了解當時政治的狀況。

趙翼夜值之時，寫下他對於政治的敏感心情，並透過詩歌記錄下自己的所見聞，以抒發自己心情；而當皇帝西行甌北隨從之時，趙翼詩歌中的寫實精神則得到了發揮，《甌北集》卷八〈扈從途次雜詠〉，所記如〈帳房〉：「地恰規方丈，天惟隔一層。」²⁵、〈風旗〉：「不畫龍蛇動，偏分赤白明。」²⁶、〈土竈〉：「莫笑塵生甑，由來掘地炊。」²⁷其中所記取材自當時對外在事物的敏銳觀察，表現出一種自然寫實的效果。其他如〈晃燈〉、〈行床〉、〈矮桌〉、〈馬繩〉、〈駝筐〉、〈銅硯〉、〈皮包〉、〈皮碗〉、〈火鏟〉、〈短褂〉、〈戰裙〉、〈幔城〉、〈氈廬〉、〈御道〉、〈便橋〉、〈病駝〉、〈羸馬〉、〈割草〉、〈打柴〉、〈唧噥喊〉、〈苦拖力〉、〈買賣街〉、〈蒙古營〉、〈棒椎峯〉、〈羊腸河〉、〈塌子頭〉、〈達巴罕〉及〈入

²³ 《甌北集》卷五，頁 65。

²⁴ 《甌北集》卷六，頁 94。

²⁵ 《甌北集》卷八，頁 116。

²⁶ 《甌北集》卷八，頁 117。

²⁷ 《甌北集》卷八，頁 117。

古北口〉與〈曉行大寒〉等等，所述林林總總無所不包，有寫當地風土民情，亦載新奇事物，此類作品以圍繞作者之經驗，觸發對外物象敘述，發抒詩人心中想法，雖較無詩歌韻味可言，然卻充分展現出「紀實」的特色。

三、善於考證

趙翼部分詩歌中除了具備「紀實」特點外，另一方面也善於考證。這與乾嘉時期風行的考據風氣相關聯，文人學者在政治上不得發揮長才，思想亦受文字獄的禁錮所壓迫，求實、考據影響了整個社會的學術思想與風氣；趙翼創作的許多詩歌中，於是便出現了針對史實多方考證與思辯的作品來。一方面由於甌北具有豐富的史學知識，在駕馭這些詩歌時顯得得心應手，思辯切當，另一方面這類詩歌正適足在高壓的統治王權下得以存續，延續生命。

趙翼考證非僅是為學問而考，在其《甌北集》與《甌北詩話》、《陔餘叢考》等著作中亦常出現以勾勒史實，分條縷述各種問題的論證，從這些針對歷史問題的答案追求與考證裡，可見他對於歷史真相所抱持的懷疑態度；也正是這種「疑經」的態度使得其詩歌在創作上，比純粹以考據入詩的「學問詩」更具創新意義。例如《甌北集》卷二十四〈答友〉：「書難盡信常疑孟」²⁸看出趙翼面對歷史敢於懷疑與挑戰的精神，而卷二十八〈讀史〉：「動為前人抱不平」²⁹則頗有為前人事蹟做辯護的翻案意味存在，同樣見其史觀脈絡。又卷二十九〈游孝女測字養親詩〉：

相字古未聞，相傳始唐末。玉局崔道士，北千止剽奪。宣和謝潤夫，聲名徹禁闈。御書朝字來，知十月十日。問官得請字，謂未全言責。問孕得也字，謂腹有蛇疾……待乎南渡後，專家益輩出……至今江湖間，往往習其術……何哉游氏女，亦復矜弄筆……嗟哉女何賢，曾閱出巾櫛。豈惟夙慧深，托業良可卹……³⁰

此詩甌北引《北夢瑣言》、《夷堅志》、《寓簡》等資料，考究測字一事相傳自唐末崔道士，

²⁸ 《甌北集》卷二十四，頁 422。

²⁹ 《甌北集》卷二十八，頁 490。

³⁰ 《甌北集》卷二十九，頁 514。

後至宣和年間謝潤夫名噪一時，及至南渡後專家輩出，相字在社會上蓬勃發展，技術上更達到：「斯皆擅絕技，巧中百不失。」的地步；而詩中的主人翁游女，流落江湖以測字為業並奉養其母，賢慧之情自令人動容。此詩考證「測字」由來，敘述所遇游女以此謀生情事，同時具備了「考證」與「紀實」特點。又卷三十四〈大柳驛相傳為趙韓王授徒處〉詩，就「大柳驛」一地做考證，從遊歷訪遺蹟中追尋歷史流傳演變；同卷其他如〈白鹿洞書院〉、〈王文成公紀公碑〉、〈岳母墓〉與〈剝皮山〉等，或從人從事從地究查歷史，凸顯所記賢才忠良、愛國仁義之事，除考證外同時亦展現出與眾不同的史識。

甌北詩中考證特點另一方面也出現在「詩題」中，如卷三十一有〈戲本所演八仙不知起於何時按王室續文獻通考及胡氏筆叢俱有辨論則前明已有之蓋演自元時也沙溪旅館有繪圖成軸而題詩於上者詞不雅馴因改書數語於後〉一詩，「詩題」即對內容已作說明解釋，除從傳說考「八仙」一詞來由，更引《續文獻通考》等書以證。又有〈偶閱查初白集中有汴梁雜詩八首但稱梁宋遺墟殊未詳考按汴洲自朱梁以宣武軍得天下始建為東都然溫僭位猶在洛也末帝方即汴為京後唐仍遷於洛石晉至汴以其地便漕運乃定都焉漢周末因之劉豫受封亦嘗遷於此金海陵謀南伐宣宗避北侵又皆來都此汴京沿革故事也爰補其缺而以明之周藩附焉〉一詩，「詩題」多至一百二十六字，主要藉閱讀查初白集中發現「梁宋遺墟」之名稱問題而詳加考證，指出各朝代立都於汴之沿革，頗能看出甌北對於各朝歷史的熟悉程度。惟「詩題」爾過於冗長，使讀者更需費力研讀方能理解，似有意展示自我學問之淵博，稍露賣弄之嫌矣。

甌北詩歌的「考證」精神，從詩歌內容上見其對歷史脈絡的熟練掌握，更在「詩題」中展現其考證功夫，顯然是受到時代社會風氣之影響；尤在詩歌創作之時，甌北往往將自我的史觀意識融入其中，除適時地表彰儒家傳統道德思想，偶更表現出其個人對社會人文的關懷之情，可以說與傳統重學問為導向的「考據」功夫有所區別，不致與其詩之「性靈」傾向相衝突。

第三節 忠君與愛民精神

甌北詩歌題材多元變化，其中常因個人對萬事萬物的細心觀察體悟，隨筆記下，或成絕律，抑或五七言古詩，讀來常讓人心有戚戚。《甌北集》所收詩歌以編年排序，從其年輕意氣風發，展現「一手揮七制」的豪氣與壯志，至老年傷逝以及戲老的情緒常出現詩中，記錄了人生仕宦為官、歸隱著述、遊歷交遊各階段故事，其詩集亦可視其個人之傳記不為過。而在這部專屬於趙翼的傳記紀錄中，透露出甌北的生命態度充滿熱情；詩歌裏不時出現頌揚國朝武功紀盛，並屢屢展現自己投身報國為己任的忠君思想。另外趙翼在擔任地方官時親眼所見歷，知道即使盛世年代，人口流動與物價飆漲等社會問題依然存在，百姓仍舊不易衣食無虞，而出身貧寒的甌北，面對一般黎民百姓自然懷有一股使命感，促成其詩作亦常出現民胞物與的思想。

一、忠君愛國思想

趙翼身受儒家傳統教育，在政治倫理上明瞭「君事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的道理，而已身生於大清盛世，對於高高在上的皇帝，除了表達無限的敬意，也有崇拜的想法，故在生涯仕宦中，面對於乾隆皇帝三番兩次特旨遷調，趙翼始終遵照著乾隆的指示去做，不能直接地表達意見，甚至在乾隆將原屬趙翼的「狀元」與王杰之「探花」對調一事，面對聖意，甌北僅能默默接受，雖然心中或有情緒，最後仍明瞭皇意不可違，充分展現忠君精神。〈臚傳紀恩〉其三謂：「恩重始知無可報，才微自問有何長。供花插帽生輝處，也比山妻瘦面光。」³¹或許與「狀元」一銜失之交臂，最後仍舊感謝皇恩浩蕩，畢竟等待多年的一第，確實能聊慰家人多年背後的支持。又〈太恭人同舍弟夫婦及內子輩到官舍〉其二：

滇南回憶舊從征，敢望重聯骨肉情。蘇軾有人傳浪死，王陵愁母欲捐生。玉關竟得全軀入，蘭櫂翻勸盡室迎。此段團圍總君賜，感深轉使淚縱橫。³²

³¹ 《甌北集》卷九，頁 128。

³² 《甌北集》，卷十六，頁 269。

甌北是一位非常重視家庭的詩人，而在調任廣州後難得與家人團聚，回想起離家從軍在外點滴，更覺此刻親情的珍貴，面對此次遷調，不由得感謝乾隆的恩賜。又〈擢授貴西兵備道紀恩述懷〉中，「在遠尚蒙親簡擢，微軀何以答恩波。」³³說明自己深感於皇帝對自己的恩惠實無以為報，「私室報恩吾豈敢，祇應砥節報深知。」³⁴更是將自己忠君之思表露無遺。而卷二十〈壬辰冬仲以廣州獻獄舊事吏議左遷特蒙溫旨送部引見……途中無事感恩述懷〉十首，「忝竊朝班近廿年，闔家飽暖荷生全。」³⁵、「絲毫何者非恩賜，歸亦還遊浩蕩天。」³⁶是趙翼在乞呈奉養早歸途中，再度感激皇帝對其之憐愛。只是此時趙翼已下決心離開官場，「官罷君恩忍遂忘，尚餘禿館寫枯腸。」³⁷、「生平報國堪憑處，終覺文章技稍長。」³⁸表達除對乾隆的感謝之餘，而最想做的事情便是努力於文章事業，建立起能立名萬世的文學版圖。

除忠於君主之外，趙翼對於整個大清帝國的盛世發展，亦常表達頌揚之意，其《皇朝武功紀盛》四卷，寫平定三逆、朔漠、準噶爾、緬甸、兩金川、台灣及廓爾喀等述略，以歷史角度為清史留下註解，足見甌北對於國朝的認同與愛國之心；此外，每當清軍在軍事上取得勝利時，往往以詩紀之，例如〈聞經畧出師老官屯水陸攻圍緬人乞降班師奏凱詩以誌喜〉其一：

喜聞蠻徼以輸忱，東甲和門請獻琛。化外狡夷真革面，征南上相本攻心。花鬢譯使衣裁毯，貝葉番書字縷金。鐵壁關前歌大凱，勒勳應在最高岑。³⁷

此詩以大清朝為本位，頌揚軍事上的勝利，並且使狡夷心悅誠服歸順於清，詩中充滿著戰勝所帶來的欣喜之情，宛如聽見凱歌不斷在關前迴盪。又〈擬老杜諸將之作〉其十云：

三十餘年臥故林，何期戎馬動愁吟。無才徒作憂時語，未死終懸報國心。烽火何時停戰伐，江山依舊好登臨。老來光景無多日，要聽銷兵大凱音。³⁸

³³ 《甌北集》，卷十七，頁 286。

³⁴ 《甌北集》卷十七，頁 286。

³⁵ 《甌北集》，卷二十，頁 328。

³⁶ 《甌北集》卷二十，頁 329。

³⁷ 《甌北集》，卷十六，頁 264。

³⁸ 《甌北集》卷四十一，頁 804。

詩言退隱林泉多年，不期戰事引發憂愁，而思圖報效國家的心意不因年老而減，此詩除能展現趙翼的愛國之心，詩末對於止戰之企盼，更多了份對民生的關懷。

趙翼詩中除了大力讚揚國朝武功，凸顯表達出以大清帝國為榮的愛國精神外，在許多詠史詩裏，更利用歷史上多位愛國將相，甚至一般平民百姓之事蹟，藉由對這些人物之描寫與評價，映照出讀書士子忠於君王與國家，願為國做出犧牲的忠貞決心。例如卷三十一〈詠史〉其二：「孔明初出師，討賊氣甚壯。」³⁹以及其五：「荊公變祖法，志豈在榮利？蓋本豪傑流，欲創富強治。」⁴⁰孔明以匡復漢室為業，一生佐主鞠躬盡瘁，王安石為富國強民，不惜變法改革，兩人仕宦生涯無時刻戮力國是，可謂忠於國家之典型。而平民百姓對國家的愛國之心，相較於王公大臣亦不惶多讓，同樣是那樣地激昂與慷慨，在卷三十一〈諸羅守城歌〉云：「諸羅城，萬賊攻，士民堅守齊效忠。邑小無城只籬落，眾志相結成垣墉……孤軍力支重圍中，草根樹皮枯腸充……一砲打成血衝衝，尺腿寸臂飛滿空。戈頭日落更夜戰，萬枝炬火連天紅……」⁴¹詩中描繪諸羅士民力守孤城，眾志成城，即使戰況激烈傷亡慘重，城民仍舊堅守效忠，精神讓人感佩。又〈大忠祠〉（自註云：祀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

突兀黃祠府白洋，長令過客奠椒漿。綸無一旅圖邦復，殷有三仁繫國亡。事往南枝猶宰樹，年深東海幾栽桑。只今浪打崖山處，猶似胥濤氣激昂。⁴²

趙翼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往往不以其建立之功業為標準，卻常常以「心志」、「氣節」作選擇，詩中所祀三人均以堅決的心志與愛國的氣節得到歷史認可，趙翼一介書生，感其忠於國家故以誌之。

二、民胞物與思想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乃是儒家傳統教化的一環，甌北在擔任官職期間，面對廣大的農業社會，收成往往受到上天所左右，所見人民為生活所付出的努力

³⁹ 《甌北集》，卷三十，頁 548。

⁴⁰ 《甌北集》，卷三十，頁 549。

⁴¹ 《甌北集》，卷三十一，頁 569。

⁴² 《甌北集》，卷十七，頁 278。

與收穫不成正比，且官府剝削與社會問題日益嚴重，往往觸發其同情的心理，在相關的作品中，自然容易站在民眾的角度立場為其發聲，展現了民胞與與的思想。其〈移守廣州在途次聞命即赴新任為得與鎮安士民一別也今到廣已五閱月鎮安老民陳恂等五十餘人不遠三千里送萬民傘到署為感其意而作此詩〉：

數千里外野人芹，殊愧依依眾士民。黃傘豈多遺蔭在，緇衣偏荷改為新。及身樂布祠其社，他日廉頗憶趙人。僕指平生宦遊蹟，此邦風俗最稱淳。⁴³

此詩為趙翼擔任鎮安知府之政績作了最佳明證，由於任內能苦民所苦，採寬大政策，並革除弊政，故甚得人民愛戴。在移守廣州之時，鎮安老民等不遠千里送傘到廣州辦公處，由此可知趙翼之政聲洋溢，深得民心。另卷十九有〈途中雜詩〉其一：

梯田高下滿坡坵，都有心泉浸綠禾。最喜道旁聽好語，秋成今歲十分多。⁴⁴

詩中即明甌北最喜聽到的事情，乃是農民在辛苦地耕耘工作後，有個豐收的一年，「民之所欲」可謂常在其心，足見對平民百姓的關懷之情。又〈喜雨〉：

曉枕懵騰睡起遲，驚聞浙瀝到梅枝。今年利市應三倍，發筆先成喜雨詩。(其一)

兒輩何知望語殷，閑窗弄筆仿平原。方臨乞米書難就，忽喜牆間屋漏痕。⁴⁵(其四)

趙翼從睡夢中醒來，聽聞雨水淅瀝之聲，喜悅之情促使其發筆記之；因其將百姓的真實需求當作自己的企盼，故在雨勢來臨之時，顯得特別快樂。然中國傳統的農業社會裡，農耕技術普遍不發達，農業收成常受制於氣候環境的影響，使得收成不夠穩定。卷十九〈苦雨〉云：

⁴³ 《甌北集》卷十六，頁 273。

⁴⁴ 《甌北集》卷十九，頁 323。

⁴⁵ 《甌北集》卷三十，頁 533。

經旬積雨暗林烏，黯黯秋容晝亦暝。天是漏天誰補石，路非棧路亦淋鈴。歲收漸恐呼庚癸，方法空傳寫丙丁。可惜山家好菽麥，寒枯已改舊時青。⁴⁶

寫連下十數天的雨勢毫無停歇跡象，詩人心中所掛念的，是百姓種植的作物漸受寒致枯死，影響所及，農民賴以為生的收成恐將再度欠收不足。詩人心中的擔憂正如同百姓的心情一樣，圍繞在為生活奮鬥的環境裏。除了雨勢不停造成農害，當時亦常因雨水不足而致旱災，觀其〈苦旱〉：

黃梅天，長年大雨水沒田。記得兒時赤腳走，漁船直泊柴門前。胡為自我歸田後，三年已遭旱兩年……層層築壩似梯級，欲捲水從梯上天。可憐長河亦成線，早晚枯盡蝸牛涎。綠秧如針插不得，安望顆粒登場圓。少時雖貧食指少，升斗便可數命延。如今家累且十倍，謀生更比貧時艱。豈天嗔我去官早，將飢來驅使這鞭。中夜撫膺起歎息，繁星磊落方高懸。⁴⁷

詩中言及趙翼退隱後的三年中，已發生兩年旱災，農民賴以種植灌溉的河流不但枯竭，致使插秧耕作不但無法進行，接連生計亦受到影響；甌北此時整個家族人口的增加，更讓他自嘲是否過早退隱，以致生活仍舊如此地艱難。在徐洪興的《殘陽夕照》中特別提到：乾隆中後期階段，由於社會長期地處在和平階段，乾隆朝的人口得到迅速的成長，當時的全國人口數字達到了三億左右。比康熙末年的兩千五百萬左右驟增了十多倍，整個國家的生產增長遠遠趕不上人口增長，以致造成廣大老百姓的貧困生活。⁴⁸趙翼以其本身經歷，間接凸顯在乾隆盛世的背後，隱含了人口激增的社會問題，已造成人民生活的沉重壓力與負擔。

除了天然災害、人口結構造成的社會問題外，通貨膨脹造成的經濟問題亦在詩中出現，可見甌北關懷民生甚深，其詩〈米貴〉：「米貴如珠豈易量，午炊往往到斜陽。老夫近得休糧法，咀嚼新詩誑餓腸。」⁴⁹以趙翼「歸免饑寒尚俸錢」⁵⁰的條件下，仍舊以咀嚼

⁴⁶ 《甌北集》卷十九，頁 324。

⁴⁷ 《甌北集》卷二十二，頁 378。

⁴⁸ 徐洪興，《殘陽夕照》，（臺北：年輪文化事業公司，1998年初版），頁 162-163。

⁴⁹ 《甌北集》卷二十九，頁 530。

詩作來忘記飢腸轆轆的感受，更遑論佔人口多數的平民百姓，生活是何等之艱苦，藉此影射出米價的高不可攀。又詩〈米價日增旅食不免節縮書此一笑〉：

未試仙家辟穀方，且謀節食為空囊。梅花瘦我疑孤鶴，菜把驕人食萬羊。門館漸稀留客飯，奴童竊誚減軍糧。却慚書生空填腹，不抵充饑一麩糠。⁵¹

在糧食有限人口不斷增加的狀況中，再有學問的讀書士子仍舊必須向現實低頭，僅能節食過日子。詩歌在此反映的，是詩人眼見米貴的情形，影響著社會上的眾多百姓根本吃不飽飯，實際的部分更包含了日益嚴重的官僚貪污問題、土地問題以及天災等，在這樣的環境中幾乎使得人民難以生存了。趙翼在歸隱山林後以著述讀書為業，不斷在書本裡找尋發展的空間，在面對芸芸大眾的勞苦生活下，自然衍生出悲天憫人的情懷來，更在詩作中發揮了民胞物與的精神。



⁵⁰ 《甌北集》，卷四十一，頁 798。

⁵¹ 《甌北集》，卷三十，頁 536。

第四章 《甌北詩話》對唐代詩人之批評

第一節 趙翼論李白(701-762)

《甌北詩話》分卷論述，趙翼將李白放在第一卷，足見其對於詩人李白的重視程度，本卷以人物為中心提出見解，於詩話體裁中本不多見，卷內有關詩人本身個性、家庭婚姻、以及詩歌主題的討論，更是旁徵博引歷史諸家考評，試圖釐清真相的態度在文中不時讓讀者親身感受到，使得本卷詩話在趙翼的書寫下，更具特色。

一、李白生平略述

趙翼論李白少年云：「青蓮少好學仙，故登真度世之志，十詩而九，蓋出於性之所嗜，非矯托也。然又慕功名，所企羨者，魯仲連、侯嬴、酈食其、張良、韓信、東方朔等，總欲有所建立，垂名於世，然後拂衣還山，學仙以求長生。」¹此段話語十分恰當地解讀李白少年時志向，即希冀自己能建立起像張良、韓信與東方朔一類的功業，留名後世，並在達到此目的後，隨則飄然離去；顯然榮華富貴並非李白最終的選項，而這種同時具備「入世」建立功名與「出世」還山求仙的態度，甌北則解讀純粹是性靈自有所致也。趙翼舉例〈贈裴仲堪〉一詩，詩云：「名主倘見收，烟霄路非遐。時命若不會，歸應鍊丹砂。」²說明了對於命運的安排有著隨遇而安的處世胸懷，即使非時命所需，亦適足以遂其求仙之道；另〈從駕溫泉贈楊山人〉云：「待吾盡節報明主，然後相攜赴白雲。」³、〈登謝安墩〉云：「功成拂衣去，歸入武陵源。」⁴，在這些詞句裏不斷地強調最後將以「鍊丹砂」、「白雲」以及「武陵源」作為最後的歸宿，同樣地說明李白個人「功成身退」的心態。

趙翼理解李白對功名的企盼，僅是其一展抱負的手段，最終目的仍回歸於仙道之追求。在李白詩中出現這樣句意的作品，除趙翼所舉之外，尚有明證，例如〈古風，五十

¹ 《甌北詩話》卷一，頁4。

² 瞿蜕園等校注，《李白集校注》卷九古近體詩，（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3月），頁601。以下所引李白詩同此版本，不贅。

³ 《李白集校注》卷九古近體詩，頁625。

⁴ 《李白集校注》卷二十一古近體詩，頁1226。

九首〉其十八：「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⁵、〈行路難〉之三：「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⁶、〈當塗趙炎少府粉圖山水歌〉：「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殺人。」⁷等等，這些作品裡同樣表達了李白內在的自我，在面對功名所帶來權力富貴並不戀棧，而是希望有一個舞台可以讓他一展抱負，完成經世濟民的理想後，便能專心地去求仙成道了。⁸

功名對一個讀書人而言，絕對是一件要緊的事，它代表了學而優則仕的儒學終極目標，也象徵了文人在政治上的最大成就。而趙翼論李白之功名觀云：

青蓮雖有志出世，而功名之念至老不衰。集中有〈留別金陵諸公〉詩，題云〈聞李太尉大舉秦兵百萬出征懦夫請纓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還〉。按李光弼為太尉，在上元元年，統八道行營鎮臨淮。青蓮於乾元二年赦歸，是時已在金陵矣，一聞光弼出師，又欲赴其軍自效，何其壯心不已耶？或欲自雪其從璘之累耶？⁹

趙翼對李白欲自雪從璘之累的懷疑，從此詩言恐不足得到印證；然詩成之時李白年已六十二歲，在聽聞李將軍欲出征之消息後，李仍存老驥伏櫪的壯志，可見其欲在有生之年建立屬於自己的功業，免於壯志未酬的遺憾，惜不從人願，路途一半即因病而返。

從李白時而表達將歸返山林意念的詩作，與李白年老仍念念不忘於建功立業一事，藉由趙翼的說明，讓我們得知李白個人所具備的鮮明個性，除了具有經世濟民的政治理想，同時也懷抱著求道登仙的浪漫情愫；也正是因為如此態度使得李白在遭遇政治挫敗甚至尋陽入獄之時，仍不自悲自艾，趙翼認為這是因為其胸懷磊落緣故，《詩話》云：

青蓮胸懷灑落，雖經竄徙亦不甚哀痛，惟〈上崔渙百憂章〉有：「星離一門，草擲二孩」之語最為慘切，蓋在獄中作也。及流夜郎途次，別無悲悴語。¹⁰

⁵ 瞿蜕園等校注，《李白集校注》，卷二古詩，（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3月），頁126-127。

⁶ 《李白集校注》卷三樂府，頁242。

⁷ 《李白集校注》卷八古近體詩，頁543-544。

⁸ 參見張豈鳳，〈趙翼甌北詩話論李白〉，《輔大中研所學刊》第24期，100年10月，頁126。

⁹ 《甌北詩話》卷一，頁8。

¹⁰ 《甌北詩話》卷一，頁7。

趙翼以〈西塞驛寄裴隱〉、〈贈辛判官〉、〈贈劉都史〉等詩，指白遭貶謫後，賓客尚多且多有投贈之作，又〈贈常侍御〉、〈贈易秀才〉、〈漢陽病久寄王明府〉等，說明是時李白之詩不但無矢志怨載之感，更隱有一股豪氣。

二、論李白詩

趙翼論李白詩歌，予以極高評價，首述古風，再評樂府，言其地位無可取代，並於《詩話》開頭便說：

詩之不可及處，在乎神識超邁，飄然而來，忽然而去，不屑屑於雕章琢句，亦不勞勞於鏤心刻骨，自有天馬行空，不可羈勒之勢。若論其沉苛則不如杜，雄鷲亦不如韓，然以杜、韓與之比較，一則用力而不免痕迹，一則不用力而觸手生春，此仙與人之別也。¹¹

此段話可以凸顯李白的詩歌中充滿著一股自然的氣息，且能有效地驅遣語言文字，不受外在格律所拘束，創造出屬於其個人獨特的風格。如同〈將進酒〉中「黃河之水天上來」的氣魄般，令人不可逼視，就是這樣子的氣魄，給人爽朗的、解放的、無拘無束的愉快之感。¹²甌北對李詩的評價於此不但表達得清楚明白，《詩話》裏對李白詩的論述亦是以此為中心對外展開，尤將其詩格與杜、韓做出區隔，整體而言更提升了李白詩歌之不可取代之層次。

甌北特別推重李白古風，因正適合其才氣縱橫，全以神運的創作風格，而對所作律詩，則因其所作不多，且是時詩體尚未發展完備，故不多著墨，《詩話》云：

青蓮一生本領，即在五十九首〈古風〉之第一首。開口便說〈大雅〉不作，騷人斯起，然詞多哀怨，已非正聲。至揚、馬亦流宕，建安以後更綺麗不足為法，迨有唐文運肇興，而已適當其時，將以刪述，繼獲麟之後。是其眼光所注，早已前無古人，

¹¹ 《甌北詩話》卷一，頁1。

¹² 見李長之，《李白傳》，(北京：東方出版社，2010年11月第1版)，頁249。

後無來者，直欲於千載後而上接風、雅。¹³

甌北以為李白一生本領，精采處即在〈古風〉之第一首¹⁴，於此詩中，李白表達了對於整個詩歌史的敘述和評論，同時亦把自己作詩的意向交代得很清楚。他慨歎「大雅久不作」，更痛心「王風委蔓草」。鄙棄「綺麗」而崇尚「清真」，更要以繼承孔夫子所刪之《三百篇》為己任。¹⁵此詩不但具體反映了李白的文學主張，趙翼謂之「足以起八代之衰」實是允當。朱契言：「太白詩歌類多才華煥發，逸氣縱橫，獨《古風》五十九首，不逞才，不使氣，渾渾穆穆，如天之浩浩，似海濤之漫漫，蓋為純性靈之作……其一生思想品格，立志行事，以及其修養之功夫，詩學之造詣，皆包含與其中，謂為太白詩之大成，不為過也。」¹⁶朱氏所言，將《古風》視為李白集大成之作，實同樣證明趙翼對李白古風的評價。

趙翼評李白樂府詩，則以為該體乃其逞筆力之具也，《詩話》云：

青蓮工於樂府，蓋其才思橫溢，無所發抒，輒借此以逞筆力，故集中多至一百十五首。有借舊題以寫己懷、述時事者……其他皆題中應有之義，而別出機杼以肆其才。

¹⁷

甌北所論除將李白所作之樂府分類區別，更針對以舊題寫作的樂府，易為說詩者曲為附會的情形提出說明，趙翼認為詩家「遇題觸景」，即有吟詠之情形，十分符合詩家易受外在事物感動的特性，豈必有所為而特為之？甚至是為了批評、諷刺而將詩意隱晦於舊題之中了。特別的是，與李白同一時期的詩人們，幾乎都投身於近體詩的創作潮流裡，尋找詩的格式美、文字美以及音韻美。所謂「吟安一個字，撚斷數根鬚。」述說的正是

¹³ 《甌北詩話》卷一，頁1。

¹⁴ 李白〈古風〉其一：「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頰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原古，垂衣貴清真。羣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眾星羅秋旻。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見《李白集校注》卷二古詩，頁91。

¹⁵ 王雲五主編·劉維崇著，《李白評傳》，（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70年4月初版），頁226。

¹⁶ 朱契，〈李白古風之研究〉，收於夏敬觀等著，《李太白研究》，（臺北：里仁書局，1985年），頁253。

¹⁷ 《甌北詩話》卷一，頁3。

此時詩人苦吟的情形。但李白卻是超然地站在潮流之外，持續地創作「古風」與「樂府」，這當然與他個性喜愛自由，不願受句法格律所拘束有關，然這類源於風騷，師法漢魏且骨氣奇高與詞采華茂的詩作，經過歷史淬鍊，終受後人的重視與讚賞。《唐詩品彙》：「詩至開元天寶間，神秀聲律，粲然大備。李翰林天才縱逸，跌宕人群。上薄曹、劉，下該沈、鮑。其樂府古調，能使儲光義、王昌齡失步，高適、岑參絕倒，況其下乎？」¹⁸書中所示李白樂府之高，超越了儲、王、高、岑，正如同趙翼所言「直欲與千載後上接風、雅」。

至於詩家往往好奇句警語一事，甌北則指李白雖不刻意追求，在藝術技巧上表現卻仍自精妙切當，彷彿擁有另外的世界與情趣，《詩話》云：

詩家好作奇句警語，必千錘百鍊而後能成，如李長吉……至少陵之……昌黎之……實足驚心動魄，然全力搏兔之狀，人皆見之。青蓮則不然。如：「撫頂弄盤古，推車轉天輪。」「女媧戲黃土，團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如沙塵。」〈上雲樂〉「舉手弄清淺，誤攀織女機。」〈遊泰山〉「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官閣。」〈橫江詞〉。皆奇警極矣，而以揮灑出之，全不見其錘鍊之迹。¹⁹

甌北又以詩家為求奇句，無不想方設法鍛鍊字句以見其功為例，反指詩一入青蓮手，雖他人百思不到，李便得信手揮灑而自成傑作，宛如未經構思般，足見其才思敏捷。如同近人楊國娟所言：李白的詩，就像是天外飛來般有著綺麗的色彩，充滿誇張幻想，李白的酒，則是他靈感的來源，使他的文思縱橫四海，上下幻想與飛揚。²⁰

三、趙翼對李白之考證

《甌北詩話》評李白時出現多面之考證，有關個人的部分，如考青蓮年歲、婚姻以及入永王璘之事，而在作品上，則考證《古風》五十九首年代先後之編次問題，與流傳

¹⁸ 明·高棅編《唐詩品彙》五言古詩敘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7月第1次印刷)，頁47。

¹⁹ 《甌北詩話》卷一，頁2。

²⁰ 見楊國娟，〈李白詩中的誇張特色與數字美學〉，收於薛天緯等編，《中國李白研究》，(合肥：新華書店，2007年8月第1次印刷)，頁298。

詩文作品之真偽，充分展現趙翼勇於面對歷史問題，並根據自己史學見識詳加考證的功夫，今就其從永王璘一事與其個人家庭婚姻略述。在李白的政治生活中，遭遇最大挫折並引發後世討論的事件，即是從永王璘。此事作為歷史事件觀察，李白當時不僅不見容於唐宗室，其後受到繫獄、流放等迫害更是李白晚年最大的危機，且當時的學者文人對此多與責難，亦接連影響了對他的詩歌之評價。

對於李白從璘之說自來說法分歧，有說是自願，亦有言其受脅迫所致，一種是認為從逆不道，有損士節，如朱熹即是主張此種看法的代表，他說：「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愚之，詩人沒有頭腦至於此。」²¹此說不但指其從反，甚至將李白說成一位慫恿永王去謀竄帝位的人。一直到清朝的洪亮吉亦支持此說法，他說：「詩人不可無品，至大節所在更不可虧……李太白於永王璘以難為諱……喪檢則有之，失節則未有也。」²²顯然更將李白歸類為喪失節操的罪人。另一種說法則完全站在李白的立場，試圖為李白從永王璘一事做合理解釋，以為是迫於無奈受到脅迫所致的行為，並不影響其高潔的人格。蘇軾在〈李太白碑陰記〉中說：「太白之從璘，當由脅迫。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²³清人潘德輿亦同意此說法，其言：「夫脅而來，逃而去，辭官棄金，未汗爵賞，白之心事行跡，亦可以告天下後世矣……」²⁴兩者同樣為李白從璘一事，解讀為不得已受脅所起，不必受到指責。

趙翼在考證李白從永王璘一事的態度上，則試圖從李詩文中追尋當時事發緣由與真相，以為應是受脅迫而從璘。首先根據歷史記載，《舊唐書·白本傳》記載：「玄宗幸蜀，在途以永王璘為江淮兵馬都督、揚州節度大使，白在宣州謁見，遂辟為從事。」²⁵從《舊唐書》本以李白「謁見」一說，似指李白乃是自動前往璘處，惟《舊唐書》所載應不可靠，原因是《舊唐書》本所記永王璘官銜乃「江淮兵馬都督揚州節度大使」與《通鑑》所載「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西道節度督使」不同，且與《舊唐書》中〈璘本傳〉亦異，固不可信。又趙翼依據〈贈江夏太守詩〉中，李白自敘被永王璘招致入幕之事：

²¹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8冊卷136，（臺北：文津出版社，1986年12月），頁3248。

²² 清·洪亮吉，《北江詩話》卷四，（臺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71年9月），頁119。

²³ 宋·蘇軾〈李太白碑陰記〉，收於《蘇東坡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9月初版），頁397-398。

²⁴ 清·潘德輿，《養一齋李杜詩話》卷一，收於郭紹虞編選《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6月），頁2178。

²⁵ 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類編·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卷190下，列傳140下，總頁5053-5054。

「半夜水軍來……迫脅上樓船。」更直指《舊唐書》所謂白謁見璘於宣城者，實非有之事也。趙翼除明《舊唐書》所記之非，更從李白諸詩作中尋覓其從璘緣由，表示李白當時從璘之意，原在藉以建功立業，以及能於亂世中勤王匡正，恢復政治上原有的秩序，絕無悖逆之心。《詩話》云：

青蓮本學縱橫術，以功名自許，其從璘正欲藉以立功，故所作〈永王東巡歌〉第二首即云：「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已隱然以謝安自許……第五首云：「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賢王遠道來。」方美其能勤王……且〈在水軍宴與幕府諸公〉詩云：「所冀旄頭滅，功成追魯連。」亦正以討賊為志也。然則謂青蓮有從亂之意，故不待辨也。²⁶

趙翼所持觀點從李白詩出發，並參照平日作為，指李白從璘乃是為了建立個人事功，而非貪圖權富，詩中自許謝安即可明證；而〈永王東巡歌〉中所言，對於永王所作為更美其能勤王，並判斷白從璘之前，並不知永王是否已起窺江左之心，故以從永王璘一事而妄言白有從亂之意，乃不辨自明也。此時與李白有著深摯友情的杜甫，則在〈夢李白〉中為其發言，其一云：「冠蓋滿京華，斯人獨顛顛。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²⁷充分表達了杜甫為李白無辜受罪的忿忿之情，尤其第三句「孰云網恢恢」之言，更表現出對朝廷的質問與抗議，甚至可以說否定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的言論，杜甫力為太白辨謗的熱心激情，於此深深可見。²⁸

對於李白的婚姻狀況，依據魏顥〈李翰林集序〉記載：「白始娶于許，生一女二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于劉，劉訣；次合于魯一婦人，生子曰頗黎；終娶於宋。」²⁹可知李白一生有過四次婚姻，而「始娶於許」則是第一次。甌北針對李白與許氏的這段婚姻，《詩話》考云：

²⁶ 《甌北詩話》卷一，頁6。

²⁷ 唐·杜甫著 清·楊倫箋注，《杜詩鏡銓》卷五，（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8月），頁232。

²⁸ 見喬象鍾，〈李白從璘事辨〉，收於夏敬觀等著，《李太白研究》，（臺北：里仁書局，1985年），頁482。

²⁹ 魏顥，〈李翰林集序〉，見於《李太白全集》，（臺北：台灣東方書店，1956年4月），頁2。

青蓮妻許氏，見曾鞏序，謂白自蜀至楚，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圉師之家，以女妻白，因留雲夢三年。青蓮〈上安州裴長史〉亦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女孫，便憩息於此，至移三霜。」是青蓮娶許氏之明證也。³⁰

甌北言李白娶許氏之後，停留雲夢一地三年；又李在〈秋于敬亭送從姪崑遊廬山序〉中曾言：「及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觀，久隱安陸，蹉跎十年。」³¹說明李白到安陸一地，被許相公家招贅為婿，前後已經十年。值得注意的是這段婚姻乃是以贅入婿，然李白在思想上卻沒有什麼壓力，甚至拿出來當作寫作材料，這在唐代尚保有歧視贅婿的社會風氣中，顯得格外引人注目。周勛初指出李白對於社會上的世俗之見，有其超越的一面，但為追求權貴之家最終仍屈尊就婚，卻也反映了李白未能免俗而熱衷的一面。³²

魏顥〈李翰林集序〉中之「終娶於宋」，所指即是李白與宗氏的這段婚姻，趙翼在考察這段婚姻時，根據集中〈竄夜郎至烏江別宗十六環〉一詩，卻留下了疑問，詩話云：

「我非東床人，令姊忝齊眉。……適遭雲羅解，翻謫夜郎悲。拙妻莫邪劍，及比二龍隨。慚君湍波苦，千里遠從之。」似青蓮竄時，宗氏妻與之偕行，而氏弟環送之者，則又有一宗氏妻矣。³³

〈竄夜郎至烏江別宗十六環〉一詩應作於前元元年(758)，李白因永王璘之亂遭累，謫放夜郎，其妻弟宗環前往潯陽送行時李白有感所作。甌北依詩中所言「拙妻莫邪劍，及比二龍隨。」句，推測李白流放夜郎時，有一「宗室妻」與之同行，至於與宗環送行的「宗氏妻」是誰，則提出「刻本誤許為宗」、「或許是妻先亡，繼娶宗氏耶？」之不可解疑問。安旗於此處認為宗夫人應是與其弟宗環一同為李白送別。³⁴趙翼則考證李白後來的贈內詩中，確認了其妻留居豫章而未從行的證據，詩話云：

³⁰ 《甌北詩話》卷一，頁9。

³¹ 《李白集校注》卷二十七序，頁1566。

³² 參見周勛初〈李白兩次就婚相府所鑄成的家庭悲劇〉，收於周勛初編，《李白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頁301-306。

³³ 《甌北詩話》卷一，頁9。

³⁴ 安旗主編，《李白全集編年注釋》，(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頁1284。

按青蓮先有〈送內尋廬山女道士李騰空〉詩，及在潯陽獄，又有〈寄內〉詩云：「多君同蔡琰，流淚請曹公。」流夜郎後，又有〈寄內〉詩云：「北燕春歸看欲盡，南來不得預章書。」³⁵

所謂「南來不得預章書」正是李白與宗氏分隔兩地的最好證明；又其二人結為夫妻後，由於先後經歷過安史之亂與流放夜郎兩大事件，因之以宗氏為對象創作的贈內詩，例如亂前的〈秋浦寄內〉、〈自代贈內〉與〈秋浦感主人歸燕寄內〉等詩，與安史之亂期間〈別內赴征三首〉，以及長流夜郎前後所寫下的〈在潯陽非所寄內〉、〈南流夜郎寄內〉等詩，既互為關連又各具特點，充分見證時代動亂中夫妻情深意篤，患難與共之情。³⁶

趙翼論李白之人，以為有登仙求道之志，亦有入世濟民之心，兩者共存在李白的生命態度中，非但沒有衝突，同時反應了他進退灑脫不受拘束的性格，趙翼言其性靈自有之致，所言確實。另對於其從永王璘一事，《甌北詩話》為其平反眾家批評，認為李白人品與志向，當不至於做出叛逆之事，評價李白詩歌，則言其地位不可取代，並與杜、韓與之相較，指仙與人不同之處，一則渾然天成且觸手生春，另一則是過於用力而不免痕迹。其中精采作品，則以古風為首，認為其能承繼漢魏優良傳統，揚棄哀怨之聲，時是前瞻之論。

³⁵ 《甌北詩話》卷一，頁9。

³⁶ 王輝斌，〈論李白的贈內詩〉，收於薛天緯等編，《中國李白研究》，（合肥：新華書店，2007年8月第1次印刷）頁283-286。

第二節 趙翼論杜甫(712-770)

一、杜甫生平略述

杜甫，字子美，號少陵野老，唐朝現實主義詩人，著作以社會寫實著稱。趙翼言杜甫之人，引宋祁(子京)修《唐書》好取材小說一段：「〈杜甫傳〉云：甫嘗醉登嚴武之床，呼其父字。武欲殺之，冠鈎於簾者三，其母救之，乃止。」³⁷ 甌北在此引劉後村舉杜甫〈哭嚴僕射歸櫬〉及〈八哀詩〉、〈諸將〉等詩為例，辨明杜、嚴二公交情甚篤，嚴豈有殺杜之理？《新唐書》傳中所言應非屬實。筆者據《舊唐書》說法：

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偏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床，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甫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畯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

38

依書中記載，嚴武與杜甫兩人世舊，惟甫無器度，甚至憑醉登武之床，時而縱酒長嘯，狎蕩鄰里，時嚴雖位高於甫，卻仍不以為忤，此處所載亦與宋子京所言相左。趙甌北更考其緣由，認為「蓋二公少時，本以文字及戚誼相交契，武初鎮蜀，杜來依之，彼此以故人相接，歡然無間！……及再鎮蜀，表杜為工部員外郎，參謀幕府，則已為其屬官。……而杜猶以故人自待，不免稍有取嫌之處。」³⁹，趙翼指出杜甫與故友嚴武雖得舊識之交情，政治上卻已因身分不等而身處下屬，是時杜甫面對嚴武態度，仍舊不拘小節，以致表現出狂誕自負的態度，推測其原因，可能來自於寄人籬下有志不得伸之故。按宋祁《新唐書》說法中：

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洲，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為歌

³⁷ 宋·宋祁 歐陽修編，《新唐書》，收於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類編·新唐書》卷 201，列傳 126(臺北：鼎文書局，1979 年)，總頁 5738。

³⁸ 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類編·舊唐書》(下)卷 190 列傳 140，(臺北：鼎文書局，1979 年)，總頁 5054-5056。

³⁹ 《甌北詩話》卷二，頁 19。

詩，傷時僂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⁴⁰

杜甫生平因遭遇多次流寇之亂，間接使得他在從政為官的路途上屢次受挫，當時雖與李白齊名，但其個性曠放不自檢，甚而以天下事為己任的衝突態度，更加深杜甫心中不現於世的沉鬱；又其身兼讀書人之節氣，不忘其君的忠貞，於是在亂世中，唯只能憐其忠也。

(一)、家庭

在考究杜詩中發現杜甫針對家庭所創作的親情詩，展現出家庭觀念的重視，並緊密地結合對社會的關懷，與對國家深切的期望。杜甫晚婚，妻楊氏為其生養三男三女，幼子於天寶十四年在奉先因斷乳餓死，在湘湖所生之女則未滿周歲夭折。這位影響著歷代中國詩歌發展且創造出無數古今絕唱的作品，其豐富多樣題材成為歷代詩家創作泉源，何以今日生活窮困潦倒至此，甚至連自己的兒女都無法提供最基本的需求而餓死，這對一位秉持著望族名門，希望在政治上一展長才，施展理想與抱負的杜甫而言是何等痛苦的遭遇，杜甫在其〈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詩中言：

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餓已卒。
吾寧舍一哀？裏巷亦嗚咽。所愧為人父，無食至夭折。豈知秋禾登，貧簞有倉卒。

41

詩中杜甫一方面表達對自己老妻的疏於照顧，言及對幼子餓死時內心的悲痛，豈是一般人所能承受。身為父親卻未善盡照顧家庭的責任，他在仕途上所作的努力仍無法一伸長才，不啻是對自己最無情的打擊嗎？杜甫透過在旅途見聞，控訴政治混亂戰禍頻仍，導致民不聊生，此處更把家庭責任擴大成為國家責任的一部分，間接影射出沒有政治上的穩定就無法建立起家庭上的安定，同時也看出了杜甫對家庭觀念的重視。

杜甫在對面對自己家庭時，其詩中看出他對小孩的關愛，〈彭衙行〉這首詩中：

⁴⁰ 宋·宋祁 歐陽修編，《新唐書》，收於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類編·新唐書》卷 201，列傳 126(臺北：鼎文書局，1979 年)，總頁 5738。

⁴¹ 唐·杜甫著 清·楊倫箋注，《杜詩鏡銓》卷三，(臺北：里仁書局，1981 年 8 月)，頁 111。以下所引杜甫詩同此版本，不贅。

癡女饑咬我，啼畏虎狼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嗔。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
一旬半雷雨，泥濘相牽攀。⁴²

作為一位父親，最快樂之事莫過能為子女無悔地付出，看著他們一一長大成人，然而當杜甫因為經濟困頓，必須忍耐癡女饑咬父親之臂，此種痛楚乃是深入內心，無處排解的痛，而杜甫乞索苦李以為果腹時之心酸又豈是常人所能忍受。

趙翼論及杜甫的生平時，有言：「杜少陵一生窮愁，以詩度日」⁴³云爾，又「詩人之窮，莫窮於少陵。當其遊吳、越，遊齊、趙，少年快意，裘馬清狂，固尚未困厄。天寶六載，召試至長安，報罷之後，則日益饑窘。」⁴⁴在這段描述中透露了杜甫早年曾有過一段裘馬清狂、快意自得的日子，此時期的詩風如〈登兗州城樓〉、〈望嶽〉等篇皆透露出杜甫積極進取的情懷。惟長安報罷後，其家庭經濟隨著杜甫入蜀、夔州、至湖南等地，漸致生事不給，朝不謀夕。例如在〈程錄事還鄉攜酒饌來就別〉詩中：「內愧不突黔，庶羞以賙給。素絲挈長魚，碧酒隨玉粒。」以及夔州後〈王十五前閣會〉詩云：「病深虛俊味，何幸飫兒童！」諸詩作中⁴⁵，大略可以看出杜甫經濟的狀況，而在甌北考據下，其生活是否真如其所言般困頓？《詩話》云：

古人流寓，往往先營居宅。杜詩云：「杜曲幸有桑麻田。」又〈寄河南韋尹〉一首，自注「甫有故廬在偃師，公頻有訪問」云。是杜曲、偃師，皆有少陵田宅，不知何以寄妻子於鄜州？蓋因祿山之亂，河南、長安所在被兵故耳。因妻子在鄜，而託贊上人為覓棲止之所。先擇東柯谷，次及西枝村，卒結茅於同谷。未幾入蜀，結廬於浣花江上。其後入巫峽，又有「前江後山根」之居。已而巫峽敝廬贈崔侍御而至夔州，先寓西閣，旋卜居赤甲，又遷瀘西，再遷東屯。此數年中，課辛秀伐木，遣信行修水筒，催宗文樹雞柵，使獠奴阿段尋水源，使張望補稻畦水，其辛勤較成都十

⁴² 《杜詩鏡銓》，卷四，頁 166。

⁴³ 《甌北詩話》卷二，頁 11。

⁴⁴ 《甌北詩話》卷二，頁 20。

⁴⁵ 《甌北詩話》卷二，頁 21。

倍矣。後將出峽，則以果園四十畝贈南卿史而去。以後流落湖、湘，並無突黔之地矣。……少陵則偃師、杜曲尚有家可歸，且身是郎官，赴京尚可補選，乃不作歸計，處處卜居，想以攜家不能遠涉之故。甚矣，妻子之累人也！⁴⁶

對於這位有「田宅」、「桑麻田」、且「處處卜居」結蘆浣花江上的困頓詩人，詩中所言之窮困情形，何以與實際有如此大的差別？依據葛立方《韻語陽秋》說法「老杜避亂秦蜀，衣食不足，不免求給於人。」可見杜甫一生多為生活奔走，但其詩中過於誇大貧窮的敘述是不合實情的。⁴⁷

(二)、聲名：

杜甫對於自我形象的關注，與對自我將名留詩史的自負，乃非常人之氣魄所能為。李、杜兩人在仕途境遇上雖不同，然杜甫卻自覺自身才力與李白橫溢的才氣不相衝突，在心靈層次上達到一定和諧，以致認為二人將留名千秋萬世。甌北言：

李、杜詩垂名千古，至今無人不知，然當其時則未也。惟少陵則及身預知之。其〈贈王維〉不過曰「中允聲名久」，贈高適，不過曰「美名人不及」而已。獨至李白，則云：「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其自負亦云：「丈夫垂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似已預識二人之必傳千秋萬歲者。⁴⁸

杜甫細究自《詩經》、騷體而至漢魏六朝以來，自覺與李白之才不相上下，因此一語吐露，亦不以為嫌。後學對李杜詩作評價，不分軒輊，如韓昌黎以為李、杜並尊。〈醉留東野〉云：「昔年曾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酬盧雲夫〉云：「遠追甫白感至誠。」等等，其中李杜之名均已相提並論。⁴⁹元和中，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云：

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于觀其狀浪縱恣，罷去拘束，

⁴⁶ 《甌北詩話》卷二，頁 18。

⁴⁷ 參見王建生，《趙甌北研究》，(臺北：台灣學生，1988年)，頁 665-667。

⁴⁸ 《甌北詩話》卷二，頁 15。

⁴⁹ 《甌北詩話》卷二，頁 15。。

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⁵⁰

趙甌北對此引香山所言：

香山亦云：李白詩才矣奇矣，然不如杜詩可傳者千餘首，貫穿今古，翫縷格律，盡善盡工，又過於李焉。自此以後，北宋諸公皆奉杜為正宗，而杜之名遂獨有千古。然杜雖獨有千古，而李之名終不因此稍減。讀者但覺杜可學，而李不敢學，則天才不可及也。⁵¹

此處甌北認為杜詩之所以為後學所宗，乃源自元、白對杜甫的高度評價，以杜甫動輒千百言的豪邁詩風夾陳清深的格調，自非李氏所跨越之藩籬；白居易更指出杜詩的格律精當，傳世千餘首，以致影響北宋以降，各家均奉杜詩為學習典範，由此得知杜詩今日能得到如此尊崇的地位，不僅是個人學力的展現以吸引眾人學習，元白二人當世的言論亦起推波助瀾之效。

趙甌北論杜甫之聲名，言其自身對自我實踐的高度期許與自負，併取時間為軸，以第三人列舉歷史諸家對李、杜兩人評價，例如引用李陽冰、韓昌黎、白居易、元微之以及後來宋朝黃山谷等諸大家對杜詩的解讀，使得讀者能明白杜詩價值的不可取代。此論述方式正與其治史學中的比較、歸納方法不謀而合，從言論、發生事件配合年代，以考究當事人，並在最後給予評價，不僅符合現代科學的標準，更成為趙氏論詩的特色。

(三)、求仕：

似乎在困頓的環境中，特別能淬鍊出偉大的作品，自古許多偉大詩人在政治的舞台上，往往不能順遂，以致最後讓這內心無法實現的願望，在自己的詩歌作品裏找到歸宿，

⁵⁰ 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類編·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卷190下，列傳140下，總頁5056。

⁵¹ 《甌北詩話》卷二，頁15。

李白如此，杜甫亦是，趙翼對於杜甫求仕之路的記載有：

士當窮困時，急於求進，干謁貴人，固所不免。如李白〈上韓荊州書〉，韓退之〈上宰相書〉，皆是也。杜集如〈贈汝陽王〉及〈韋左丞〉詩，因其有知己之雅，故作詩投贈，自無可議……可知貧賤時自立之難也。⁵²

此段言身為讀書人，理應自潔以立一身傲骨，不為五斗米折腰，然世俗的言論與現實的狀況，卻往往左右一個人原本的心志；當學問知識無法與權力財富成正比，經濟的壓力與家庭的負擔，通常能將人推向自己原所鄙夷的路途上。為了滿足基本的生理需求，求取仕途上的便利所做出的犧牲，亦稱不上委屈了，趙翼言杜甫為了生活，不得不與當朝官員乞援。在〈贈汝陽王〉〈贈韋左丞〉等投贈詩中，因其私交有雅，自然無議。然對於鮮于仲通，乃為楊國忠之流，竟會說出「有儒愁餓死，早晚報平津」之言，又對貪功邀寵的哥舒翰一武夫，在其贈詩中言其：「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此等言論雖是有違心之言嫌疑，卻更看出杜甫是時窮困，無法自立於朝卻又急於求進的苦悶。

二、論杜甫詩

(一)、史觀方法

趙翼雖以史學見聞於世，然其詩學亦自成系統，《甌北詩話》即見證趙翼的詩學思維，詩話中所論內容更可視為性靈說的反響。趙翼在論杜甫之詩時，在方法上處處充滿著史觀之思維，其以為杜少陵一生以詩度日，潦倒窮愁，其所為古近體遺落過半；後人學其杜詩在資料不全與注家不明的情況下，不免產生穿鑿附會情形，甌北云：

韓昌黎所謂「平生千萬篇……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此在唐時已然矣。幸北宋諸公搜羅掇拾，彙為全編。呂汲公因之作年譜，略次第其出處之歲月，頗得大概。黃鶴、魯豈之徒，乃又為之年經月緯，一若親從少陵遊歷者，則未

⁵² 《甌北詩話》卷二，頁20。

免穿鑿附會，宜常熟本之笑其愚也。⁵³

趙翼論杜詩不改其史家習性，從版本入手，態度嚴謹考究，並以自身的史識對整體觀照；由於杜詩寫作的豐富，在質與量上皆達到高度水準，後代學者在箋注時容易產生不同見解，尤其「詩史」之說興，注杜者遂多附會史事之論；至杜詩無一字無來處之說起，注杜者又多徵引典實以妄論。淺談杜詩，古今注者何止上千，惟其詩不可注，亦不必注；乃因杜甫創作詩篇時能融合生命體驗，以學力之精深而勝出，乃後人難以領略之處；而在處理生活細節處亦少有人可達到其意念與態度上的自由，故其為之注者，非有相同時代背景、歷史經歷所能為也。趙翼的見地，舉出一般研究杜詩者所容易誤入的歧途，提醒盡信一家之言固然不可，而以意逆志穿鑿附會之說更必須分辨清楚。

趙翼以史家綜論，從宋子京《新唐書·杜甫傳贊》，言杜詩：「渾涵茫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及至王荊公、東坡、山谷等皆未言及杜甫之真本領；綜各家說竟未得杜詩精義，趙翼於此指出杜甫之真本領在其「語不驚人死不休」之功力，同時引用歷史諸家證其「學力」一說，《詩話》云：

微之謂其薄風、雅，該沈、宋，奪蘇、李，吞曹、劉，掩顏、謝，綜徐、庾，足見其牢籠萬有。秦少游並謂其不集諸家之長，亦不能如此，則似少陵專以學力集諸家之大成。明李崆峒諸人，遂謂李太白全乎天才，杜子美全乎學力，此真耳食之論也。

54

趙翼所引微之、秦少游與李崆峒等人所言，一方面除了印證杜詩學力之深，再則展現了甌北個人對於文學、史識的高水準掌握。而最後的綜論更讓人不得不服其對杜詩的評價了，《詩話》云：

思力所到，即其才分所到，有不如是則不快者。此非性靈中本有是分際，而盡其量乎？出於性靈所固有，而謂其全以學力勝乎？⁵⁵

⁵³ 《甌北詩話》卷二，頁 11。

⁵⁴ 《甌北詩話》卷二，頁 12。

⁵⁵ 《甌北詩話》卷二，頁 12。

(二)、創新

趙翼主張作詩要創新，他說：「詩文隨世運，無日不趨新。」⁵⁶又說「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⁵⁷此等言論即是詩歌創新的最佳寫證；趙翼認為杜甫詩充分符合了「創新」的精神：

自初唐沈、宋諸人創為律體，於是五字七字中爭為雄麗之語，及盛唐而益出。如賈至〈早朝大明宮〉之作，少陵、王維、岑參等皆有和詩，詩中皆有傑句是也。杜詩五律，究以「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一聯為最。東西數千里，上下數百年，盡納入兩個虛字中，此何等神力！其次則「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亦有氣勢。至〈岳陽樓〉之「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古今無不推為絕唱……又七律中「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古今。」亦是絕唱……此等氣魄從前未有，獨創自少陵，故群相尊奉為劈山開道之始祖，而無異詞耳。自後亦竟莫有能嗣響者。⁵⁸

「慣例」是文學史所關注的問題，它在成詩的過程中常扮演著引導創作的腳色。杜甫為律詩講究煉字用典，字句拿捏千錘百煉，達到「無一字無來處」之境界，在慣例的引導下杜甫屢屢別創新意，進而獨步詩壇，成為眾家模仿的標的。

趙翼論杜甫律詩，在精神上形成創新氣魄，並以此被奉為開山始祖，而作品節句亦為律詩中的雄麗之語樹立典範；其創新處亦現於「獨創句法」，其為他人所不及者，《詩話》云：

如〈何將軍園〉之「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沈槍。」
〈寄賈嚴二閣老〉之「翠乾危棧竹，紅膩小湖蓮。」
〈江閣〉之「野流行地日，江入度山雲。」
〈南楚〉之「無名江上草，隨意嶺頭雲。」
〈新晴〉之「碧知湖外草，晴見海東雲。」
〈秋興〉之「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古詩內亦有創

⁵⁶ 《甌北詩鈔》五言古四，頁 68。

⁵⁷ 《甌北詩鈔》絕句二，頁 510。

⁵⁸ 《甌北詩話》卷二，頁 13-14。

句者。如〈宿贊公房〉之「明燃林中薪，暗汲石底井。」〈白縣高齋〉之「上有無心雲，下有欲落石。」〈鄭典設自施州歸〉之「攀緣懸根本，登頓入矢石。」〈閬山歌〉之「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未崩石。」以及〈石龕〉之「熊罷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猿又啼。」皆是創體。⁵⁹

杜甫律詩中奇特艱深的一面，後經韓愈發展成奇崛險怪一派，而古詩中通俗平易的一面，則被白居易吸收而成平易通俗一派，可以說中唐的兩大詩歌流派，走的路雖不相同但都源自於杜詩。又杜甫詩之七律，常用華麗辭藻以表現印象的寫法，又對李商隱的七律產生直接的影響，使得李義山之詩歌，語言清麗且富含美感，更因仿效杜甫的錘字煉句，詩中多有警策；⁶⁰所以說杜詩的創造性，成為了後代詩人創作詩歌時的泉源，甚至被視為某些流派之始祖。

至於杜甫以詩開其先者，甌北以為尚有以小說題材入詩一例，甌北云：

杜詩：「坡陀金蝦蟆，出見蓋有由。至尊顧之笑，王母不肯收。」按唐人陸勳《集異志》：「高宗患頭風，莫能療。有宮人陳姓者，世業其術，帝令其合藥。方置藥爐，忽一蝦蟆躍出，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帝命放於苑池。」《集異志》本小說家，而少陵用之，想是實事。可見唐人小說，非盡無稽。後來東坡亦用徐左卿等事，蓋少陵開其先矣⁶¹。

趙翼以為杜詩之所能成為萬世後人景仰學習的典範，其不斷創新的精神適足以撐起其整個詩學之系統。施補華《峴傭說詩》：「少陵五言古，千變萬化，盡有漢魏以來之長，而改其面目，故於唐以前為變體，於唐以後為大宗，於三百為嫡支正派。」⁶²，杜詩往往在看似無奇的事件上呈現出樸質的一面，有時平淡動人，有時卻又讓人震撼不已，其變化萬千正是老杜不斷創新的結果。

⁵⁹ 《甌北詩話》卷二，頁 14。

⁶⁰ 吳庚舜 董乃斌主編，《唐代文學史》下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年 12 月），頁 370。

⁶¹ 《甌北詩話》卷二，頁 21。

⁶² 黃振民評註，《歷代詩評註》（臺北：大中國圖書公司，1994 年），頁 575。

三、趙翼對杜甫之批評

趙翼在《甌北詩話》中，考證了杜詩版本錯置的問題；舉出王洙本以〈遊龍門奉先寺〉為首，而常熟本則另以〈贈韋左丞〉為首，版本各自不同，惟認真細究兩版本為首之詩，均不應列為書首，在創作兩首詩前，杜甫已寫下過〈登兗州城樓〉、〈望嶽〉、〈遊南池〉及〈宴歷亭〉等作品，因此趙翼言：「此有何據耶？皆編次之誤也。」⁶³直指版本編次錯置，乃是造成詩作排列不同的主要原因。至於他家對杜詩之評價，趙翼亦提出其看法，詩話云：

黃山谷謂少陵夔州以後詩，不煩繩削而自合，此蓋因集中有「老去漸於詩律細」一語，而妄以為愈老愈工也。今觀夔州後詩，惟〈秋興八首〉及〈詠懷古跡五首〉細意熨貼，一唱三歎，意味悠長，其他則意興衰颯，筆亦枯率，無復舊時豪邁沉雄之概。入湖南後，除〈岳陽樓〉一首外，並少完璧。即〈岳麓道林〉詩為當時所推者，究亦不免粗莽，其他則拙澀者十之七八矣。朱子嘗云：「魯直只一時有所見，創為此論。今人見魯直說好，便都說好，矮人看場耳。」斯實杜詩定評也。⁶⁴

趙翼取黃山谷與朱子兩人對杜詩之評提出質疑，引朱子之言反駁黃山谷；黃山谷只因「老去漸於詩律細」一語，即斷定杜甫夔州後詩「不煩繩削而自合」，以致愈老愈工失去原有意味，則不甚客觀。

趙翼在《甌北詩話》提出對杜詩之懷疑，發現編在杜詩在入蜀後的〈詠杜鵑〉中，其曰：「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末云：「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趨。」⁶⁵王洙及常熟本皆以為乃為感明皇而作。獨夔州後又有兩首〈杜鵑〉，說詩者附會死後魂化為鳥，感嘆昔年深居宮中等情事。趙翼考末兩首〈杜鵑〉詩，其時逢大歷年間，離明皇時代已久矣，於是推斷後兩者〈杜鵑〉詩，乃為說詩者以意逆志好為議論所言，不足以信哉。

⁶³ 《甌北詩話》卷二，頁 11。

⁶⁴ 《甌北詩話》卷二，頁 16。

⁶⁵ 《甌北詩話》卷二，頁 16。

趙翼對於杜詩作品中，針對部分詩作提出有過望之喜，以致不工於詩，甚至毫無蘊藉可言，《詩話》云：

書生窮眼，偶值聲伎之宴，輒不禁見之吟詠，而力為鋪張。杜集中如〈陪諸公子丈八溝納涼〉，則云：「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陪李梓州泛江有伎樂〉，則戲為豔曲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陪王侍御宴通泉攜酒泛江有伎〉，則云：「復攜美人登彩舟，笛聲憤怨哀中流。」……皆不免有過望之喜，而其詩究亦不工。如〈陪李梓州豔曲〉云：「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固已豪無醞藉。〈戲題惱郝使君〉云：「願攜王趙兩紅顏，再聘肌膚如素練。」則更惡俗，殺風景矣。⁶⁶

趙翼以為杜詩集中的歌宴伎樂之作，雖是應酬之語，然與其早期詩中雄渾蕩氣，筆力艱深的作品不可相提並論；杜甫以學力見長的詩作，常出現於針對社會現象的真實刻劃，藉以控訴並期待當局為政者的重視，有一股詩人引以為傲的氣度，但試看這些酬宴之作，與原本杜詩該有的氣息格格不入，無怪乎趙氏甚至用惡俗、殺風景等語詞來形容了。

趙翼論杜甫，以「詩人之窮」形容之，然其尤重聲名，求仕過程雖不得已干謁權貴，但安史亂後，朝政動盪不安，杜甫於是流徙丐貸，始終不得一展抱負。論杜詩，輒偏重考證訛誤、說明本事、闡述典故之「論事」為主要內容；如評論常熟、王洙本編次之誤，以及新舊《唐書》記載不實與不合理處，所論不僅有助於我們了解杜詩內涵精華，更能促使後學對杜甫有更準確的認識。至於其詩歌本事，全在「語不驚人死不休」一句，思力既沉厚且性靈所固有，見杜詩獨至之處。不同的言論，往往能給我們不同方向的思考，使我們反思藉以更接近詩人內心的感受；如同晚明陸時雍《古詩鏡》前有一篇〈詩鏡總論〉，文中諸多觀點即針對杜詩多所指謫，可見杜甫詩在宋朝得到大的發展後，在明代後學已開始進行挑戰，找尋新思維新出路的可能性，詩歌就是在這樣子的過程中得到養分獲得成長。

⁶⁶ 《甌北詩話》卷二，頁 17-18。

第三節 趙翼論韓愈(768-824)

一、韓愈生平略述

韓愈，字退之，河內南陽人。生於唐代宗大曆三年(西元 768 年)，卒於唐穆宗長慶四年(西元 824 年)，年五十七歲。韓愈承李杜之後，為一能繼承文壇道統，發揚儒學精神的領導者，其所領導之古文運動不僅開闢中國傳統文學體裁詩文的二元化發展，影響所及，宋朝以來三蘇、文人更相繼以韓為師。

二、論韓愈詩

劉大杰說：韓愈詩歌的最大特色，是氣力雄渾，筆力剛勁，務去陳言，富於獨創，一掃庸俗浮淺之風⁶⁷。前人張戒《歲寒堂詩話》讚韓詩：「放之則如長江大河，瀾翻汹涌，滾滾不窮；收之則藏形逆影，乍出乍沒，姿態橫生，變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⁶⁸不滿韓詩者如北宋沈括(存中)說：「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而格不近詩。」⁶⁹趙翼則說韓詩：

其實昌黎自有本色，仍在文從字順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不專以奇險見長。恐昌黎亦不自知，後人平心讀之自見。若徒以奇險求昌黎，轉失之矣。⁷⁰

趙翼所論韓愈詩，指出其本色所在恐韓亦不自知，按韓愈以李、杜為學習摹仿之對象，只因兩人才氣縱橫，獨步千古，無法追之；故韓愈專於少陵「奇險」處用功，進而開啟了另一「奇崛」特色的一面。但趙翼認為韓愈專以「奇險」求之於李、杜，反倒多了斧鑿之累；儼然道出了李、杜無心為詩卻有意之境界，與韓愈刻意學杜反時顯斧鑿痕跡之差別。《甌北詩話》所論韓詩，著重於韓孟之交遊與其聯句詩，寫韓愈用硬字險韻凸顯出其與眾不同特質，並兼述其詩中獨創之精神，分述如下。

⁶⁷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臺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96年)，頁524。

⁶⁸ 張戒，《歲寒堂詩話》收於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8月)，頁458。

⁶⁹ 參見宋·胡仔纂集，《苕溪漁隱叢話》卷十八，頁118。(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年12月)。

⁷⁰ 《甌北詩話》卷三，頁22。

(一)、韓孟聯句詩

聯句詩是中國古代詩歌中相當特殊的一種文學體裁，其主要起源於漢武帝時，在柏梁臺上，眾臣飲宴並共同創作詩歌而來，由兩人或兩人以上共同唱和，或二句或四句相綴成篇，方式多樣；然獨韓愈始創長篇。

趙甌北言及遊韓門者，歷舉張籍、李翱、黃甫湜等諸人，唯獨孟東野能與之神交，何也？趙翼以兩人所作聯句詩為證，指兩人所創作之聯句詩，字字爭勝，互不相讓，在唐代詩壇儼然是一個特殊集團，如〈同宿聯句〉、〈納涼聯句〉、〈城南聯句〉、〈雨中寄孟幾道聯句〉、〈遠遊聯句〉、〈鬥雞聯句〉等，皆為兩人所共同寫作，說明兩人交情匪淺，如膠之投漆也；且觀察其聯句詩，韓對孟態度幾不相讓，而與他人聯句時卻又平易近人，證實若非兩人友情深篤，不致於此。

韓、孟二人聯句詩除了在篇幅上大幅擴展，在辭語文字上則喜歡使用冷僻、生硬、少見的字聯綴入詩，一方面是文人間炫才耀文的表現外，事實上也是給予聯句詩歌不同以往的聯綴風貌⁷¹。在此趙甌北提出批評，其言：

以〈城南〉為題，景物繁富，本易填寫，則必逐段勾勒清楚，方醒眉目。乃遊覽郊墟，憑弔園宅，侈都會之壯麗，寫人物之殷阜，入林麓而思遊獵之娛，過郊壇而述禋祀之肅。層疊鋪敘，段落不分，則雖更增千百字，亦非難事，何必以多為貴哉？

72

趙甌北認為韓愈聯句詩存在著以多為貴之寫作缺點，不斷利用遊覽當地景物之敘述加以堆疊，雖寫得極盡詳盡，但圍繞著同一主題上而顯得稍嫌累贅了。清沈德潛《說詩碎語》亦指出：「韓、孟聯句體，可偶一為之，聯篇累牘，有傷詩品。」⁷³說明了聯句體雖為詩歌體裁開創了新格局，同時豐富了創作的觸角，惟堆砌文字、以多為貴的寫作方式，勢將影響並忽略詩歌原有的本質。

⁷¹ 葉俊慶，〈論唐代聯句詩在文學史上的意義〉，收於《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語文學報》13期，2006年，頁160。

⁷² 《甌北詩話》卷三，頁25。

⁷³ 蘇文擢，〈說詩碎語詮評〉卷上81，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再版，頁213。

至於討論韓、孟二人抑揚高下之言論，古來多之。依《甌北詩話》所提抑孟伸韓之論：

東坡〈讀孟郊詩〉則云：「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似煮彭蜺，竟日嚼空螯。要當斗僧清，未足當韓豪」。元遺山《論詩絕句》云：「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亦抑孟而伸韓。⁷⁴

趙舉宋人評論韓愈與孟郊兩人，似多以尊韓為先，何也？蓋兩人所作，一為奇崛喬皇，一為盤空硬語，特性趣味略同，但韓多獎掖後進，在政治上及學術上更以提倡復興儒學道統為己任，深獲當時文人所認同進而影響個人評價，故宋代以來，均視韓為領導古文復興之第一人，其尊韓之心可知。趙甌北對兩人評價言：「兩人工力悉敵，實未易優劣。」⁷⁵，所論角度乃兩人各自恃其才分，不相上下，並察兩人詩作所致；今人蘇文擢《說詩晬語詮評》所論：

覈而論之，二人之作，才性頓殊，讀者因才性而有所好惡則可，若以詩學而論，則孟郊畢生所用力，惟在嘆老嗟窮，憤時嫉俗。（如勸善吟、審交、怨別、偶作等）感人之志有餘而持人之行不足也。更以詩體而論，孟集惟樂府五言，而韓則兼備眾製。⁷⁶

蘇氏指出了韓愈、孟郊兩人才性有別，若以個人好惡評價兩人，則各有所好無上下之別，但以詩學整體而言，孟郊為詩苦吟窮嘆之局限性，趙翼言韓孟兩人詩力相等，不相上下，恐易使人誤解或難以讓人折服。《詩話》所言，兩人工力相等，實應獨指其才分、個性、趣味而言，若探究韓孟二人文學地位，創作的豐富性與對後世的影響力，則韓愈當之無愧，自然有宋以來，文人多伸韓而抑孟了。

⁷⁴ 《甌北詩話》卷三，頁 23。

⁷⁵ 《甌北詩話》卷三，頁 23。

⁷⁶ 蘇文擢：《說詩晬語詮評》卷上 81，（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 再版），頁 212。

(二)、論字奇韻險

韓愈是一位熟讀尚書、詩經和說文解字的文人。他作詩喜用奇字險韻，原本是一句平淺的意思卻又用了那些古怪的字眼，令人讀時要去翻字典。⁷⁷至於韓愈為何會以奇字險韻為工？依趙甌北所言：

至昌黎時，李、杜已在前，縱極力變化，終不能再辟一徑。惟少陵奇險處，尚有可推擴，故一眼覷定，欲從此辟山開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然奇險處亦自有得失。蓋少陵才思所到，偶然得之；而昌黎則專以此求勝，故時見斧鑿痕跡。有心與無心異也。⁷⁸

趙甌北以為唐代詩文發展至李、杜階段已達高峰，旁人難以再出其左右，而韓愈認為少陵奇險處尚有可發展餘地，故專以此處求勝，殊不知特意求之與自然天成差別所在。趙甌北雖認為韓愈徒以杜甫奇險處鑽研有失釜鑿痕跡，但韓愈以其雄厚才思，自然構築起盤空硬語之藝術風格，自成一派，儼然成為其為韓詩一特色。

趙甌北對於韓愈為詩，喜造奇字用險韻一事，持保守態度觀之，正如《甌北詩話》中所言：「盤空硬語，須有精思結撰。若徒撻撻奇字，詰曲其詞，務為不可讀以駭人耳目，此非真警策也。」⁷⁹趙翼認為若無熟慮精當的思考，只尋求奇字硬語為詩，務使驚駭他人之耳目，實不足取。例如〈和鄭相樊員外〉詩之「稟生肖剽剛」、「烹斡力健倔」，〈徵蜀〉詩之「剝膚淡瘰瘡，敗面碎黥□」、〈陸渾山火〉詩之「盍池波風肉陵屯」，用字怪奇，思人所未到處，雖見韓愈才思精深，然詞句警牙澀舌，內容新奇卻無多大意義，此處能見韓詩之工，然並非其最讓人折服作品。

趙翼另舉〈石鼓歌〉作品為例，指出其內容磊落豪橫，錯籠萬有，且章法整齊、辭嚴義密，音韻鏗訇：

⁷⁷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臺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96年），頁523。

⁷⁸ 《甌北詩話》卷三，頁22。

⁷⁹ 《甌北詩話》卷三，頁23。

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蝌。
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劍斫斷生蛟鼉。鸞翔鳳翥眾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
金繩鐵索鎖鈕壯，古鼎躍水龍騰梭。陋儒編詩不收入，一雅褊迫無委蛇。⁸⁰（節錄）

韓愈之〈石鼓歌〉為一首頌美石鼓文並建議朝廷加以珍存之詩，詩中所描繪之石鼓文拓本精美，毫髮齊備。惟文義深奧，難以讀通。至其字體則剛健雄偉，高逸瑰奇，頗有保全價值。趙翼以為此類作品在內容章法上，與上述所言力求險字硬語堆砌之詩歌，在藝術上有著極大的差別，然其樸實的詩風與豐富的內容卻能流傳萬古，產生深遠的影響力，代表了〈石鼓歌〉極具文學價值，更是韓愈詩中上乘之作。至於韓愈為詩用韻：「有通用數韻者，有專用一韻者。」趙甌北舉歐陽修《六一詩話》說明：

其得韻寬，則泛入旁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得韻窄，則不復旁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譬如善馭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騁，惟意之所至；於蟻封水曲，又疾徐中節，不少蹉跌。此天下之至工也。⁸¹

歐陽修認為韓詩用韻，不論寬韻亦或窄韻，皆能收放自如，就如同馭馬者，意之所至，韻到詩成。此段說明予其極高評價。聖俞為此曾戲曰：「前史言退之為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而輒傍出，韻窄難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與？」坐客皆為之笑也。⁸²又按方世舉《蘭叢詩話》：「昌黎五古通韻有汎濫常格之外者。歐陽子不求其故，而臆說之，不可為讀書法也。」⁸³上述之言紛對韓詩用韻提出質疑。綜觀古今論韓資料顯示，韓愈之古詩，有多用古韻及追求奇險兩大特色。古韻較寬，韓愈並非不知，卻故意泛入鄰韻，實有仿古之用意；今韻較嚴，韓愈之長古卻一韻獨用，連允許同用之韻，皆不泛入，自是刻意展現筆力之舉。⁸⁴

⁸⁰ 唐 韓愈著，《昌黎先生集》卷五，頁 5。收於《韓昌黎全集》，（臺北：新興書局，1956 年）。

⁸¹ 《甌北詩話》卷三，頁 24。

⁸² 常振國、降雲：《歷代詩話論作家》，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 年，頁 464。

⁸³ 嚴羽著 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臺北：東昇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0 年，頁 83。

⁸⁴ 李建崑，《韓愈詩探析》，（臺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1991 年），頁 164。

韓詩中出現較多的僻字、晦句、險韻及重韻等，若把這作為韓詩的主要藝術特點，那是不妥當的⁸⁵。研究韓詩實不應被這些藝術特點所左右，更因此而妄論韓詩特色即在於用韻而已。趙翼言：「轉失之矣」所指正是。《甌北詩話》裡所論字奇韻險等特點，僅能說是韓愈在詩歌的鼎盛時代中，督促自我向李、杜學習並欲創造一屬於自己風格的蹊徑；而韓愈個人的政治態度，與承繼儒學道統的文人特質，以及表現在詩中的思想意識、諷諭色彩，才是韓詩真正價值與趣味所在。

(三)、論詩格創新

趙甌北認為韓愈作詩有意出奇，另創一格，在沈宋之後欲為前人所未有，趙翼以〈南山詩〉、〈月蝕詩〉、〈譴瘧鬼〉等詩為例，探討詩中題材多變，且詩格用字新奇不羈，時而連用句、字，形成疊句或疊字的藝術效果。趙翼認為五律最佳者，以〈答張徹〉為首，該詩六百言，自始至終，句句對偶，且全用拗體，引用典故如「窗螢」、「師丁」、「振鷺」等凡二十一回，為其創體之最。

韓愈以文為詩的寫作傾向，往往使得詩歌原有的音韻、完整性受到破壞，此種形式的寫作方式反對於詩歌的發展是不利的。⁸⁶韓愈以鋪排作詩，靈感來自漢賦，而非其獨創，韓愈〈進學解〉云：「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可知韓愈文宗司馬遷，賦主揚雄、司馬相如。例如揚雄的〈甘泉〉、〈羽獵〉、〈長楊〉、〈河東〉等賦，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等作品，觀察寫作模式皆為竭盡文思，極力鋪排，有如字書。

三、評韓愈詩

(一) 元和聖德詩

趙甌北言韓愈〈元和聖德詩〉中所提叛賊劉闢就戮情狀：「解脫攀索，夾以砧斧。婉婉弱子，赤立僂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未乃取辟，駭汗如寫。揮刀紛紜，爭剗膾脯。」⁸⁷蘇轍以為該詩「少蘊藉，殊失雅頌之體。」、張栻則謂「欲

⁸⁵ 止水選注，《中國歷代詩人選集 韓愈詩選》，(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頁14。

⁸⁶ 王建生，《趙甌北研究》，(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88年)，頁681-682。

⁸⁷ 《甌北詩話》卷三，頁26。

使各藩鎮聞之，畏懼不敢違逆。」趙翼則言兩者皆非，指稱元詩寫作緣由乃在：「才人難得此等題以發抒筆力，既已遇之，肯不盡力摹寫，以暢其才思耶？」今蘇文擢《說詩碎語詮評》：

昌黎豪傑自命，欲以學問才力跨越李、杜之上；然恢張處多，力有餘而巧不足也。獨四言大篇，如元和聖德、平淮西碑之類，義山所謂句奇語重，點竄塗改者，雖司馬常卿亦當斂手。⁸⁸

以上論〈元和聖德詩〉，指出韓愈欲以才力超越李、杜雖顯不足；然其所創之四言詩，在藝術上卻不輸漢賦大家司馬相如，而不論詩或賦，這兩種不同的文體在寫作的技巧與篇幅鋪排上，最終竟走在同一路線上，可見韓愈在相當程度上繼承了漢賦之精神。

按元和是唐室中興的年代，也是唐代詩歌經中唐初期步入低潮之後，再度繁盛的年代。詩人韓愈歷數年遠貶嶺外蠻荒之地後，又於公元 806 年（元和元年）初，遷移湖北江陵府任參軍。旋召入京，任國子博士，分教東都。在經歷過冤屈洗雪、再獲拔擢之恩，其感激之情可知；更因適躬逢盛世，故詩人飽蘸激情，於公元 807 年（元和二年）舊曆正月，撰此奇詩。趙翼單取劉闢就戮一段，以為此詩乃韓為「暢其才思」而作，實有客觀不足之虞。而探究此詩寫作之難得，在於當時舉世文人作詩，大多以五、七律絕為「今體」，韓愈獨不與他同，在已經過時的四言詩中，注入一股新活力，以古樸、厚重的態度來歌頌憲宗的聖德。詩云：

皇帝即阼，物無違拒。日暘而暘，日雨而雨。維是元年，有盜在夏。欲覆其州，以踵近武。皇帝曰嘻，豈不在我。⁸⁹（節錄）

又當時詩人多以抒情為能，韓愈此詩卻以敘事見工，把過去一年中發生的種種軍國大事，利用詩歌形體記錄下來。詩中記錄憲宗繼順宗之後，革去德宗的弊政，一改自肅宗以來的姑息藩鎮之國策，並以武力平定楊惠琳、劉闢之叛，國勢因之大振等種種情事。

⁸⁸ 蘇文擢：《說詩碎語詮評》卷上 81，（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 再版），頁 247。

⁸⁹ 唐 韓愈著，《昌黎先生集》卷一，頁 5。收於《韓昌黎全集》，（臺北：新興書局，1956 年）。

最後回到詩中結論：

皇帝大孝，慈祥悌友；怡怡愉愉，奉太皇后。浹於族親，濡及九有。天錫皇帝，與天齊壽。登茲太平，無怠永久。億載萬年，為父為母。博士臣愈，職是訓詁。作為歌詩，以配吉甫。⁹⁰

細探當時韓愈仕途起伏遭遇，與擔任國子博士職位，所為〈元和聖德詩〉當為歌頌當朝皇武紀盛之作；惟詩中劉闢遭誅一段，刻畫腰斬叛黨、寸剮首惡的場面，描寫之精細，足以使人怵目驚心。它充分體現了韓愈以「醜」為美、以「惡」為美的美學觀點。更與傳統的「溫柔敦厚」的詩教相悖，為此頗遭非議。然此詩實含《頌》詩特質，其內涵不僅僅具有為政治提供服務之功能，若從史學觀點透析，則此處描寫亦得為史學紀錄提供有力佐證。

（二）〈南山〉與〈北征〉詩比較

趙甌北對於韓愈〈南山〉與杜甫〈北征〉的比較，引《潛溪詩話》所言：

孫莘老謂〈北征〉不如〈南山〉，王平甫則謂〈南山〉不如〈北征〉，各不相下。時黃山谷年尚少，適在座，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與〈國風〉、〈雅〉、〈頌〉相表裡，則〈北征〉不可無，〈南山〉雖不作可也。」其論遂定云。⁹¹

趙翼則認為〈南山〉詩不過鋪排山勢及景物之繁富，而詩中所咏景物，何必南山？意即此詩雖推為古今傑作，但其價值乃在詩歌藝術技巧的表達，以及層疊變化的險韻，自然讓讀者感受到其氣力之雄厚。在思想內容與反應社會現實上，實則不足以超越杜甫〈北征〉詩。試觀〈南山〉，詩云：

⁹⁰ 唐 韓愈著，《昌黎先生集》卷一，頁8。收於《韓昌黎全集》，（臺北：新興書局，1956年）。

⁹¹ 《甌北詩話》卷三，頁26。

春陽潛沮洳，濯濯吐深秀。巖巒雖嶺峯，輒弱類含酎。夏炎百木盛，蔭鬱增埋覆。
神靈日高歆。雲氣爭結構。秋霜喜刻轡，磔卓立癯瘦。參差相疊重，剛耿陵宇宙。
冬行雖幽墨，冰雪工琢鏤。新曦照危峨，億丈恒高袤。⁹²(節錄)

筆者以為韓愈所為〈南山〉詩，善於捕捉外在景物的視覺投射，並透過新奇的想像，營造出氣勢雄偉，光怪奇詭的藝術風格，進而從中感受到豪放不羈的感情，與波瀾壯闊的氣魄；惟寫作技巧上，其連舉五十多個新穎的比喻，並用了一〇二韻，雖說仍是押韻之詩，但若一一了解詩中景物意象，眾多的比喻與用韻，卻反而有損一般人對詩歌的美感的感受力。整體而言〈南山〉詩看出韓愈精熟的寫作功力，但以鋪排為基礎的詩歌體創作，在與〈北征〉相論下，工巧雖有餘而氣度內容略顯不足。至於杜甫〈北征〉詩，以安祿山之亂為歷史背景，詩中所言：

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
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人烟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
……鴟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⁹³

杜甫在國事維艱之際蒙皇恩得假探親，惟安史之亂尚未平定，心中仍不免憂慮嫉時，詩中吐露出他憂國憂民的心聲。而在歸途返家時，沿途看見殘破凋零、生靈塗炭的景像，傷痛之情溢於言表。此處杜甫透過阡陌蕭瑟人烟、寒夜的戰場，營造出戰亂後一片蕭瑟的氛圍，而鴟鳥鳴叫、野鼠亂竄的情形，更使人讀之猶置身亂世之中，感到心有戚戚。至於杜甫回到家後，詩云：

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
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即
嗔喝。⁹⁴

⁹² 唐 韓愈著，《昌黎先生集》卷一，頁 10-11。收於《韓昌黎全集》，(臺北：新興書局，1956 年)。

⁹³ 《杜詩鏡銓》，卷四，頁 159-160。

⁹⁴ 《杜詩鏡銓》，卷四，頁 160-161。

杜甫從戰亂開始到歸家的這段期間，悲傷地道出詩人心中酸楚，見到兒女悲喜交集卻又無奈的情狀，以及自己離家在外對妻兒的思念，在一瞬間全都爆發開來。杜甫詩充滿了感情的起伏，時而感懷社會，時而表達了對家庭妻兒的虧欠，更多時刻展現自我對國家的責任感與對中興唐室的熱切期待。杜甫〈北征〉詩書寫至情至性，把一位詩人的社會責任發揮到極致，看出一位詩人對政治形勢和國家命運的關切，是杜甫繼〈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後的又一篇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品。從藝術探討，它通過敘事來書情達志，又明確表達思想傾向，故用「賦」的方法來寫作自然是恰當不疑的。又該詩中靈活運用各種「比」、「興」方法，使得敘事上形象鮮明，意味深長；語言精煉且結構緊密，展現出詩人在詩歌藝術上的高度才能和成熟技巧。趙甌北在面對前人批評此二詩時能客觀析論，不因襲前人所論而全盤接受，雖未對〈北征〉一詩多所著墨，但以黃山谷之言，對韓愈〈南山〉工巧一說並不表認同，持論實是公允。

趙翼《甌北詩話》卷三論韓愈詩，指不應以「奇險」一派求之，舉〈石鼓歌〉為例，以為韓愈樸實的詩風與豐富的內容，才是韓詩真正價值所在。至於評韓、孟聯句詩，以其摯友孟東野與之交遊論起，從二人聯句詩見其篤厚情誼，並言昌黎始製特長篇之聯句創長篇之始，然以多為貴的寫作心態，反讓詩歌原有之本質易被忽略；另以文為詩的寫作特質，也讓詩歌原有的音韻美感、完整性受到破壞。惟言其用古韻，則明其收放自如，因難見巧而致愈險愈奇，論絕律則完善穩妥；且能自創新格句法，不拘近體；正符合趙翼所言韓詩：「自有本色，仍在文從字順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不專以奇險見長。」⁹⁵的特點。另曹光甫校所言：「昌黎以主持風雅為己任，故調護氣類，宏獎後進，往往不遺餘力」⁹⁶；更可補充我們對韓愈的認知。趙甌北論韓詩不純以褒獎，特言韓氏〈芍藥歌〉、〈答孟郊〉等部分詩作仍不免失於俗氣，整體而論有褒有貶，充分展現詩人創作多面向的一面，持論切當。

⁹⁵ 《甌北詩話》卷三，頁 22。

⁹⁶ 《甌北詩話》卷三，頁 27。

第四節 趙翼論白居易(772-846)

白居易是一位社會詩人，在唐代中期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他不僅主張要利用文學來作為改革社會人群的工具，並當作是傳達民意、抨擊黑暗政治的武器。同時更強調文學的任務不僅是追求藝術形式的美感，最重要的是要使它具有實質的教育意義與社會功能。⁹⁷其作品表現平易近人且富有條理，常讓人一望便得理解所言，同時並反對以往過於追求形式，以及風格華豔的各類作品，堅持文質並重的文學思想。

一、白居易生平略述

(一)知足與好名的個性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晚年號香山居士。其先太原人，其祖父、父親都是明經出身，曾遊宦各地，但僅做到縣令郡佐。自白居易起，隨後其弟白行簡與從祖弟白敏中都登進士第，白家的社會地位才有所提升。⁹⁸在此之前，白氏一家過的是流離各地居無定所的艱難生活。因為出身貧寒，所以白居易的個性上，面對生活自然容易感到滿足，《詩話》云：

香山出身貧寒，故易於知足。少年時〈西歸〉一首云：「馬瘦衣裳破，別家來二年。憶歸復愁歸，歸無一囊錢。」……可見少年時奔走衣食之苦矣。故自登科第，入仕途，所至安之，無不足之意。⁹⁹

趙翼對白居易的解讀，從詩作與貶謫各地時的生活態度，觀察後得出其易於知足的原因，乃是在於其「苟合苟完，所志有限，實由於食貧居賤之有素，迄可小康，即處之泰然，不復求多也。」¹⁰⁰而在其〈閑居詩〉提到：「心足即為富，身閑乃當貴。富貴在此中，

⁹⁷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臺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96年7月版)，頁510-511。

⁹⁸ 吳庚順、董乃斌主編，《唐代文學史》下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6月重印)，頁235。

⁹⁹ 《甌北詩話》卷四，頁39。

¹⁰⁰ 《甌北詩話》卷四，頁39。

何必居高位。」¹⁰¹以及〈知足吟〉言及：「吟君未貧作，因歌知足曲。自問此時心，不足何時足。」¹⁰²白居易的知足，為他自己帶來了更多生命的樂趣，又喜又歌的心情，均是因為滿足於現狀，且不欲多求外在物質，也因此不被其所拘困了。知足的思想，除了趙翼所言其來源乃在於白居易個人出身的貧寒背景外，另一方面也與白居易的知愧心有關，其〈秋居書懷〉詩云：「不種一株桑，不鋤一壟谷。終朝飽飯餐，卒歲豐衣服。持此知愧心，自然易為足。」¹⁰³詩中白居易對於自己沒有從事任何勞動，卻得享豐衣足食的物質需求，充滿感恩之心，自然更易於滿足了。

香山不僅詩名遠播，在甌北的考究中，自古以來以詩得名，未有如香山之速且廣者，而其詩名之盛實得力於〈長恨歌〉與〈琵琶行〉兩篇作品；甌北亦指明其原因：「其事本易傳，以易傳之事，為絕妙之詞，有聲有情，可歌可泣，文人學士既嘆為不可及，婦人女子亦喜聞而樂誦之。」¹⁰⁴由於香山創作詩歌的特色是要「老嫗能解」，尚坦易；而為能讓一般平民百姓亦可理解的詩歌內容，香山採用現成的歷史事件作背景，創作〈長恨歌〉絕妙之詞，自然更容易引起旁人共鳴，而在民間推波助瀾的傳播下，詩名究竟能在一夕之間廣泛地傳開來。另〈琵琶行〉一篇，藉由琵琶女的故事，傳達作者心中強烈的愁緒起伏，鮮明的人物形象與故事情節，強化了作品生命力，使之能持續為人傳誦，此二篇已將香山詩名推向高峰。

至於香山好名的習性，則表現在詩歌多元的創作，與注重藏書的態度上。甌北曾對此言及：「大凡才人好名，必創前人所未有，而後可以傳世。古來但有和詩，無和韻。唐人有和韻，尚無次韻。次韻實自元白始，依次押韻，前後不差，此古所未有也。」¹⁰⁵甌北認為讀書人為了建立自己的才名，並冀望能夠流傳後世，勢必要在文章詩歌上有所創新，為了不重蹈前人詩歌的範疇，並建立屬於自己的特色，白居易創作了眾多的詩歌文體，《詩話》云：

¹⁰¹ 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六，頁111，（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3月初版）。以下所引白居易詩同此版本，不贅。

¹⁰² 《白居易集》，卷二十二，頁490。

¹⁰³ 《白居易集》，卷五，頁99。

¹⁰⁴ 《甌北詩話》卷四，頁30。

¹⁰⁵ 《甌北詩話》卷四，頁31。

五言排律長篇，亦莫有如香山之多者。……香山於古詩律詩中，又多創體，自成一格。……詩境愈老，信筆所之，不古不律，自成片段，雖不免有恃老自恣之意，要亦可備一體也。¹⁰⁶

香山好名的習性，同樣表現在想要創造古所未有的文字上，在李、杜的光芒之下，仍舊尋找著創新的出口，觀察其時用多韻、疊調、單頂等手法，運用於五古、五律、和詩、五排等體裁上，並創造作品新意的角度思索，白居易似有意於利用創新的功夫為自己留名。

白居易生前多次編集自己的詩文。在他逝世的前一年，他在《白氏長慶集後序》中說：「白氏前著《長慶集》五十卷，元微之為序；《後集》二十卷，自為序；……集有五本，一本在廬山東林寺經藏院，一本在蘇州南禪寺經藏內，一本在東都聖善寺鉢塔院律庫樓，一本付姪龜郎，一本付外孫談閣童。」¹⁰⁷從他將著作分送各地保存，可見他是有意識地為自己留下紀錄，無怪甌北所言，才人名心如此。反觀李、杜集多有散落，白居易的詩能全部流傳下來，與其廣為藏貯之力有關矣。

(二)政治思想與退休意念

甌北論白居易之人時，從元微之所編《長慶集》五十卷之分類中理解，指出白香山詩依其自述，詩歌大致區分為諷諭、閑適以及感傷等三大類，分別代表了白居易各階段的寫作心情，藉此分類，我們可以從作品其中理解到白香山的政治思想，詩話云：

蓋其少年，欲有所濟於天下，而托之諷諭，冀以流聞宮禁，裨益時政。閑適、感傷，則隨時寫景、述懷、贈答之作，故次之。其自序謂志在兼濟，行在獨善。諷諭者，兼濟之義也。閑適、感傷者，獨善之義也。大指如此。¹⁰⁸

此段說明白居易少年為官時的心志，充滿著理想與抱負；甌北依其自序，指出白居易「志

¹⁰⁶ 《甌北詩話》卷四，頁31-33。

¹⁰⁷ 吳庚順、董乃斌主編，《唐代文學史》下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6月重印)，頁240。

¹⁰⁸ 《甌北詩話》卷四，頁29。

在兼濟」的方式，乃是透過諷諭之文，以行針砭時政之實，這樣子的作品充分展露個人色彩，凸顯詩人心中不畏權貴的愛國志節；由於白居易敢於批評朝政的強烈個性，為當權者所忌，嘗因此被貶為江州司馬。因此這類諷諭詩的作品，除讓我們理解白居易的政治思想外，同時也得以瞭解白居易作品中，如何實踐「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¹⁰⁹的文學主張。相對於諷諭之作，所謂閒適、感傷類作品，白居易的解釋是：「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閒居，知足保和，吟完情性者一百首，謂之閒適詩。」¹¹⁰可見其個人除懷有報國雄心之外，內心深處亦存在著獨善其身的消極氛圍，尤面對詭譎多變的政局變化，以詩文諷諭的作用實在有限，故在此退而自守，滿足於現況；兩種截然不同的作品，同時透露出白居易政治思想與人生觀的矛盾¹¹¹。

至於白居易退休的思想，在遭逢貶謫後的寫作風格裏，表現得特別明顯，而在此之前的牛、李黨爭等政治案件，更促發他想要歸隱了念頭；甌北考證白居易退休的心意，證明在牛、李兩黨傾軌的太和年間，已然萌發，《詩話》云：

是時授拾遺，入翰林，年少氣銳，本欲有以自見於世。故論王鏐以賂謀宰相，論裴均不當違制進奉，論李師道不當掠美以私財代贖魏徵宅……皆侃侃不撓，冀以裨益時政。然已為當事者側目，始知仕途險艱，早有林下樂志之想……謫江州有〈自誨〉一首，謂年已四十四，即活至七十，亦不過二十六年，惟當饑而食，渴而飲，晝而興，夜而寢，何必捨此而遑遑他求？¹¹²

此段所言顯見白居易年少氣盛的模樣，面對政治的不公義，勇於諫言，頗有視天下事為己任之態度，而看見逐日衰敗的王朝政治，更促成他憂民救世而欲改革社會的思想。然而在皇權專制下的封建王朝，在慷慨激昂的發言後，隨之而來的卻是貶謫江州的殘酷事實。白居易他回顧自己年歲，思忖著茫茫未來，於是乎更堅定他歸隱林泉的念頭。

二、論白居易詩

¹⁰⁹ 唐·白居易〈與元九書〉，收於《白居易集》卷四十五，（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3月初版），頁962。

¹¹⁰ 同前注，頁964。

¹¹¹ 吳庚順、董乃斌主編，《唐代文學史》下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6月重印），頁248。

¹¹² 《甌北詩話》卷四，頁40。

(一)長恨歌

趙翼以為白居易以〈長恨歌〉而得享盛名，除對此詩給予千古絕作之評價外，對於詩中有關方士訪蓬萊，以及得貴妃密語歸報皇上的傳聞，明確指出其乃時俗傳訛所致。而香山不疑直寫入詩，竟成千古之言；甌北的批評純粹從詩的來源作觀察，至於該詩是否具有「諷刺」的意味在其中，或者詩意上的更多解讀則不表意見。根據與此詩同時並行之陳鴻〈長恨歌傳〉，其言該詩由來是在元和元年，白居易與友人王質夫同遊仙遊寺時，言談之中話及唐玄宗與楊貴妃故事，王質夫便舉杯邀請白居易為此事作歌。而陳鴻的〈長恨歌傳〉篇末說到：「意者，不但感其事，意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者也。」¹¹³顯然是將此詩當成具有十足「諷諭」的作品來看。然白居易卻將此詩編入「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成嘆詠者一百首。」¹¹⁴的感傷詩，可見〈長恨歌〉的「風情」多於「諷諭」，其詩旨應是在歌頌詠歎李楊那永恆不變的愛情。¹¹⁵

〈長恨歌〉末段敘述方士覓魂一事，究竟不像甌北所言，以考證角度觀察必無之事，甚至指出香山為詩不察，似有失之於偏的顧慮；而除了歌頌愛情的偉大動人之外，該詩在陳述中隱隱透露出批判的意味；例如貴妃提起那可紀念的往事：「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¹¹⁶可以斷言這段長生殿裏的記憶，將使得玄宗為此感到無比痛苦，貴妃的心態寫得隱約迷離，白居易似乎有意地對於玄宗的愛情抉擇提出質疑。而之前又說：「但令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¹¹⁷代表著期待通過考驗的堅定信念，或可帶來浪漫主義的相會，然而玄宗所做出犧牲愛情換取江山的決定，終將瓦解了這一絲的機會，導致於最後他「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¹¹⁸的悲劇，正如同飲不盡宣宗自己斟下的苦酒，批判唐玄宗的主題完全地攤在眼下。¹¹⁹

¹¹³ 唐·陳鴻〈長恨歌傳〉，收於《白居易集》卷十二，(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3月初版)，頁238。

¹¹⁴ 唐·白居易〈與元九書〉，收於《白居易集》卷四十五，(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3月初版)，頁964。

¹¹⁵ 張美娟，〈長恨歌中情與恨的意涵試探〉，收錄於《古今藝文》第31卷2期，頁45。

¹¹⁶ 唐·白居易〈長恨歌〉，收於《白居易集》卷十二，(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3月初版)，頁239。

¹¹⁷ 同前注。

¹¹⁸ 同前注。

¹¹⁹ 吳庚順、董乃斌主編，《唐代文學史》下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6月重印)，頁268。

(二) 琵琶行

趙翼言〈琵琶行〉亦是絕作，但對於白居易寫作時的情境有所質疑，以為有失禮法之虞，《詩話》云：

〈琵琶行〉亦是絕作。然身為本郡上佐，送客到船，聞臨船有琵琶女，不問良賤，即呼使奏技，此豈居官者所為？豈唐時法令疏闊若此耶？蓋特香山藉以為題，發抒其才思耳。¹²⁰

甌北的意思大致是身為官員的白居易，理應不會在潯陽江上，隨意叫喚商婦為己奏曲。甚至用唐代法令不應如此疏闊，反思該事件發生之真實性。最後更指出此事及此詩乃是白居易借題發揮才思的作品，然並未明指發抒什麼樣的才思。根據詩前〈琵琶引〉所示，白居易當時遇見琵琶女時，已左遷九江二年，原為「恬然自安」的情緒，受到琵琶音的感動，才始覺有遷謫意。站在白的立場，我們可以較明確地判斷此詩所發抒的感情，應是藉琵琶女的可悲命運，聯繫自己的不幸遭遇，進而抒發描寫出作者心中的複雜愁緒。正如《容齋五筆》中所言：「樂天之意，直欲摭寫天涯淪落之恨爾。」¹²¹

甌北言白居易不遵禮法的部分，引陳寅恪先生在〈琵琶引〉中所言：

有關樂天此詩者有二事可注意……唐代當時士大夫風息，極輕賤社會階級低下之女子，視其去留離合，所關至小之證。是知樂天之於此故倡，茶商之於此外婦，皆當日社會輿論所視為無足輕重，不必顧忌者也。……二即唐代自高宗武則天以後，由文詞科舉進士之新興階級，大抵放蕩不守禮法……樂天亦此新興階級之一人，其所為如此，故不足怪也。¹²²

陳寅恪先生的推測，為趙翼的懷疑尋得解釋，以傳統儒家重禮教化而言，身為朝廷命官當然不太可能輕喚商婦為己服務，但在唐代社會風氣開明，樂天又是文詞科舉出身的

¹²⁰ 《甌北詩話》卷四，頁 35。

¹²¹ 宋·洪邁〈琵琶行海棠詩〉，收於《容齋隨筆》下，(臺北：大力出版社，1981年)，頁 887-889。

¹²²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收於《陳寅恪先生論文集》，(臺北：三人行出版社，1974年)，頁 10。

興階級，放蕩不羈的作風自然也可理解了。

三、評白居易詩

甌北評論白居易的詩，給予極高評價，詩話言：「中唐詩以韓、孟、元、白為最。……試平心論之，詩本性情，當以性情為主。……此元、白較勝於韓、孟。……故白自成大家，而元稍次。」¹²³在詩名上，更言李謫仙後一人而已。可見白居易在中唐詩人之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然趙翼仍針對其中部分作品提出其未臻成熟的看法，例如舉進士時所試〈窗中列遠岫〉、省試之〈玉水記方流〉等，甌北皆以為不足觀。而全集中更不免有拙句、率句、複調、複意等情形，甌北解讀為其詩太多，自然難以避免有類似的辭意在詩中重複出現。至於白居易中的古體，《詩話》云：

蓋香山主於用意，用意則屬對排偶，轉不能綜橫如意，而出之古詩，則為意所之，辯才無礙。且其筆快如并剪，銳如昆刀，無不達之隱，無稍晦之詞，功夫又鍛鍊至潔，看似平易，其實精純。¹²⁴

甌北所言，白居易之詩絕非輕易寫成，看似平易之詩卻是經過極深的鍛鍊而成，尤其為了讓旁人都易解且能廣為流傳的前提下，更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融入其中，創作者若非具備極高的藝術修養是無法達成的。

白居易的詩歌藝術特點，就是能將人人可以感受到卻不見得能以語言表達出來的情景，以通俗又是真正詩歌的語言表達出來。¹²⁵在白居易之前，李、杜曾做過這方面的嘗試，但真正在詩歌藝術上追求這種藝術風格的，白居易是第一人。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認為白居易力求通俗且獨創一格的作風，充滿著創新的意味。而在白居易所引領創建的通俗詩派，雖對於詩歌藝術的發展作出巨大貢獻，尤其就其獲得多數讀者以及流傳地域的廣大範圍來看，都遠超過韓、孟的奇警詩派，然而它本身也產生了一定的弱點，《臨

¹²³ 《甌北詩話》卷四，頁 29。

¹²⁴ 《甌北詩話》卷四，頁 30。

¹²⁵ 吳庚順、董乃斌主編，《唐代文學史》下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6月重印），頁 273。

漢隱居詩話》中所言：「白居易亦善作長韻敘事，但格制不高，局於淺切，又不能更風操，雖百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讀而易厭也。」¹²⁶《冷齋詩話》亦云：「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故唐末之詩盡於鄙俚。」¹²⁷兩者的論點，雖不免過於武斷絕對，甚至否定白居易詩歌中題材豐富，風格多樣的特色，顯有以偏概全之嫌，然而卻也指出了通俗詩派容易產生的流弊，尤其是在廣大青年學習模仿之下，許多通俗的詩變成淺薄的詩歌，通俗的詩歌創作方式，在取得重大創新成就的同時，卻又反過頭來否定了自己。張戒《歲寒堂詩話》：「梅聖俞云：『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元微之云：『道得人心中事。』此固白樂天長處，然情意失於太詳，景物失於太露，遂成淺近，略無餘韻，此其所短處。」¹²⁸針對通俗詩派的創作方式所提出的見解，則是較為中肯的。



¹²⁶ 常振國·降雲編，《歷代詩話論作家》二冊，(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9月初版)，頁14-15。

¹²⁷ 同前注。

¹²⁸ 常振國·降雲編，《歷代詩話論作家》二冊，(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9月初版)，頁16。

第五章 《甌北詩話》對宋代詩人的批評

宋代詩風整體而言，呈現出「以文為詩」、以「議論為詩」的風格，與唐代詩風之表現，發展出不同方向的美學。錢鍾書《談藝錄·詩分唐宋》指稱：「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¹錢氏認為唐、宋詩不僅是朝代不同，在詩歌體例與藝術表現上，更存在著截然不同的特色。在繆越〈論宋詩〉一文的比喻，更是饒富趣味：

唐詩以韻勝，故渾雅，而貴蘊藉；宋詩以意勝，故精能，而貴深析透辟。唐詩之美在情辭，故豐腴；宋詩之美在氣骨，故瘦勁。唐詩如芍藥海棠，穠華凡采；宋詩如寒梅秋菊，幽韻冷香。²

唐、宋詩兩相對照，各有特色，尤其宋詩以唐詩的繼承者姿態出現，固然在詩歌內涵、類型、題材上，雖是延續唐詩範疇而欲作出更精緻的涉獵，然在藝術風貌與情味意境上，宋詩卻展現了以往不同風格，最終能自成一家。趙翼論宋詩，大抵從「創新」與「才氣」著眼，故十分推崇蘇軾詩歌自然渾成的特色，展現出其個人不凡才氣與有別於唐的創新精神，對於陸放翁之才思靈敏，與黃山谷之才力雄厚，不肯作一尋常語，均表認同，其批評之趨向，就宋各家觀，似有意突破尊唐宗宋之藩籬，今就各家論述如下。

第一節 趙翼論蘇東坡(1037-1101)

一、才名與個性

有關蘇軾生平，根據《宋史》本傳記載：

蘇軾，字子瞻，湄州眉山人。……嘉祐二年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修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後以書見修，修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

¹ 錢鍾書，《談藝錄》，(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82年)，頁1-5。

² 繆越，〈論宋詩〉，收於王國瓊著，《中國文學史新講》上冊，(臺北：聯經出版社，2006年9月初版)，頁512。

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二制三館。軾上議曰，……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徙知湖州。……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摭其表語，……欲寘之死。……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出知定州。……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建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年六十六。³

這段歷史的記載，概述了東坡一生在仕途上的起伏，他因為「才名」得歐陽修所識，受神宗所用，卻也因議論王安石的種種變法措施，受盡貶謫各處的流浪之苦，最後客死在常州。東坡的政治之路，走得跌跌撞撞，有很大的因素是來自於他敢於直諫的精神；趙翼論蘇軾生平，便從其「才名」與「個性」兩方面探討，指出其因「才名」而招禍，與交遊邪正不分的態度，促成他仕途一連遭受打壓的原因。

趙翼論東坡詩名之盛，舉其作品刊刻流傳之廣以證，《詩話》云：

大概東坡詩有所作，即刊刻流布，故一時才名震爆，所至風靡。而忌之者因得臚列以坐其罪，故得禍亦由此。今即以「烏臺詩案」而論，其詩之入於爰書者，非一人一時之事，若非刻有卷冊，忌者亦何由逐處採輯，彙為一疏，以劾其狂謬？如……豈非其詩早已流布，故得臚列以成其罪耶？⁴

宋朝蘇軾一有詩作，即為當時文人所喜愛，故傳抄者眾，自然刊刻流布甚廣，而「烏臺詩案」的發生，正是有心人士在其詩歌文字中，尋找不利於政權的言論而肇生，當時蘇詩的板本流傳之廣，恰巧提供了這些人羅織罪名的方便之門。觀此案發生由來，可證當時蘇軾才名之盛。又趙翼所言：「東坡一生，以才得名，亦以才得禍。」⁵亦指蘇軾為名

³ 參見《宋史·蘇軾本傳》，收於宋·蘇軾撰，《蘇東坡全集》上冊，（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9月初版），頁1-10。

⁴ 《甌北詩話》卷五，頁54。

⁵ 《甌北詩話》卷五，頁55。

所累，蘇軾當時在王安石變法之際，身為判杭，卻仍處處譏訕新法，甚至見之吟詠，得罪了當權者，若非神宗當時憐才，何來後世大家。甌北在考證東坡作品註家時，亦言：

東坡詩文，及身已盛行。當徽宗禁錮蘇、黃集甚嚴，至有藏於衣褐，間道出京，為邏人所獲者。紹興中，洪景盧在英州，坡集已漫漶，忽得一翻刻本，為之暢然。事見《容齋隨筆》。後一二十年，陸放翁又得一翻刻本，亦喜而跋之。是南渡四五十年，坡集已兩翻板，可見其流布之盛也。⁶

蘇軾身為文壇的領導指標，其詩文的影響力自然對廣大讀書人產生影響，以當權者角度而言，若放任批評朝政的言論蔓延，自然會阻礙了新法的推行，因此當時推行新法的主持人王安石，不得不以此而困之了。

蘇東坡個性曠達不拘，即使數度遭遇貶謫，仍能不改初衷，甚至能苦中作樂，而觀其交遊，更是不分貴賤，凡有所長，便能成為好友，《詩話》云：

東坡襟懷浩落，中無他腸，凡一言之合，一技之長，輒握手言歡，傾蓋如故，而不察其人之心術。故邪正不分，而其後往往反為所累。……一時傾心寫意，其後背而陷之者甚多。……元豐中以詩語劾坡者，即李定為首。……東坡七年瘴海，推原禍始，實自邦直發之。……此外如葉濤、堂垌、鄧潤甫等，亦皆平日交遊末路相背者，更不可數計。⁷

甌北所指均是平時與蘇軾相交，友情甚篤者，而事後卻往往落井下石，甚至在烏台案發之時，直欲置蘇於死地。宋代朝政大多以文人治國，在政權鞏固與軍事外交上，與漢、唐強勢的國力有著明顯差異，同時宋王朝又常在朝臣中有意地培植對立派系，使之互相攻訐，便於皇帝控制。⁸加上文人之間常存有相輕的陋習，為了在政治角力上取得優勢，彼此在背地裡互相醜詆的情事也就更多了，蘇軾本身胸襟坦蕩豁達，面對此文人惡習，

⁶ 《甌北詩話》卷五，頁 56。

⁷ 《甌北詩話》卷五，頁 58-59。

⁸ 王水照，《蘇軾研究》，（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 5 月），頁 137。

自然不屑一顧，亦無暇正視，無奈乎其政治生涯正受其所累矣。

二、蘇東坡之詩

(一)以文為詩之創新精神

宗唐詩話於論詩時，常站在以詩為詩，以詞為詞的本色論、尊體說立場，故蘇軾「以文為詩」的創作作品，自然無法得到宗唐論者的認同，《後山詩話》：「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功，要非本色。」⁹然趙翼評東坡詩，則頗能欣賞蘇東坡「以文為詩」的創作風格，有別於宗唐一派的創新思考，更讚其作詩如行雲流水，絕妙自然，《詩話》云：

以文為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今試平心讀之，大概才思橫溢，觸處生春，胸中書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無不如志。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筆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

10

蘇軾「以文為詩」的寫作，趙翼分析原因不僅是其才分之高，另外蘇軾讀書勤奮，以致胸中書卷豐富，足以供其趨馳左右，更是蘇詩變化萬端的重要因素。東坡身為宋朝文士在文學創作上的象徵人物，此等寫作方式所營造出的詩歌，佈滿了散文化的傾向，不僅疏通了雅緻，突破了格律，使詩歌呈現出流暢之感，對於晚唐沿襲已久易於僵化的詩歌，無疑注入新生命，亦可視為是對重視格律的唐詩之另一種反思與創新。今人鄭悻朱從「以賦為詩」的文學形式解讀蘇詩時，認為蘇軾將詩人重在內心情志的感發，轉為對外事物的描繪，集結眾多意象，並利用動態描寫、聲色嗅味配合、簡筆勾勒的白描，轉化了物象並列容易造成的版滯缺點，對於偏重理學的宋詩，具有一定的調和作用。¹¹而不論是「以文為詩」抑或「以賦為詩」，蘇軾不主固常與推陳出新的藝術創作精神，正是其能在各種體裁中，取得重大成就之關鍵。

⁹ 宋·陳師道，《後山詩話》。收於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第一冊，（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頁309。

¹⁰ 《甌北詩話》卷五，頁47。

¹¹ 鄭悻朱，《蘇軾以賦為詩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11月），頁223。

蘇軾的創新精神不僅表現在詩歌，他的「詞」、「賦」同樣都給人耳目一新的感受，突破以往對於這類文體的既有刻版印象；例如〈赤壁賦〉即可視為「以文為賦」的代表之作，賦中描寫蘇軾與友人同遊赤壁，過程之中因面對人生有所體悟而寫下，其中的思想與藝術表現，已超出一般「賦」所表現的範疇，文學成就更是繼承了蘇軾一貫的風采與氣度。至於「詞」的部分，則是出現「以詞為詩」的文學創作，如〈念奴嬌·赤壁懷古〉，藉對外在景物的發想，把人們帶入江山如畫、雄壯奇偉的景色與深邃的歷史沉思之中，突破了一般對「詞為豔科」的藩籬；而〈水調歌頭〉一闕，則是藉景抒情之作，內容除反映自己矛盾又複雜的思想外，整首詞同時充滿著一股積極向上的熱情與對親人的思念之情。不論是「詩」、「詞」或「賦」，就東坡實際創坐而言，莫不充分顯示他想要突破諸多文體之舊格，體現出東坡從宏觀的角度要求各文藝樣式之間，應互相滲透、彼此補充的文藝創新精神。¹²如同趙翼所言：「東坡大氣旋轉，雖不屑屑於句法、字法中別求新奇，而筆力所到，自成創格。」¹³亦如同王師建生所提「文學多元論」主張，一位大文學家，在文學上往往有多方面的成就，即便創作一種文體，也有多種形式、風格的變化。¹⁴甌北言東坡之「才大無所不可」即是。

(二)自然寫意不以鍛鍊為工

詩文由自然而成，此說可上溯劉勰〈原道〉篇：「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¹⁵詩人透過觀察、體驗、沉思、想像的過程，進而寫作詩、文，看似自然而然與天地同生的道理，在詩人的創作實踐中，卻常常經過許多苦思而完成，能夠自然寫出詩歌作品的天分，於是格外顯得珍貴。趙翼論東坡詩，以古體為例，舉五古〈哭刁景純〉、〈答陳季常〉、〈和陶詩〉以及七古〈題王維吳道子畫〉、〈題楊惠之塑維摩像〉、〈送劉道原〉詩中等諸句，以為「其絕人處在乎議論英爽，筆鋒精銳，舉重若輕，讀之似不甚用力，而力已透十分。」¹⁶趙以為其五、七古詩中，讀之「不甚用力」卻已「力透十分」之才，關鍵即在蘇詩善於以「自然」的方式書寫創作。

¹² 鄭倅朱，《蘇軾以賦為詩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11月），頁80。

¹³ 《甌北詩話》卷五，頁51。

¹⁴ 王建生，《趙甌北研究》下冊，（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88年7月初版），頁726。

¹⁵ 羅立乾注譯，《新譯文心雕龍》，（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2月再版），頁4。

¹⁶ 《甌北詩話》卷五，頁47。

甌北又舉其近體七言律加以說明：

坡詩有云：「清詩要鍛鍊，方得鉛中銀。」然坡詩實不以鍛鍊為工。其妙處在乎心地空明，自然流出，一似全不著力，而自然沁入心脾。此其獨絕也。今第就七言律論之。如「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有美堂暴雨〉……「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與潘郭二生同遊憶去歲舊跡〉……此數十聯乃是稱心而出，不假雕飾，自然意味悠長；即使事處，亦隨其意之所欲出，而無牽合之迹。此不可以聲調格律求之也。¹⁷

東坡自言清詩需有鍛鍊之工，即表示其認同經鍛鍊而成之詩，有其力量與價值，然而東坡詩卻以「自然流出」且「心地空明」之作見長，不論雄偉之作，意味悠長諸篇，皆是稱心而出且不假雕飾，詩風渾然絕妙，水到渠成，絲毫不以鍛鍊為工，足見東坡作詩不拘常規，大膽創新之精神。陳師道《後山詩話》言：「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直以奇。」¹⁸所謂蘇軾之「新」，即是其有別以往主鍛鍊的自然書寫，印證說明了東坡為詩不以鍛鍊為工，惟其「新」能之，隨其意而為之。另東坡雖不以鍛鍊為工，卻精於成語剪裁，入之於詩每成佳妙偶對，甌北則以為其由才分之大且學博才長所致，《詩話》云：

詩人遇成語佳對，必不肯放過。坡公尤妙於剪裁，雖工巧而不落纖佻，由其才分之大。如「時復中之徐邈聖，無多酌我次公狂。」〈贈孫莘老〉……「信命不須歌去汝，逢人未免嘆猶吾。」〈答葉致遠〉此等詩雖非坡公著意之作，然自然湊泊，觸手生春，亦見其學之富而筆之靈也。¹⁹

古典詩文中對句的運用，往往能強化詩意的象徵性，更能表達詩人心中的創作意念；東坡以其才分之高，剪裁佳句而成對句，自然湊泊且不露鎔鑄之工，足以見其學養豐富而

¹⁷ 《甌北詩話》卷五，頁 48-49。

¹⁸ 宋·陳師道，《後山詩話》，收於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 年 1 月），頁 306。

¹⁹ 《甌北詩話》卷五，頁 49。

運筆靈巧。《詩式》中有「對句不對句」一目，其言：「夫對者，如天尊、地卑、君臣、父子，蓋天地自然之數。若斤斧跡存，不合自然，則非作者之意。」²⁰頗明對句要切合詩意，重在「自然」，若不能如此，隨意拼湊而成，感情既不能真摯又如何能啟迪人心，又怎能了解到詩人內心的真正思考。筆者以為東坡能於靈心裁切而觸手生春，一方面實得力於學問精深鎔鑄使然，另一方面蘇軾作詩之「自然」不刻意鍛鍊之風格，與《詩式》中「對句」所言「自然之數」，不謀而合，更是重要關鍵因素。

三、評蘇東坡

東坡不以鍛鍊為工的寫作風格，宋人就此有提出批評者，張戒《歲寒堂詩話》曾比較唐宋詩人之登樓詩：

東坡〈真興寺閣〉云：『山林與城郭，漠漠同一形。市人與鴉鵲，浩浩同一聲。側身送落日，引手攀飛星。登者尚呀咻，作者何以勝。』〈登靈隱寺塔〉：『足勸小舉相，前路高且長。漸聞鐘磬音，飛鳥接下翔。入門亦何有，雲海浩茫茫。』意雖有佳處，而語不甚工，蓋失之易也。²¹

張戒以為東坡詩中「側身」、「引手」諸句，實淺陋不工。再引杜甫〈登慈恩寺塔〉首云：「高標跨蒼天，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讚許杜甫詩「窮高極遠之狀，可喜可愕之趣，超軼絕塵而不可及也。」²²可知此處張戒論詩，似有意貶低蘇詩，其舉東坡不工之語，與子美鍛鍊之句相比，雖點出兩者之間「工」與「不工」問題，在取材選擇的比較上，客觀性則有待商榷。

甌北十分肯定東坡詩，言其創句、創字，自然天成，絲毫不假雕飾，然亦因其隨筆揮灑，仍有句法重疊之處，《詩話》云：

東坡大氣旋轉，雖不屑屑於句法、字法中別求新奇，而筆力所到，自成創格。如〈百

²⁰ 唐·釋皎然，《詩式》，收於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頁33。

²¹ 張戒，《歲寒堂詩話》收於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8月），頁454-455。

²² 張戒，《歲寒堂詩話》收於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8月），頁455。

步洪〉詩：「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弦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又如〈答章傳道〉云：「欲將駒過隙，坐待實穿溜。」……此雖隨筆所至，自成創句，所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然未免句法重疊。²³

甌北評論東坡句法、字法之奇，古所未有，正是其創新精神的表現；而且這種创新的手法，如同「風行水上」而致「自然成文」；顯見「創新」的句法語法，並非經過精思鎔鑄，反而常從「自然」之中流瀉而出，兩者存在著互相依附的微妙關係。筆者以為此處趙翼品論東坡詩藝，所標誌「創格」、「創句」，同時正是趙翼詩歌中創新理論的投影，例如〈句日無詩〉詩云：「天機雲錦朗昭回，刀尺徒勞費剪裁。怪底經旬無一句，等他有句自然來。」²⁴標榜著剪裁之工往往不及自然之力，又〈無詩〉其一詩云：「風行水上自成波，偶值無風可奈何？今日不知明日句，枯腸遍要預支多。」²⁵堪稱是合乎「自然」創意的最佳詮釋。然句法重疊的問題，是否有礙於東坡本身的詩歌成就，甌北的引論則耐人尋味，《詩話》云：

若〈俊井〉之「上除青青芹，下洗鑿鑿石。」〈白鶴新居鑿井不得泉使工再鑿〉云：「豐我祭與醪，利汝椎與鑽。」……又〈與趙景旼陳履常同過歐陽叔弼小齋〉云：「夢回聞剝啄，誰乎趙陳予。」句法之奇，自古未有，然老橫莫有敢議其拙率者，可見其才大無所不可也。²⁶

甌北以為東坡之句法重疊問題，無礙於其個人本身的詩歌成就，緣由即在於其句法之奇，乃自古未有，而其才之大，更莫有敢議者也。

趙翼論述蘇軾，從其個人情性出發，言其「才名」遠播卻反遭烏台案所害，根據王水照所統計，蘇軾社會政治詩在其所有詩作中比例並不高，但仍表達了詩人在特殊歷史背景下所反映出的社會現實。其中許多政治詩包括被列入「烏台詩案」的許多詩作，和

²³ 《甌北詩話》卷五，頁 49。

²⁴ 《甌北詩鈔》絕句二，頁 571。

²⁵ 《甌北集》卷四十八，頁 992。

²⁶ 《甌北詩話》卷五，頁 51。

新法並沒有關係。然此類詩作，表現了蘇軾廣闊的政治視野，其中敢於揭露社會矛盾與政治弊病的態度，不僅反映了下層人民的心聲，詩人經世的情懷亦表露無遺。²⁷

筆者以為蘇軾天性豁達，比起政治上遭遇，更常因交遊無忌致屢遭他人詬陷，然無論東坡身處何種境地，其詩總能展現出強烈的熱情與生命力，在古、律等各類詩歌體裁上，時而鍛鍊雄偉，時而剪裁工巧，充分發揮他天才的本色。在藝術上甌北言蘇詩：「如流水之行地」²⁸，自然流出且心地空明，一語道出東坡詩中最純粹的「自然」元素。唐司空圖所著《二十四詩品》有「自然」一條：「俯拾即是，不取諸鄰。俱道適往，著手成春。如逢花開，如瞻歲新。真與不奪，強得易貧。幽人空山，過雨采蘋。薄言情悟，悠悠天鈞。」²⁹司空圖之言「自然」，強調隨手俯拾題材，詩意不刻意取奪，強為工而雕琢；正如同東坡之為詩，如行雲流水般自然，以致能觸手生春，別出心裁，隨其心意所至而成。



²⁷ 王水照，《蘇軾研究》，(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頁139。

²⁸ 《甌北詩話》卷五，頁47。

²⁹ 唐·司空圖，《二十四詩品》，頁40。收於收於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

第二節 趙翼論陸放翁(1125-1210)

一、胸懷愛國之思

趙翼論陸放翁以一卷之篇幅為其繫年譜，言其人有愛國之思，更摘其詩句以證，試觀《宋史》本傳記載：

陸游，字務觀，越州山陰人。年十二，能詩文。蔭補登仕郎。鎖廳薦送第一，秦檜孫塤，適居其次。檜怒，至罪主司。明年試禮部，主試復置游前列。檜顯黜之，由是為所嫉。……孝宗即位，遷樞密院編修官，兼領類聖政所檢討官。史浩、黃祖舜薦游善詞章，諳典故，召見。上曰：「游力學有聞，言論覲切。」遂賜進士出身。……時龍大淵、曾覲用事，游為樞臣張燾言：「覲、大淵招權植黨，熒惑聖德。公及今不言，異日將不可去。」燾據以聞。上詰語所自來，燾奏以游對。上怒，出通判建康府。……范成大帥蜀，游為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譏其頹放，因自號放翁。……晚年再出，為韓侂胄傳〈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清議，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³⁰

從《宋史》所述得知，陸游一生大要，受知於孝宗皇帝，卻也因與秦檜同朝，在文人政治之中又敢於直言，因此雖然仕宦「五佐郡、四奉祠」，但均處散地，不受重視。南宋時期政治偏安，一般讀書人存在著迎合上位的鴛鴦心態，不肯積極面對現實，士子求取功名的目的僅止於當個亂世的太平官，對於國家社會較缺乏正面批評力量；在這樣的背景中，陸游詩中主張用兵北方，復仇雪恥的思想，反而受到懷疑與批評打壓，甌北考閱放翁全集，以明放翁之志，《詩話》云：

放翁生於宣和，長於南渡，其出仕也在紹興之末，和議久成。即金海陵南侵潰歸，孝宗銳意出師，旋以宿州之敗，終歸和議。其時朝廷之上，無不以畫疆守盟、息事寧人為上策，而放翁獨以復讎雪恥，長篇短詠，寓其悲憤。或疑書生習氣，好為大

³⁰ 見《宋史·陸游本傳》，頁 1-2。收於楊家駱主編，《陸放翁全集》，（臺北：世界書局，1980 年 4 月）。

言，借此為做詩地。今閱全集，始知非盡虛矯之氣也。³¹

甌北長於考證，以放翁出生時代推論，當時久已和議，一般讀書人面對偏安情勢早已習慣，放翁此時的激昂復國言論自然特別受人矚目，批評者故以為其乃書生好為大言之習也。趙翼則舉放翁從十餘歲習聞先正緒言，至七十歲之時仍有詩〈感中原舊事〉：「惟有天知太平事，乞傾東海洗胡沙。」³²、〈老馬行〉云：「中原旱蝗胡運衰，王師北伐方傳詔。一聞戰鼓意氣生，猶能為國平燕趙。」³³證明放翁以匡復中原的愛國心志，從未改變。

甌北從歷史考證上追尋探索陸游的愛國之心，試圖為其發言辯護的態度，在《詩話中》是可以明顯感受的；實際上，放翁的詩中，表現出忠君愛國的節操精神，詩作不在少數，例如：〈夜讀兵書〉：「孤燈耿霜夕，窮山讀兵書。平生萬里心，執戈王前驅。」³⁴展現了不同於一般讀書人只求做官的心態，反以報效為國的氣勢凸顯個人職志。〈記夢〉：「夢裏都忘困晚途，縱橫草疏論遷都。不知盡挽銀河水，洗得平生習氣無。」³⁵從議論遷都一事，表現出陸游時時刻刻思念著故土情懷。又〈南鄭馬上作〉：「落日雲斷唐闕廢，淡煙芳草漢壇平。猶嫌未豁胸中氣，目斷南山天際橫。」³⁶則是藉由歷史典故，發抒心中對家國收復的深切期待。

《劍南詩稿》八十五卷，六百九十四首，後又有緒稿三百七十七首，及集外一千四百五十三首，凡二千五百二十四首。以其數量而言，陸游詩作不可謂不多，趙翼在閱讀其眾多的詩歌作品中，常能感受到其憂國憂民的愛國熱忱，不因其個人身處腐敗的官僚體系中而有所動搖，因此那些關懷家國命運的愛國詩篇，在特定的時空環境中特別給人印象深刻。甚至在死前的〈示兒詩〉中，對於光復大業仍存一線希望，足見其愛國情感的真切。

³¹ 《甌北詩話》卷六，頁 78。

³² 宋·陸游，《劍南詩稿》卷六十七，頁 942。收於楊家駱主編，《陸放翁全集》，（臺北：世界書局，1980 年 4 月）。以下所引《劍南詩稿》同此版本，不贅。

³³ 《劍南詩稿》，卷六十八，頁 951-952。

³⁴ 《劍南詩稿》卷一，頁 3。

³⁵ 《劍南詩稿》卷二，頁 32。

³⁶ 《劍南詩稿》卷三，頁 44。

二、論放翁之詩

趙翼論放翁詩，言其數量之大自然未有，就此即可見其具備之開創精神，若從每首詩中所現詩意觀察，可推敲放翁本身為詩之苦心，《詩話》云：

古來作詩之多，莫過於放翁。……子虛刻全集時，亦跋云：「先君在嚴州刻詩，多所去取，所遺詩存者尚有七卷。」今合計全集及遺稿，實共一萬餘首。每一首必有一意。……是一萬首即有一萬大意，又有四萬小意。自非才思靈敏，功力精勤，何以得此？信古來詩人未有之奇。³⁷

趙翼從放翁詩歌數量之大，推見其才思之廣，而詩中所描繪出現之一花一草、一魚一鳥，在經過剪裁入詩後，每能出現新意，印證放翁功力之深。而趙翼面對放翁如此大量的創作，則總結出三個階段變化，初期「宗派本出於杜。中年以後，則益自出機杼，盡其才而後止。」³⁸後在〈自述〉詩中言及從戎南鄭時：「詩家三昧忽見前，屈宋在眼元歷歷。天機雲錦用在我，剪裁妙處非刀尺。」³⁹說明其從戎時期境界之一變；最後於晚年時詩風漸趨平淡，往日求工見好之心，悉盡消除。趙翼所作出之分類，以詩歌風格變化為經，以時間分割為緯，不僅點明陸游各時期創作意念的轉換，更有助於我輩研究陸游詩各時期風格的掌握。

趙翼針對陸游在近體詩的部分，特別推崇其「律詩」之成就，《詩話》所云：「放翁以律詩見長，名章俊句，層見疊出，令人應接不暇。使事必切，屬對必工。無意不搜，而不落纖巧；無語不新，而不事塗澤。實古來詩家所未見也。」⁴⁰所謂屬對、使事用典以及語言等藝術運用技巧，都讓趙翼對放翁讚譽有加，顯見陸游之「律詩」寫作，十分符合趙翼心中之批評標準，《甌北詩話》並大量摘句以證。

除甌北所引，使事部分如〈二月二十四日做〉：「崖州萬里竄酷吏，湖南幾時起臥龍。」

⁴¹以秦黨酷吏曹泳徙崖州事，以及宋張浚主戰為秦檜所惡，表達對於國事的關心與書生

³⁷ 《甌北詩話》卷六，頁 66。

³⁸ 《甌北詩話》卷六，頁 66。

³⁹ 《甌北詩話》卷六，頁 66。

⁴⁰ 《甌北詩話》卷六，頁 68。

⁴¹ 宋·陸游著 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卷一，頁 18-1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9 月）。

應持守的氣節。又〈黃州〉：「局促常悲類楚囚，遷流還歎學齊優。」⁴²以《左傳》成公九年，鄭人獻楚囚一事，以及《史記·樂書》：「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于魯。」說明偏安心情的苦悶以及與敵寇勢不相容的態度。又如〈和范舍人病後二詩末章兼呈張正字〉其二：「舍人起視北門草，學士歸著東觀書。」⁴³以武后一朝之北門學士，與後漢著撰文史之輩，吐露出書生時刻隨政治起伏的心情。上所舉「使事」摘句，足可見陸游律詩之工，觀其中所引諸事，配合詩人、詩題相融一氣，屬對工巧不落纖佻，固見佳作。

在「寫懷」部分，如〈自詠〉：「江湖重複風波惡，齒髮凋零歲月馳。」⁴⁴寫面對匡復中原之路的坎坷荊棘，以及年紀老去徒增世態炎涼之感的事實。又如〈梅村野人家小憩〉：「正遣清詩覓菊栽，穿雲涉水又尋梅。」⁴⁵則看出陸游老年閑適生活的一面。上引陸游「寫懷」的詩歌，普遍存在著古今昔往的感嘆，尤其在其老年時期中，詩中時而出現鄉居生活的閑適自得，以及閉門著述與讀書的痕跡，然面對世間的風雨，看似雲淡風輕的同時，卻又常常出現對於憂心國家前途的愛國思想，這兩種矛盾的情緒在「寫懷」的詩歌中不但沒有產生巨大的衝突，反而並行不悖。

至於陸游「寫景」的佳句，如〈東窗獨坐書懷〉：「蓬戶夜涼燈煜爚，盆山雨潤木蕭森。」⁴⁶寫出深夜背景燈燭映照下，看著遠山蕭茫的山景。又〈夜意〉：「浮雲掃盡天如水，十里疎鐘到野堂。窗紙月明人不睡，屋茅霜冷夜初長。」⁴⁷組合清澈的夜空、結霜的茅屋以及鐘聲，凸顯詩人無法入眠的心情。陸游「寫景」佳句，精采處在七律，前後相對自然工整，頗能展現個人對景物的細微觀察；整體而言，放翁律詩長處，從其「使事」、「寫懷」、「寫景」中，展現個人「無意不搜」、「無語不新」的詩歌寫作技巧，不僅內容豐富且變化新穎，佳句層見疊出。

趙翼除欣賞放翁之律體外，對於放翁「古體」之創作成就，甌北另言：

抑知其古體詩才氣豪健，議論開闢，引用書卷皆驅使出之，而非徒以數典為能事。

以下所引《劍南詩稿校注》同此版本，不贅。

⁴² 《劍南詩稿校注》，卷二，頁 141。

⁴³ 《劍南詩稿校注》，卷八，頁 640-641。

⁴⁴ 《劍南詩稿校注》，卷七十九，頁 4273。

⁴⁵ 《劍南詩稿校注》，卷七十九，頁 4282。

⁴⁶ 《劍南詩稿校注》，具六十八，頁 3805。

⁴⁷ 《劍南詩稿校注》，具六十八，頁 3832。

意在筆先，力透紙背，有麗語而無險語，有豔詞而無淫詞。看似華藻，實則雅潔；看似奔放，實則嚴謹。此古體之工力，更深於近體也。⁴⁸

說明陸游之「古體」實功夫精到，語言華麗而不奇險，以雅潔代替華藻，嚴謹取代奔放之風，其由也乃在於放翁「真鍊」之功夫，以言簡意深的方式，使觀者不見鍛鍊之迹也。張英〈讀放翁詩偶成四首〉，可見證放翁詩「鍊」之功夫：

輓強沒羽本天才，煅鍊詩篇老不衰。夜夜神光生帳底，固應奇句逼人來。（其三）
憂玉敲金字字妍，丹青畫出閨風儂；樂天七十詩懷減，輸却龜堂十五年。（其四）⁴⁹

張英的詩句裏所提，夜裡帳中以鍊詩為樂的放翁，其情其景讓人感受特別強烈，也讓我們了解到陸游直到晚年，仍舊是勤奮不倦地讀書作詩，故其詩歌每有佳句矣。

甌北同時又舉與放翁同以詩名之楊誠齋解讀其詩，《詩話》云：

誠齋專以俚言俗語闖入詩中，以為新奇。放翁則一切掃除，不肯落其窠臼，蓋自少學詩，即趨向大方家，不屑屑以纖佻自貶也。然間亦有一二語似誠齋者。……此等詩派南宋時盛行，在放翁則為下劣詩魔矣。⁵⁰

甌北認為楊誠齋之將「俚言俗語」寫入詩中，乃是自以為新奇，與其個人所提倡的「詩貴創新」理念有所區別；理學發達的宋代，許多詩歌受到影響而存在著理學主義的痕跡，因此溫柔敦厚與教化目的常藉由詩歌作為傳播工具，「俚言俗語」的形式自然無法承擔此一重任，而著重個人思想發抒的詩人陸游，則不屑以此著墨而盡力掃除。甌北的解讀是陸游自少年學詩，即趨向大方家，自然不會在意這類注重形式外表的新奇，更不會以此多作文章；惟南宋時期此等詩風盛行，陸游仍不免受其影響而出現在詩作中。

三、論蘇陸優勝

⁴⁸ 《甌北詩話》卷六，頁 68。

⁴⁹ 吳宏一、葉慶炳編輯，《清代文學批評資料彙編》（上），（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 年 9 月），頁 345。

⁵⁰ 《甌北詩話》卷六，80。

趙翼十分欣賞陸游，以之為心模力追的對象，並將之與宋朝公認大家蘇軾相提並論，《詩話》云：

宋詩以蘇、陸為兩大家。後人震於東坡之名，往往以為蘇勝於陸，而不知陸實勝蘇也。蓋東坡當新法病民時，口快筆銳，略少含蓄，出語即涉謗訕。「烏台詩案」之後，不敢復論天下事。……放翁則轉以詩外之事盡入詩中。……而人莫敢議其非。因得肆其才力，或大聲疾呼，或長言詠嘆，命意既有關係，出語自覺沉雄。此其詩之易工一也。⁵¹

趙翼以陸游之詩更勝於東坡之言論，不論何時都是驚人之語，而其所採取理由則在於東坡於「烏台詩案」後，面對天下事往往不敢盡言之，而放翁則是敢於與新亭對泣之士大夫劃清界線，對神州陸沉之事仍大聲疾呼，長篇詠嘆，故一出語自見沉雄而工之氣。除此趙翼再提理由，《詩話》云：

東坡自黃州起用後，敷歷中外，公私事冗，其詩多即席即事隨手應付之作；且才捷而性不耐煩，故遣詞或有率略，押韻亦有生硬。放翁則生平仕宦，凡五佐郡、四奉祠，所處皆散地。……心閑則易觸發，而妙緒紛來；時暇則易琢磨，而微疵盡去。此其詩之易工二也。⁵²

歐北以東坡「公私事冗」，多即席即事應付之作，比照讀書日多，閑暇於琢磨求工的放翁，直指陸游才氣雖不過於蘇，而其詩實勝於蘇。筆者以為趙翼的言論似有意維護偏袒了陸游，以東坡詩風，本不以「鍛鍊」為工，較陸游擅於古近體之使事屬對，實難以此論其高下。試觀東坡詩，其議論英爽，筆鋒精銳而力透十分之古體、稱心而出且自然意味悠長之近體，本當與所謂即席即事之作有差，何以歐北不以此相比乎？顯然在這部分趙翼之言乃有失於客觀。又歐北自言：「放翁萬首詩，遣詞用事少有重複者。惟晚年家

⁵¹ 《甌北詩話》卷六，頁 67。

⁵² 《甌北詩話》卷六，頁 68。

居，寫鄉村景物，或有見於此又見於彼者。……蓋一時湊用完篇，不及改換耳。」⁵³此等說法亦難叫人信服，錢鍾書即言：放翁多文為富，而意境實尠變化。古來大家，心思句法，複出從見，無如渠之多者。錢鍾書先生引《曝書亭集》卷四十二〈書劍南集後〉譏其「『句法稠疊，令人生憎』，舉例頗繁。」⁵⁴錢氏直指甌北論放翁之詩「遣詞用事少有重複」之語，實乃有偏袒之虞。

在《甌北詩話》中，趙翼肯定了陸游在南宋時期政治偏安的歷史背景下，始終保持著強烈的復國意識，平反時人對其書生習氣的懷疑，並彰顯放翁不屈不撓的堅毅性格。而隨著仕宦起伏與從軍直到老年隱居鄉里，甌北更由其詩法宗尚雅正，且鍛鍊精深，故能於各個階段中屢屢創作出既「工」且「鍊」的詩歌，且不論律詩或古、近體，每每意在筆先，無意不搜，作品之多古所未有，更可見放翁才思敏捷與功力之精勤也；惟甌北論其詩，有時過於主觀，詩作眾多的詩人如香山、東坡等人，皆有詩意、句法重複的問題，甌北論放翁時以「遣詞用事少有重複」之言，未免過於偏袒維護；且在論蘇陸優勝之時，其「陸實勝蘇」的言論，在詩歌比較的擇取上仍然顯得不夠客觀。文學批評本就有主觀性的一面，趙翼對放翁的論述雖有偏頗之言，然對於陸游詩歌的藝術成就與其個人的思想內容與愛國情操，其提出的觀點確是有目共睹的，充分展現了一個批評家的鑑識眼光。

⁵³ 《甌北詩話》卷六，頁 80-81。

⁵⁴ 錢鍾書，《談藝錄》，（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88 年 11 月），頁 125-126。

第三節 趙翼論黃山谷(1045-1105)

一、蘇黃比較論

張戒《歲寒堂詩話》對於蘇、黃二人作詩重於押韻之工，曾提出批評：「用事押韻，何足道哉！蘇黃用事押韻之工，至矣盡矣，然究其實，乃詩人中一害，使後生只知用事押韻之為詩，而不知詠物之為工，言志之為本也，風雅自此掃地矣。」⁵⁵張戒強調詩歌乃個人心志與情感的真實表達，過於追求外在語言與使用典故來彰顯學問，將失去詩歌原有餘味不盡之意。而黃庭堅所追求之詩，在〈答洪駒父書〉中表明：「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歷。」又言：「雖取古人之陳言入于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⁵⁶此文明確地說明了黃庭堅作詩的態度與方法，追尋前賢的創作道路，取他人佳句成自己之言，所謂「點鐵成金」是也。趙翼輒即此所見，認為此正是山谷得力之處，《詩話》云：

又嘗〈跋枯木道人賦〉，謂閑居熟讀《左傳》、《國語》、《楚辭》、《莊周》、《韓非》諸書，欲下筆，先體古人致意曲折處，久乃能自鑄偉詞，雖屈、宋不能超此步驟也。又語楊明叔云「詩須以俗為雅，以故為新。百戰百勝，如孫、吳之用兵；棘端可以破鏃，如甘蠅、飛衛之射。此詩人之奇，昔得此秘於東坡，今舉以相付」云。⁵⁷

甌北所言，黃山谷十分確認「書卷」與「作詩」之密切關係，下筆最終之目的在於能「自鑄偉詞」，而步驟則是透過熟讀諸家典籍，以書卷學問為本源，鎔鑄出「無一字無來處」之境界。趙翼作詩亦長於用典工巧，追求創新，同時存有以學問為詩之習氣，這部分顯

⁵⁵ 宋·張戒，《歲寒堂詩話》，收於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8月），頁452。

⁵⁶ 宋·黃庭堅撰 劉琳等校點，《黃庭堅全集·正集》卷十八，頁475。（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5月）

⁵⁷ 《甌北詩話》卷十一，頁149。

然與山谷詩之追求，以書卷學問作為詩歌的基礎有著相同看法。又山谷「以俗為雅，以故為新」的主張，即在翻新古人之詩，使之具有新的詩意，《甌北詩話》所指出的「務為峭拔，不肯隨俗。」即是山谷一生作詩命意之所在。

東坡作詩與山谷想法雖然同樣具有以學問為詩，以文為詩的趨向，不過這是受大時代整體文學風氣的影響，然在詩歌書寫的藝術上，則存在者結構性上的不同，山谷好鍊字鍊句，追求著無一字無來歷的鍛鍊精神，東坡卻不以鍊為工，反而追求自然寫意，其妙處在「心地空明，自然流出。」⁵⁸，兩者並不適合以此而論高下，反而是透過比較的方式，更有助於去理解兩人詩歌中帶給人們的特殊感受。

唐詩之有李、杜，襲而延之，宋朝則有蘇、黃之稱。由於時代不同，詩歌的審美趣味與趨向自然各異，中唐以降，詩家好談「李杜優劣論」，到了南宋文壇上則出現了「蘇黃爭名」之說。到了清初以後，爭名之說漸漸演變成了蘇黃兩者之間的風格比較論，《詩話》云：

北宋詩推蘇、黃兩家，蓋才力雄厚，書卷繁富，實旗鼓相當。然其間亦自有優劣。東坡隨物賦形，信筆揮灑，不拘一格，故雖瀾翻不窮，而不見有矜心作意之處。山谷則專以拗峭避俗，不肯作一尋常語，而無從容游泳之趣。且東坡使事處，隨其意之所之，自有書卷供其驅駕，故無摺摭痕跡。山谷則書卷比坡更多數倍，幾於無一字無來歷。然專以選材庀料為主，寧不工而不肯不典，寧不切而不肯不奧，故往往意為詞累，而性情反為所掩。此兩家詩境之不同也。⁵⁹

趙翼評論蘇、黃二家，認為在「才力雄厚，書卷繁富」方面，兩人旗鼓相當。然而在詩境上兩者卻不相同。其一乃風格迥異，東坡詩隨物賦形且不拘格式，詩風自然寫意故不見有矜心作意之處；山谷為詩則是拗峭避俗，不肯作一尋常語，致無從容游泳之趣。其二為使事不同，東坡使事乃隨其意之所之，無摺摭痕跡；山谷書卷氣重，以求工、典、切，求其無一字無來處，反而意為詞累。甌北比較兩人詩歌風格之不同，並點出其中關鍵所在，營造出屬於各自的詩境來。

⁵⁸ 《甌北詩話》卷五，頁 48。

⁵⁹ 《甌北詩話》卷十一，頁 149。

二、評山谷之奇

歷來詩論家多有以「奇」字品評山谷之詩，張戒《歲寒堂詩話》：「山谷只知奇語之為詩，而不知常語亦詩也。」⁶⁰批評山谷過於運用「奇語」作詩，而忽略常語亦可為詩也。陳巖肖《庚溪詩話》：「至山谷詩，清新奇峭，頗道前人未嘗道處，自成一家，此其妙也。」⁶¹推崇山谷奇峭詩風，自成一家。惟趙翼對黃山谷力求新奇而特別造字作詩的方式，輒不完全認同，並引他家詩話說明，《詩話》云：

魏泰《臨漢詩話》：「山谷詩專求古人未使之事，而又一二奇字綴葦而成。自以為工，其實所見之僻也。故句雖新奇，而氣乏渾厚。」⁶²

《石林詩話》：「魯直自矜一聯云：『人得交遊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以為晚年最得意之句。然魯直自有『山圍燕坐圖畫出，水作夜窗風雨來。』其氣較健云。」按此二聯，亦不過取意稍新異，終無甚意味也。陳后山《詩話》謂：「魯直學杜，過於苛奇，不如杜之遇物而奇也。三江五湖，平漫千里，因風石乃奇耳。」⁶³

甌北引魏泰之說，指出在字句上專求古人未使之事，乃是自以為工，除難讓人信服外，並造成「句雖新奇，而氣乏渾厚。」之失。又引葉夢得之說，所言「取意稍新異，終無甚意味。」再次強調在字句上不斷推陳以追求新意的同時，易於失去作詩時重要韻味元素。而在陳後山詩話裏，直指黃學杜之奇險，乃「過於苛奇，不如杜之遇物而奇也。」顯然甌北對於山谷詩中所強調的「奇」評價不高；然卻又同時肯定山谷「務為峭拔，不肯隨俗。」的創新精神，何也？筆者以為山谷詩在創作上專以選材庀料為主，以「奇」至「新」之追求，容易落入鍊字與鍊句的翻陳，反而不容易達到新意，東坡以文為詩，往往意在筆先，隨筆所至而自成創格，亦可謂隨「新」而「奇」矣。

甌北在《詩話》中，所論黃山谷者，重點在「蘇黃比較」論以及兼論山谷之「奇」，

⁶⁰ 宋·張戒，《歲寒堂詩話》，收於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8月），頁464。

⁶¹ 宋·陳巖肖，《庚溪詩話》收於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8月），頁182。

⁶² 《甌北詩話》卷十一，頁150。

⁶³ 《甌北詩話》卷十一，頁150-151。

甌北雖肯定山谷以學問當作作詩的基礎，並以此根基鎔鑄新句、新字，試圖從古人中營造出全新的氣象來，然過於從古書中追求點鐵成金的鍊字結果，反而喪失了原有詩歌中該有的韻味，詩人心中的真正的感情意念同時容易受到壓抑及忽略。而論山谷之「奇」，趙翼所引各家詩話，說明魯直為詩所追求的「奇」，同樣是過於苛求，為求新奇而在詩歌意味中所做出的犧牲，同樣難以受到眾家之認同；甌北之論山谷有褒有貶，肯定其「務為峭拔，不肯隨俗」的創新精神，面對為追求新意，苛求於古書字句中鍛鍊者，則以為大可不必也。

趙翼論詩，有宋一代專取蘇軾、陸游二人，對於黃庭堅，僅於《甌北詩話》末兼論蘇、黃之比較，顯然自有其詩學理念之取捨權衡；而甌北論詩時所注重的才氣、功夫、心思，以及主張獨抒性情與獨創精神，在評價蘇、陸兩人同時亦明白地透露出來。他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去評論，推崇蘇軾的天才與學力一致不二，更以驚人的眼光標舉陸詩之高，均可見趙翼《甌北詩話》在論宋詩之時，所表現出對宋調精神的嚮往；然正是因為個人詩學趨向不同，使得趙翼在論宋陸詩時，因個人喜好特別地讚揚指稱陸詩，甚至在《甌北詩話》中以一卷之篇幅為其校繫年譜，吾輩雖難以了解其個人心中真正之思考，但文學評論往往因其審美好尚不同，更得以獲得創新之討論與想法。

第六章 《甌北詩話》對元明清詩人批評

趙翼《甌北詩話》對詩人的批評，從唐代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到宋代蘇軾、陸游等，其以自傳方式從各詩人生平、朝代歷史背景，論述個人詩歌之風格特色、才氣以及彼此間的比較影響，我們藉由趙翼分析的方式去了解這些古代的詩人，不難發現趙翼所論詩人的共同特點，即這些人均是在文學上能自成一家，且嘗試用屬於個人的方式去創新文學的範疇，不管是什麼方式，同樣也反觀出趙翼的文學選擇認同。

趙翼選擇唐、宋諸大家詩歌提出見解批評，自然是可以得到廣大讀者理解，然而在面對與自己所處時代不遠的其他家詩人，其態度又是如何？何以元遺山、高青丘、吳梅村及查初白等人亦能與前朝大家相提並論，本章所探討除分析趙翼的詩話批評，更試圖在上述詩人中尋找其各自特色。

第一節 趙翼論元遺山(1190-1257)

一、金亡不仕之節

元好問傳載於其父元德明之下，依據《金史·文藝傳》記載：

元德明，系出拓跋魏，太原秀容人。……子好問最知名，好問字裕之，七歲能詩，年十有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天興初擢尚書省掾，頃之除左司都事，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¹

依據本傳記載，知元好問名聲很早便已知名，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金亡不仕」四字，其中涵蓋的意義，乃是元好問一生所堅守節操的高度評價。而趙翼選擇元遺山作為詩歌批評對象，除特別著重詩歌的藝術內容作考量，尤其看重遺山在人格上所具備「忠」、「勤」之節操，《詩話》云：

¹ 見《金史·文藝傳》，收於楊家駱主編，《新校元遺山集箋注》，（臺北：世界書局，1964年初版），頁25。

遺山仕於金，官至尚書省左司員外郎。國變後，以詩文重名，為海內魯靈光者幾三十年。客東平嚴實幕下最久。以國亡，史作己所當任，聞累朝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往請於張，願以身任編纂之責，為樂夔所阻而止。於是構野史亭於家，凡金君臣事蹟，採訪不遺，至百餘萬言。所著《壬辰雜編》等書，為後來修《金史》者張本，其心可謂忠且勤矣。²

對元好問而言，在國家滅亡之後，想要為祖國留下正確的文化紀錄，成為他一心想完成的重要任務，這份心思亦可表現出其忠於金朝的愛國之心。甌北更直言：「設使遺山後死數年，見用於中統、至元中，亦不過入翰林、知制誥，號稱內相而已，豈若『金亡不仕』四字之史冊哉！」³說明了當時在蒙古元朝的統治之下，遺山或有機會再出仕擔任朝官，然而其個人的持身守節與不仕二朝之決心，令人敬佩，足以證明他對祖國之「忠」。

甌北除言好問之「忠」，又言其「勤」，即好問以金朝遺民之身分，將修《金史》視為己任，事雖被阻仍耗費相當的精力與時間，致力於金代文獻史料的蒐集整理工作，在經過十餘年的辛勤努力下，完成金代詩歌總集《中州集》的編纂。該集以詩志史，集中同時收錄許多散佚的詩歌，過程不僅曠日廢時，又因身為亡國遺民身分，編纂過程面對過往金朝繁華對照今日淒楚，內心悲痛自然可知；此書之完成，不僅可作為其祖國文明的見證，更表現出元好問對金詩的自豪與愛國之情，集中有組詩〈自題《中州集》後〉，詩云：

平世何曾有稗官，亂來史筆亦燒殘。百年遺稿天留在，抱向空山掩淚看。⁴

此詩不單說明了元好問編纂此書之目的，同時並寄託了對金朝亡國的哀思。整體而言，他是十三世紀中首屈一指之詩人，其抒發亡國之悲的詩篇，在表現力量上，與同世紀後半的南宋之歌，有過之而無不及，堪稱詩歌史上的一流詩人之一。⁵

² 《甌北詩話》卷八，頁 107。

³ 《甌北詩話》卷八，頁 107。

⁴ 金·元好問，《元遺山詩集》卷十三，頁 611。收於楊家駱主編，《新校元遺山集箋注》，（臺北：世界書局，1964 年初版）。

⁵ 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元明詩概說》，（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6 年 6 月），頁 29。

元好問之愛國心除可用「金亡不仕」四字概括，有關崔立功德碑一事，在當時卻引發訾議；哀宗天興二年(1233)正月，汴京守軍崔立叛變，重組內閣時以尚書省掾元好問為左右司員外郎。元好問在城門大開投降蒙古時雖免於一死，然迫於時勢不得不參與功德碑撰寫之工作，也因此成為他名節上的污點。⁶甌北考《金史·王若虛傳》據此認定碑文乃劉祈先作，好問改作；後於郝經〈辯磨甘露碑〉詩中辯明碑文非遺山所作，以及在元遺山作品中〈外家上梁文〉、〈上耶律楚材書〉等資料上，均指此碑乃諂媚逆賊之言，故時人均相避諱論之；甌北的考據，仍以遺山終有所牽涉，然以其始終不仕蒙古，以及在亡國後，竭力於金國文化歷史的保存上，充分展現遺山愛國節操，功德碑一事究竟不能作為批評的依據。清全祖望有〈鮚埼亭集外編〉一則，其言：「遺山之于金，雖有為崔立撰碑之累，是由劫脅，要其志節不可盡歿也。其力求修《金史》，亦思以效忠於金，卒被阻而罷，然其惓惓亦至矣。」⁷同樣肯定遺山個人節操持守不移，與甌北所見相同。編寫元好問年譜的清代學者施國祈，即言：「先生此時，俯仰隨人，不能奮身一決，遂至汙偽職，……甚而碑序功德，……而先生究非其倫也。此生不辰，尚何言哉。」⁸同樣對此事表達同情，而採取為元遺山辯護的態度。

二、評元遺山詩歌

元好問除輯含大量金代文學之《中州集》外，另著有《遺山先生文集》四十卷、《續夷堅志》四卷、《遺山樂府》三卷、《遺山先生新樂府》五卷等，現有清光緒讀書山房重刊本《元遺山先生全集》。由於遺山所處政治背景，綜觀其詩歌，我們可以說是動盪的時代孕育了詩人的詩篇，而詩人的詩篇同時也反映了動亂的時代。

(一)廉悍沉摯特色

元好問其詩詞可謂是金元兩代之代表，其詩風剛健而內容豐富，《甌北詩話》更以其與蘇、陸相比較，見其獨有特色，《詩話》云：

⁶ 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元明詩概說》，(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6年6月)，頁37。

⁷ 清·全祖望有〈即埼亭集外編〉一則，收於楊家駱主編，《新校元遺山集箋注》下冊補載，(臺北：世界書局，1964年初版)，頁735。

⁸ 清·施國祈，〈元遺山全集年譜〉，收於楊家駱主編，《新校元遺山集箋注》上冊，(臺北：世界書局，1964年初版)，頁35。

元遺山才不甚大，書卷亦不甚多，較之蘇、陸，自有大小之別。然正惟才不大、書不多，而專以精思銳筆，清鍊而出，故其廉悍沉摯處，較勝於蘇、陸。蓋生長雲、朔，其天稟本多豪健英傑之氣，又值金源亡國，以宗社丘墟之感，發為慷慨悲歌，有不求而自工者。此固地為之也，時為之也。⁹

甌北再次將遺山與宋蘇、陸兩人相提並論，所著眼者在遺山下筆精準銳利，思慮又極其細微正確，作品表現出之節操精神十分深摯而強烈，而勝於蘇、陸。甌北更進一步分析其原因，其一是遺山生長的環境使然，所謂雲、朔之地造就了他天稟豪邁之氣，在七世紀唐初所編的《北史》以及《隋書》裏，在比較南北儒學不同處說：「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¹⁰，就元好問而言，其所生長的風土環境，對其詩歌性質產生一定的影響。其二又言國家滅亡的災難，促使著他抒發胸中慷慨激昂的悲憤於作品之中，又遺山作品珍貴之處，即在能以「不求而自工」的藝術形式，抒發真實的個人情感；此處同時亦符合了趙翼所言：「詩本性情」的詩歌元素要求。

少陵「七律」往往層起跌宕，意境多變，而遺山「七律」尤得甌北讚賞：「七言律則更沉摯悲涼，自成聲調。唐以來律詩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數聯外，絕無嗣響，遺山則往往有之。」¹¹所謂「沉摯悲涼，自成聲調。」適足以概括元好問詩歌特色之，同時由於其早年嘗力學蘇詩，在創作中時而展現出神來氣往的豪健之氣，加上具備少陵詩歌中深厚而博大之精神，成就亦特別高，觀其七律〈夢歸〉：

顛顛南冠一楚囚，歸心江漢日東流。青山歷歷鄉國夢，黃葉瀟瀟風雨秋。貧裡有詩工作祟，亂來無淚可供愁。殘年兄弟相逢在，隨分齏鹽萬事休。¹²

此詩依詩所提「南冠楚囚」，得知此詩乃好問被拘管聊城時所作。詩中道出故鄉青山的

⁹ 清·趙翼，《甌北詩話》卷八，頁102。

¹⁰ 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元明詩概說》，（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6年6月），頁29。

¹¹ 清·趙翼，《甌北詩話》卷八，頁102。

¹² 金·元好問，《元遺山詩集》卷八，頁390。收於楊家駱主編，《新校元遺山集箋注》（臺北：世界書局，1964年初版）。

可愛，對照自己身陷北地之無奈，充分表現出一個階下囚的辛酸與苦楚。此詩沉摯特性，藉故國青山景色映照詩人內心苦悶，使讀者深有同感。正如同日人吉川幸次郎所提「厚重」之感，元好問本是性格激烈之人，對於外來刺激具備敏銳的詩人氣質，然絕非輕率地表達出來，他習慣於將刺激積聚凝視後再作出反應，因此他的詩中絕少毫無意義的字句，具備了一種厚重的氣息。¹³又〈甲午除夜〉詩云：

暗中人事忽推遷，坐守寒灰望復燃。已恨太官餘麩餅，爭教漢水入膠船？神功聖德三千牘，大定明昌五十年。甲子兩週今日盡，空將衰淚灑吳天。¹⁴

此詩作於天興三年(1234年)，該年蒙古與南宋聯手攻下金朝最後據點蔡州，金朝實屬滅亡。詩中懷念起金國皇帝的功績與聖德，表達出對故國的濃厚思念，是典型的亡國之音。在亡國後的幾年間，是元好問詩歌創作的黃金時代。期間他親眼看見了蒙古部族侵略暴行與本國統治者的無能腐敗，更目睹了王朝傾覆與人民劫難，加上自己倍嘗階下囚的苦況，使他悲痛欲絕、激情如沸，因此這類詩歌充滿了強烈的愛國激情，也表達了對國破家亡的哀怨與對人民苦痛的同情。¹⁵

趙翼指遺山詩廉悍沉摯處為蘇、陸所不及外，又言其古體意味雋永，亦勝於蘇、陸，《詩話》云：

蘇、陸古體詩，行墨間尚多排偶，一則以肆其辨博，一則以侈其藻繪，固才人之能事也。遺山則專以單行，絕無偶句，構思窅渺，十步九折，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雋，雖蘇、陸亦不及也。¹⁶

蘇東坡為詩，往往議論精爽如流水之行雲，陸放翁則以鍛鍊之工見其雅潔嚴謹之力，兩

¹³ 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元明詩概說》，（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6年6月），頁29。

¹⁴ 金·元好問，《元遺山詩集》卷八，頁396。收於楊家駱主編，《新校元遺山集箋注》卷八，（臺北：世界書局，1964年初版）。

¹⁵ 章培恒等主編，《元好問詩》（臺北：錦繡出版社業有限公司，1992年10月初版），頁20。

¹⁶ 《甌北詩話》卷八，頁102。

人挾己之才，行古體之詩，行墨間屬對排偶，每有佳句且能自然呈現出議論開闊之氣象；甌北言兩人有藉此體以逞其才學之博也。趙翼論遺山古體，以其單行不作偶句為例，專重其構思曲折悠遠，雖與蘇、陸二家有所區別，然意味竟能雋永不絕。觀其五古〈學東坡移居〉之六：

國史經喪亂，天幸有所歸。但恨十年後，時事無人知。……哀哀淮西城，萬夫甘伏屍。田橫巨擘耳，猶為談者資。我作《南冠錄》，一語不敢私。稗官雜家流，國風賤婦詩。成書有作者，起本良在茲。朝我和所營？暮我何所思？胸中有茹噎，欲得快吐之。詩薪烟滿眼，破硯冰生髭，造物留此筆，吾貧復何辭。¹⁷

此詩乃元好問移居冠氏，新居喬遷之時所寫下；新居喬遷本應歡樂，然詩中所追憶事件卻讓人悲傷；遺山在詩中追憶著亡國苦痛，並表達出自身苟活於世的原因，為使金源歷史得以留下明證，他慨然以著述為己任，即使資料眾多蒐集費時，撰寫過程備極艱辛，遺山仍舊堅持不移，既使貧窮潦倒亦在所不惜。整首詩道來雖無任何對偶，辭句亦不著雕飾，與前述蘇、陸二人有著極大差異，但卻明白表達出詩人內心深處的情感依託，讀來每能激盪人心，於胸中撼動不已。又七古〈西窗〉：

西窗鳥聲千種好，樹影離離動微風。青山滿前掩書坐，欲話懷抱無人同。花枝不笑綠鬢改，樽酒自與黃金空。少年樂事總消歇，落日澹澹天無窮。¹⁸

此詩約作於遺山晚年歸隱讀書之時，在純樸簡單的家居生活中，原看似恬淡清靜的日子裡，詩人掩書獨坐，心情本應是愜意自然，然而「欲話懷抱無人同」的遺憾，正似作者心中對無窮往事的嘆息；回首少年的青春年華與快樂往事，望著落日悠悠，顯得孤獨而憂愁。詩中細膩地寫出飽經戰亂憂患的詩人，在晚年時所出現的孤獨感與惆悵，情韻悠長。此詩元好問更充分展現了高超的作詩技巧，其善用凝視的詩眼，仔細地觀察周遭的

¹⁷ 金·元好問，《元遺山詩集》卷二，頁 118。收於楊家駱主編，《新校元遺山集箋注》，（臺北：世界書局，1964 年初版）。

¹⁸ 同前注，卷三，頁 174。

一事一物，藉由對外自然萬物的凝視中，將心中的情感灌注於詩裡，進而創造出不同的詩境。

(二)、論詩絕句

元好問不但是一位優秀的詩人，同時也是一個富於創見的詩論家，趙翼論遺山詩並未特別言其〈論詩三十首〉，殊為可惜，元好問之論詩絕句，從漢、魏的古詩到宋代的詩人，發表了批評意見，他所主張好的詩歌，必須要有風骨，要能高古，要掃除兒女之情，要富有風雲悲壯之氣。¹⁹「論詩絕句」的寫作，正似以此藝術技巧而成，故有古樸之意存於其中，今舉數首論之，〈論詩三十首〉其一：

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語細論。誰是詩中疏鑿手，暫叫涇渭各清渾。²⁰

此詩為〈論詩三十首〉之第一首，開宗明義以漢、魏詩歌作開端，從歷史的脈絡上尋找詩歌正體的同時，元好問儼然以「疏鑿手」自任，希望藉由自己的疏鑿本領，為古往今來的詩歌作出正確區分。至於何詩才是好詩？又應具備何種條件方能通過時代考驗留下，詩云：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²¹

元好問所認定的好詩，應具備自然天成且永保新鮮之特點，因此，為求詩人心中真正的可貴真淳，則必須放棄華麗浮辭的推砌。遺山以陶淵明作詩為例，指出淵明恬適的隱居生活，乃是繼承了漢魏風骨的真正詩人，其平淡自然的詩歌風格，深得遺山所重。從〈繼愚軒和党承旨雪詩四首〉其二中，有「吾愛陶與韋，冷然如冰玉。……誰為起九原，寒泉薦芳菊。」²²之句，可見遺山對陶氏之景仰；其四又有：「此翁豈作詩？直寫胸中天。」

¹⁹ 劉大杰，《中國文學批評史》，（臺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96年7月），頁739。

²⁰ 金·元好問，《元遺山詩集》卷十一，頁523。收於楊家駱主編，《新校元遺山集箋注》卷十一，（臺北：世界書局，1964年初版）。

²¹ 《元遺山詩集》卷十一，頁523。，頁525。

²² 《元遺山詩集》，卷二，頁156。

天然對雕飾，真贗殊相懸。乃知時世粧，粉綠徒相憐。……」²³之語，可見遺山對於當世作詩喜愛「時世粧」，即刻意雕飾的作風是無法認同的。真正讓遺山心怡之作，就像陶詩「直寫胸中天」；無論在思想內容或藝術表現上，一切以自然為依歸，真摯的感情方能沁人心脾。遺山除標榜自然，對於直抒性情的狂人亦表達認同，收入其論詩詩之中，詩云：

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魂磊平？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²⁴

詩中主人翁阮籍生於魏晉之際，當時朝廷惡鬥相互傾軋，政治的黑暗使得他縱酒佯狂，避不與司馬政權合作，其〈詠懷詩〉八十二首，曲折地表現個人對政治現實的不滿與內心苦悶。元好問亦深知阮籍縱情詩酒的原因，在其詩中尋得內心激昂澎湃的真實感情，故特別於詩中提及。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內容²⁵，由《三百篇》「正體」發源，又對建安曹植、劉楨以來詩歌作出有系統論述。詩中標舉劉琨風雲氣概、淵明的自然平淡、阮籍的縱橫詩筆、杜甫的渾涵汪洋；足見其對於詩歌的喜愛選擇，乃是具有自然、有風骨又具風雲之氣的詩篇。²⁶元好問所提出的詩歌理論，運用組詩方式寫成，其形式雖早已出現，乃仿效杜甫論詩絕句〈戲為六絕句〉，然實際內容上較杜更為深入全面，因此影響後世亦較大。

趙翼論元遺山詩，取史以證遺山在劇烈的時代變動中，篤持「金亡不仕」的可貴氣節，雖有崔立功德碑一事引人訾議，然金亡之後，仍舊戮力於為金朝文化史料留下紀錄，雖身為亡國遺民，心中卻仍堅定以祖國為念，故甌北能予「忠」、「勤」之褒揚。而元好問的詩歌，則是充滿了強烈的時代感，律詩的沉摯悲涼與古體的構思精妙風格，比之蘇、陸，尚有過之，內容上更運用了高度的藝術技巧，將心中的悲憤慷慨之情，化為一篇篇可貴的詩篇，雖是亡國之音，卻也動人心弦。

²³ 《元遺山詩集》，卷二，頁 157。

²⁴ 金·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收於楊家駱主編，《新校元遺山集箋注》卷十一，（臺北：世界書局，1964年初版），頁 525。

²⁵ 有關元好問論詩，後人論者甚多。如翁方綱著《石洲詩話》卷七，有〈元遺山論詩三十首〉（廣文書局古今詩話叢編本，1971年）。又有郭紹虞著杜甫細微六絕句集解、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小箋（木鐸出版社，1982年）等。

²⁶ 參見王建生，《趙甌北研究》下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年7月），頁 747。

第二節 趙翼論高青丘(1336-1373)

一、黑暗政治下之文才

明朝詩人中，高啟天才卓絕，諸體並工，可謂有明一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加上他年僅三十九，在短暫的生命裏，卻創作了質量可觀的詩歌，足見他的才氣卓特，同時他的早亡，也說明了文人在當時充滿鬥爭與恐怖的年代裡，生活如何艱辛，《明史》本傳記載：

高啟，字季迪，長洲人。博學工詩。張士誠據吳，啟依外家，居吳淞江之青丘。洪武初，被薦，偕同縣謝徽召修《元史》，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官，復命教授諸王。三年秋，帝御闕樓，啟、徽據入對，擢戶部右侍郎，徽吏部郎中。啟自陳年少不敢當重任，徽亦固辭，乃見許。已，並賜白金放還。啟嘗賦詩，有所諷刺，帝嫌之未發也。及歸，居青丘，授書自給。知府魏觀為移其家郡中，旦夕延見，甚歡。觀以改修府治，獲譴。帝見啟所作上梁文，因發怒，腰斬於市，年三十有九。²⁷

從本傳中知高啟於明太祖當政初，見召修《元史》，且朱元璋嘗欲擢以戶部右侍郎之職，可見高啟之才於當時已受知於執政；惟擔任明代的朝官，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不僅朱元璋生性猜忌，不容易相信別人，亦常以文字獄對文人極盡羞辱。高啟的婉拒不能使得其倖免於難，本傳記載高啟於魏觀整修府治時，為其作上梁文以贈，觸怒了當時的皇帝朱元璋；觀其〈郡治上梁文〉中，出現了：「龍蟠虎踞」²⁸之句，觸發了朱元璋之大忌，故因之得禍。《明史》記載，啟之得罪由於所作〈上梁文〉，至於高啟所賦之詩，有所諷刺，為特別言及，是以後人多從詩中尋求證據；趙翼有所補充，《詩話》云：

青丘之死，據《堯山堂外紀》，謂其有〈題宮女圖〉云：「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明祖聞而銜之，故及於禍。李志光所作傳，則謂啟謝事歸里，適魏觀

²⁷ 清·張廷玉撰，《明史》卷二八五，列傳一七三，文苑一，頁7328，收於楊家駱編，《中國學術類編》（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

²⁸ 明·高啟著 清·金檀輯注，《高青丘集》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2月），頁2。

守蘇，甚禮遇啟，啟不得已為其上客，遂連蹇以死。則青丘似專為魏觀所累。²⁹

趙翼所引《堯山堂外紀》所提之〈題宮女圖〉，認為此詩讓朱元璋以為高啟是在諷刺其好色，又李志光作傳，指青丘受魏觀連蹇以死，未提及刺詩一事；顯然對此眾家說法出現分歧現象。清初吳喬有〈答萬季野詩問〉：「太祖破陳友諒，貯其姬妾於別室，李善長子弟有虧規者，故詩云然。李、高之得禍，皆以此也。」³⁰更將朱元璋破陳友諒之時，強佔妻妾一事點出，因此對〈題宮女圖〉詩認為其有諷刺譏笑之意，而〈上梁文〉只是朱元璋誅殺高啟的藉口罷了。趙取《明史》記載，說明青丘應是先以詩召嫌，而禍發於替魏觀所作〈上梁文〉，此論應屬無誤。

自古來，即有相當多的揣測討論高啟獲罪的原因，不管如何，大都認為是明太祖的猜忌心理太重有關，³¹趙翼《廿二史劄記》中有〈明初文字之禍〉一條，詳盡記載了明初太祖文字入人於禍的恐怖統治：

明祖通文義故屬天縱，然其初，學問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誤殺人，亦已不少。……蓋「則」音嫌於「賊」也，「生知」嫌於「僧」也，「帝扉」嫌於「帝非」也，「法坤」嫌於「髮禿」也，「有道」嫌於「有盜」也，「藻飾太平」嫌於「早失太平」也。

³²

趙翼的考證可知當時文字之禍，可起於一言，朱元璋的動生猜忌，看出了他為鞏固皇權，極力地打壓文人，加上他早年做過和尚、盜賊，在一定程度上有其自卑的一面，一朝身為集權力於一身的皇帝，自然無法容得下任何批評的語言。對於高啟〈題宮女圖詩〉中，有意無意出現的諷刺意味，自然引起了太祖側目，雖嫌之未發，卻已種下禍因。趙翼又有〈明初文人多不仕〉條，指稱：「武臣被戮者固不具論，即文人學士，一授官職，亦罕有善終者。」³³亦可推知高啟在編修《元史》當下，心中必是戒慎恐懼，深怕動輒得咎，面對明太祖有意拔擢為官，為求自保，自然推辭不就矣。

²⁹ 《甌北詩話》卷八，頁 111。

³⁰ 明·高啟著 清·金檀輯注，《高青丘集》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12 月），頁 2。

³¹ 葉茂雄著，《高青丘詩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 年 12 月），頁 87。除《明史·本傳》、《堯山堂外紀·題宮女圖詩》，又有《明通鑑》、《吳中野史》、《靜志居詩話》等，均有所記載高啟獲罪緣由。

³² 清·趙翼，《廿二史劄記》，收於《趙翼全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 年 12 月）卷三十二，頁 634。

³³ 清·趙翼，《廿二史劄記》，收於《趙翼全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 年 12 月）卷三十二，頁 635。

高青丘的英年早逝，與時代背景有相當的程度關係，在明朝高壓統治，又極盡黑暗的政治漩渦中，早在高啟接到編修《元史》的詔令之時，於〈召修元史將赴京師別內〉詩中便顯露了對於這項工作的戒慎，甚至在任務完成之時，亦可以在詩作中找到許多居官為苦以及隱藏退隱念頭的作品。〈睡覺〉詩有：「卻憶候東華，朝衣寒似水。」³⁴句，便說出了在殘酷不仁的皇帝身邊做事的恐懼心情。又有〈夢姊〉詩：「我非王事縻，胡忍離骨肉。城東先人廬，尚有書可讀。何當乞身還，親為姊煮粥。」³⁵則充分表達了欲以還家歸隱為念的心情。趙翼論青丘的力辭朱元璋的拔擢，謂其「明哲保身」，卻因詩文招禍評其「不自檢」，其「不自檢」之言或過於嚴重；詩人以詩遣懷本屬常事，誰能意料何時會觸犯龍顏而得罪？惟趙翼的評斷或許也隱含告誡自己身在清朝，必須時時檢點自我之意。

二、論高啟詩

高青丘之詩歌，趙翼推崇評曰：「高青丘才氣縱橫，音節響亮，宗派唐人，而自出新意，一涉筆即有博大昌明氣象，亦關有明一代文運。論者推為開國詩人第一，信不虛也。」³⁶將其視為明代一朝最重要的作家。金檀《高青丘詩集》序有言：「洎博覽明初諸家，輒以高青丘先生詩，允為一代之冠。」³⁷又《帶經堂詩話》：「高季迪，明三百年詩人之冠冕。」³⁸諸家所言同時指出高啟的詩歌，其藝術成就在明朝當推第一，即使其生命歷程短暫，然所留下之篇章，在風格、技法上，有擬古並有創新的一面，是以能歷久彌新展現出強大而旺盛的生命力。

(一)不受限的擬古精神

趙翼論高啟詩，從元末時代背景言起，以為南宋末年來詩趨纖薄，元、明兩代以來轉而學唐。青丘所學可謂之挫攏萬有，學無常師，《詩話》云：

³⁴ 明·高啟著 清·金檀輯注，《高青丘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2月），卷七，頁293。

³⁵ 明·高啟著 清·金檀輯注，《高青丘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2月），卷七，頁289。

³⁶ 《甌北詩話》卷八，頁108。

³⁷ 明·高啟著 清·金檀輯注，《高青丘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2月），附錄，頁976。

³⁸ 清·王士禛撰，《帶經堂詩話》卷二摘瑕類，（臺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71年11月），頁12。

李青蓮詩從未有能學之者，惟青丘與之相上下，不惟形似，而且神似。青蓮樂府及五古多主敘事，不著議論，蓋用古人意在言外之法。……青丘樂府及擬古十二，……亦只敘題面，不復於題面內推究意義，發揮議論。……七古內如〈將進酒〉、〈將軍行〉……置之《青蓮集》中，雖明眼者亦難別擇。³⁹

趙翼論詩著重創新精神，對於一味模仿古人做詩的形式與技巧，表達反對；然甌北所言青丘之學青蓮處，明眼者難以分辨，卻是站在肯定的立場；筆者以為其緣由則如趙翼所言，在於青丘之學唐，並不被其所囿，所學習模擬唐詩者，正如青蓮「意在言外」的古體精神，與前，後七子追求字句、技巧的擬古大不相同，故甌北此言並不矛盾。至於高啟的模擬技巧，依葉茂雄先生所言，乃是一種單純的「師古」行為。⁴⁰即是運用模仿多家多體的方式以建立基礎，並利用將前人模仿地維妙維肖的過程中，融合各家精華，最終目的仍在創造自我之風格。嚴羽《滄浪詩話·詩法》有云：「詩之是非不必爭，試以己詩置之古人詩中，與識者觀之而不能辨，則真古人矣！」⁴¹嚴羽此語不免有貴古賤今之意，且作詩樣樣以古人為師，容易陷入擬古的胡同裏，自然更不易有創新可言，究竟引起不小爭議。然嚴羽之論置之青丘詩，適足以表現其學唐而不囿於唐的擬古精神。

針對高啟的模擬古人，大致可區分為對於「詩體」及「人物」這兩方面，除前述對李白樂府的學習之外，對於杜甫、韓愈、白居易及李義山，各能以其所長創己之所作，《詩話》云：

然青丘非專學青蓮者。如〈游龍門〉及〈答衍師見贈〉等作，古堅力勁，則竟學杜。〈太湖〉及〈天平山〉、……長篇強韻，層出不窮，無一懈筆，則又學韓。……又〈聽教坊舊妓弟子陳氏歌〉一首，亦神似長慶。〈中秋玩月張校理宅〉，又似李義山。

42

杜甫詩歌渾厚的特色，乃是由於現實經驗的觸發，透過想像，營造出生動意境；而高啟

³⁹ 《甌北詩話》卷八，頁 108。

⁴⁰ 葉茂雄著，《高青丘詩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12月），頁 269。

⁴¹ 宋·嚴羽著，《滄浪詩話》，收於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初版），頁 695。

⁴² 《甌北詩話》卷八，頁 108-109。

〈龍門〉中有：「暗中把危藤，蜿蜒欲驚魄。」、「晚聞松竹號，洶若波浪激。」⁴³正是學習杜甫詩歌中渾厚的力量，並透過豐富的想像下筆。又韓愈詩中常出現的長篇強韻，古中帶律，以及以文入詩所產生奇峭生硬的特色，在〈太湖〉詩中有如：「茫茫雁飛遲，颯颯帆度快」⁴⁴以見其對偶工切，且整篇用了大量典故，足見其才學之廣；而〈天平山〉詩三十六句，十八韻，更是隨處可見險韻僻字奇句的痕跡。而作於原注至正己亥歲之〈聽教坊舊妓郭芳卿弟子陳氏歌〉，甌北以為神似白居易之說法亦實，此詩前半部寫郭芳卿以歌藝而得寵，受當時人所愛，後繁華落盡轉趨空之寫法，實出自白居易〈琵琶行〉。然此詩擬杜〈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並序〉的痕跡亦十分明顯。⁴⁵

至於高啟詩歌創作的題材，依據蔡茂雄歸納有自述、諷刺、詠史、題畫、詠物、詠懷、田園、贈答及紀遊詩等九類。⁴⁶可見其創作量之豐富，除宋朝陸游的《劍南詩稿》，能與之相較者實不多矣。在眾多的詩歌作品中，除了可從其中發現許多古人的影子外，前人的許多詩歌體裁，亦成為他擬古創作的另一面向，其中最具代表性者當以「樂府」及「古體」之模擬最為顯著。《高青丘集》中卷一二所收樂府計一七七首，區分了「格式內容皆模擬古樂府」、「藉古樂府格式寫時事」、「獨創的樂府」等三大類別。⁴⁷古體部分如〈詠隱逸〉、〈擬古〉等，均是古來多人創作的園地，甚至已完成了相當高的藝術成就，然高啟仍不以為意地在這些體例內努力，正如同其在〈獨菴集序〉中所言：

蓋嘗論之，淵明之善曠而不可以頌朝廷之光，長吉之工奇而不足以詠丘園之致，皆未得為全也。故必兼師眾長，隨事摹擬，待其時至心融，渾然自成，使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執之弊矣。⁴⁸

高啟舉淵明之「善曠」、長吉之「工奇」為例，以為自古諸大家尚不能備眾體，為了避免各師所嗜而落入偏執弊病，「兼師眾長」與「隨事摹擬」的學習方式才是正確的方向，

⁴³ 《高青丘集》，卷五，頁 205。

⁴⁴ 《高青丘集》，卷五，頁 206。

⁴⁵ 葉茂雄著，《高青丘詩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 年 12 月），頁 314。

⁴⁶ 葉茂雄著，《高青丘詩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 年 12 月），頁 140。

⁴⁷ 葉茂雄著，《高青丘詩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 年 12 月），頁 270。

⁴⁸ 明·高啟著，《覺藻集》卷二，頁 885。收於清·金檀輯注，《高青丘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12 月）

此論可謂之高啟師法古人之理論基礎，亦可視其為擬古主張之核心。

(二)高啟詩歌特色

高啟詩歌除了反映了其不受限的擬古精神，在風格上表現出多面向的特色，尤其擅於活用典故，高啟身為史官，學問淵博，自然對於精熟於典籍史料，以典入詩更見其洗鍊之工；針對高啟作詩在用典使事部分，趙翼推崇言：

蓋其用力全在使事典切，琢句渾成，而神韻又極高朗。此正是細膩風光，看似平易，實則洗鍊功深。觀唐以來詩家，有力厚而太過者，有氣弱而不及者，惟青丘適得詩境中恰好地步，固不必石破天驚，以奇傑取勝也。⁴⁹

用典，即用事，是一種修辭方法。引用古籍中的故事、詞句，並含蓄地表達有關的思想與內容，不僅可使立論有所根據，亦可使文辭妍麗，聲調和諧而增加外形之美感。趙翼看見高啟用典，技巧高明而不落俗套，細膩處得見其洗鍊功夫。筆者觀〈奉天殿進元史〉：「書成一代存殷鑑，朝列千官備漢儀。」⁵⁰引〈從信錄〉所記：「洪武二年二月召修《元史》」一事，以及《後漢書·光武帝紀》：「光武行司隸校尉，……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藉歷史故事以寫修《元史》之重責大任。又〈吳城感舊〉：「趙佗空有稱尊計，劉表初無弭亂心。」⁵¹引《史記·文帝本紀》：「後六年，南越王尉佗，自立為武帝」、《季漢書內傳》：「劉表為荊州刺史，自保境內，曹操與袁紹方相持于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不至，亦不佐操。」等事，刺張士誠自號吳王，齷齪自固。由上述可知高啟這類題材之作，頗能展現高啟使事用典之力，其內容不僅描寫得體，詞意亦凝鍊而壯健；趙翼所指高啟之用典「琢句渾成」，信不虛也。

高啟詩歌的另一特點，可從其〈青丘子歌〉中窺見，此詩列在《高青丘集》卷十一長短句體下第一首，其序文言：「江上有青丘，予徙家其南，因自號青丘子。閒居無事，終日苦吟，閒作青丘子歌言其意，以解詩淫之嘲。」⁵²此詩從序言裏即表現出與眾不同

⁴⁹ 《甌北詩話》，卷八，頁 110。

⁵⁰ 《高青丘集》，卷十四，頁 575。

⁵¹ 《高青丘集》，卷十四，頁 597-598。

⁵² 《高青丘集》，卷十一，頁 433。

之氣勢，詩意則是表達出高啟一生志趣所在，即是在「終日苦吟」下，以自解詩淫得其樂哉。詩云：

青丘子，臞而清，本是五雲閣下之仙卿。何年降謫在人間，向人不道姓與名。躡屩厭遠遊，荷鋤懶躬耕。有劍任鏽澀，有書任縱橫。不肯折腰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覓好詩句，自吟自酬賡。田間曳杖復帶索，旁人不識笑且輕。謂是魯迂儒、楚狂生。青丘子，聞之不介意，吟聲出吻不覺咿咿鳴。朝吟忘其飢，暮吟散不平。當其苦吟詩，兀兀如被醒。頭髮不暇櫛，家事不及營。兒啼不知憐，客至不果迎。不憂回也空，不慕猗氏盈。⁵³(摘錄)

整首詩所述說的是寫高啟他淡泊名利，渴望自然，並且視詩為生命與愛詩成癡的過程。詩中高啟自比青丘子，其形象宛如不肯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淵明，不願違背心意逢迎貴人以追求功名，唯一能引起興趣的便是自吟自酬，即使這樣的行為舉止受到譏笑與輕視，他也不理不睬。詩中呈現出高啟樂於沉浸在苦吟的狀態中，以至於朝暮不止以忘飢，外表儀容亦無暇修飾，就連家庭都疏於照料，既不擔憂像顏回那樣窮困，更不羨慕猗頓那樣的富有。

此詩句法句式仍有別於李白樂府之作，然仍可窺見高啟向李白學習之處，或可言作品之間存在著連結。李白有〈將進酒〉詩，開頭便云：「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⁵⁴氣勢奔放灑脫，氣度雄偉傲人，正如同趙翼在評李白詩時所言：「飄然而來，忽然而去，不屑屑於雕章琢句，亦不勞勞於鏤心刻骨。自有天馬行空，不可羈勒之勢」⁵⁵。而高啟〈青丘子歌〉開頭便言：「青丘子，臞而清。本是五雲閣下之仙卿，何年降謫在人間。」以相當姿態展現出自傲的態度，同樣展現出自凌霄而下的不凡氣勢。寫到「世上無物為我娛」，更讓我們看到了高啟的心聲，也道出了古來隱逸者的胸懷，更是世上高才常有的哀嘆。⁵⁶趙翼言：「七古內如〈將進酒〉、〈將軍行〉……置之青蓮集中，雖明眼者亦難抉擇。昔司馬子微謂青蓮有仙風道骨，而青丘〈贈陶蓬先生〉亦云：

⁵³ 《高青丘集》，卷十一，頁433-434。

⁵⁴ 瞿蛻園等校注，《李白集校注》卷三樂府，（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3月），頁225。

⁵⁵ 《甌北詩話》卷一，頁1。

⁵⁶ 蔡茂雄著，《高青丘詩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12月），頁306。

『謂于有仙契，泥滓非久淪。』蓋二人皆有出塵之才，故相契在神識間耳。」⁵⁷趙翼以為兩人詩歌形似，明眼人亦難分辨，說明青丘詩與李白詩神似，自古未有，所言切當。〈青丘子歌〉不僅是高啟的自述詩，詩中不僅表達出個人思想，情感寄託，同時亦反映出其詩歌特色，即能以最自然的方式，呈現出詩人心中最真實的情感。高啟、李白兩人同屬天才型詩人，惟李白生於唐，在幾經貶謫後仍得善終，高啟卻因壟罩於明朝高壓政權統治中，成為黑暗文字獄下的犧牲者。

三、評高啟之詩

趙翼評高啟之詩，言其因複句而限窠臼，大凡創作數量大的詩人，往往有此一失。《詩話》云：

如〈次韻西園公咏梅〉：「春後春前曾獨採，江南江北每相思。」而〈和衍師咏梅〉第三首亦有此二句，但改「採」為「探」耳。……至如〈咏梅九首〉內以「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為佳句，而第五首「翠秀佳人依竹下，白衣宰相住山中。」此雖不複詞，而窠臼仍複。⁵⁸

甌北從高啟詩中分析其複句不僅散於各詩之中，組詩內各首亦有重複處。依據蔡茂雄之研究，推究其原因，可能是作詩過程之中，先得某些佳句，後有新作，以為將此佳句移至題材相近之作，更為恰當，因此不惜複句，此可從具有複句詩作之詩，題材極為相近得到印證。⁵⁹

高啟被冠以有明以來三百年第一，詩歌成就雖獲得眾家肯定，詩論卻是不多，在其作品〈獨菴集序〉中，特別指出作詩之道，文曰：

詩之要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辯其體，意以達其情，趣以臻其妙也。體不辯則入於邪陋，而師古之義乖。情不達則墮於浮虛，而感人之實淺。妙不臻則流於

⁵⁷ 《甌北詩話》卷八，頁 108。

⁵⁸ 《甌北詩話》卷八，頁 110。

⁵⁹ 葉茂雄著，《高青丘詩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 年 12 月），頁 265。

凡近，而超俗之風微。……如萬物之生，洪纖各具乎天，四序之行，榮慘各適其職。又能聲不違節，言必止義，如是而詩之道備矣。⁶⁰

高啟的論詩講「格」、「意」、「趣」，三者可視為成詩的三要素；「格以辯其體」即是要明辨詩體種類，由於古來詩體紛紜，各有特色，詩人必須懂得明辨方能避免誤用。「意以達其情」強調詩歌內容應該要感人，其條件便是需「言之有物」，具備有真實情感的付出，如此方能「達情」；「趣」則是趣味性，在於將感人的「實」昇華至具備「雅」的境界下，達到巧妙而有餘味。從高啟「萬物之生，洪纖各具乎天，四序之行，榮慘各適其職。」看，高啟不特別重視辭采，認為只要好的內容，具妙趣，並藉適當詩體表現出來，便是好詩。

趙翼論高啟對其生世懷有同情，面對選擇政治立場之時，雖選擇急流勇退，卻仍不敵皇權迫害，趙翼言其：「不自檢」，儼然是在告誡自己身處滿清統治下，仍需戒慎於文字。對於青丘之詩，特別肯定其不受限之擬古精神，尤其詩歌兼具典切瑰麗、雄健、飄逸的風格特色，可知高啟在向古人學習時，仍不忘追求屬於自己意識的創新，趙翼言其非天才卓絕不能也，誠可信也。

⁶⁰ 明·高啟著，《覺藻集》卷二，頁 885。收於清·金檀輯注，《高青丘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12 月）

第三節 趙翼論吳梅村(1609-1671)

清初「江左三大家」中，太倉吳偉業聲名最深遠，口碑最佳。吳氏聲譽之所以超越同儕，在詩史上獲致不凡地位，固然由於其詩歌上具有之獨特成就，尤其才藻艷發，富於麗澤，又專長於以詩存史，故能享譽一世。另一方面則與其身世經歷有關；梅村身歷兩朝，被迫失節入都為官，承受著「大節有虧」的包袱而自恨不死，種種行跡在詩歌中透露著對前朝忠貞之心，雖終獨能得人恕諒，然其死前仍不斷以此為念，足見其忠。

一、忠貞不得已之詩人

吳梅村生長在多變的時代環境中。由明末的昏主閹臣禍亂朝綱、流寇四起至莊烈帝殉難，以至於清一統帝國，任用明舊臣，推行科舉並行文字獄等，這些變化都直接、間接地影響了梅村的思想、生活。⁶¹《甌北詩話》：「高青丘後，有明一代竟無詩人。」趙翼以極為讚賞的說法，凸顯出吳梅村在明末清初這個政治紛亂的階段中，其個人與詩歌在社會與文學發展上所佔有的重要地位。觀其生平於《清史稿》中有言：

吳偉業，字駿公，太倉人。明崇禎四年進士，授編修，……順治九年，用兩江總督馬國柱薦，詔至京。……十三年遷祭酒，丁母憂歸，康熙十年卒。偉業學問博瞻，或從質經史疑義及朝章國故，無不洞悉原委。詩文工麗，蔚為一時之冠，不自標榜。性至孝，生際鼎革，有親在，不能不依違顧戀，俯仰身世，每自傷也。臨歿，顧言：「吾一生遭際，萬事憂危，無一時一境不歷艱苦。死後欲以僧裝，葬我鄧尉、靈巖之側。墳前立一圓石，題曰『詩人吳梅村之墓』，勿起祠堂，勿乞銘」。聞其言者皆悲之。⁶²

吳梅村於明朝崇禎年間進士，受知皇恩，當時文壇頗負盛名，對於國家自有其報效之念，然崇禎十七年甲申國變，使得一位以經世濟民為理想的讀書人願望，徹底摧毀。正當世

⁶¹ 王建生，《增訂本 吳梅村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年6月），頁70。

⁶² 見〈清史稿文苑傳〉，收於吳偉業著 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下冊〈附錄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頁1409。

人為國亡而感到震驚，士子悲鳴不已之際，性情至孝的梅村，不忍拋下親人以求完節。顧湄〈行狀〉有言：「甲申之變，先生里居，攀髯無從，嚎痛欲自縊。為家人所覺，朱太淑人抱持泣曰：而死，其如老人何！」⁶³可見國變之時，吳氏本欲自縊殉國，惟遭母親極力阻止未果；然正是選擇苟活於世之念，使得他內心深處，歷盡憂危艱苦，甚至遺言在其死後，不准後世子孫為其立碑，不准乞銘。吳梅村自責以至自贖的用心上堪稱良苦，活著之時未服「僧服」以愧對「烈皇帝」，死後「歛以僧裝」更是一種令人喟嘆的自我拯救的謝罪型態。⁶⁴正是這種自贖以至欲自我挽回「失身」的方式，感動了他人，至對於梅村變節一事，世人則給予了較為同情態度。即使如此，在明末清初這個舊政權解體，新政權尚未取得統一的時代，特別是清廷漸漸在政治上取得穩固地位之時，身為明朝遺民，最終仍受清招撫，自不免得受人譏諷。對此朱彝尊曾云：「梅村吳先生，以順治壬辰舍館嘉興之萬壽宮，方輯《綏寇紀略》，……先生將著書以老矣。越歲，有迫之出山者，遂補國子監祭酒，非其志也。」⁶⁵其所言「迫之出山」、「非其志」，說明了清廷對於梅村返朝為官無疑是一種不可抵抗的命令，可以說是對於江南士人的一次軟性威劫，並試圖建立樹立一個遺老轉化為「事二朝」的典型。⁶⁶尤其在當時滿漢民族情緒衝突極為強烈之時，吳梅村的出仕恰好是瓦解、渙散東南士子異己之心的最好手段。趙翼亦為梅村應召入都一事更提出辯護，《詩話》云：

錢、吳二老，為海內所推，入國朝稱兩大家。顧謙益已仕我朝，又自托於前朝遺老，藉陵谷滄桑之感，以掩其一身兩姓之慚，其人已無足觀，詩亦奉禁，固不必論也。梅村當國亡之時已退閑林下，其仕於我朝也，因薦而起，既不同於降表僉名，而自恨濡忍不死，跼天躋地之意，莫身不忘，則心與迹尚皆可諒。⁶⁷

趙翼舉錢氏與梅村兩者差異，即是在於明亡之時梅村已歸林下，再次出仕乃因旁人所薦，非本人意願，且清朝招撫的過程之中，梅村幾度推辭不就，最終迫於時勢方入京為

⁶³ 顧湄〈吳梅村先生行狀〉，收於吳偉業著 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下冊〈附錄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頁1404。

⁶⁴ 嚴迪昌，《清詩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10月初版），頁373。

⁶⁵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四十四，跋《綏寇紀略》，（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原刊本），頁366。

⁶⁶ 嚴迪昌，《清詩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10月初版），頁366-367。

⁶⁷ 《甌北詩話》卷九，頁113。

官，與其他以仕清為榮者不同，其忠貞之心，昭然若揭。故曰：「心、迹上皆可諒」。

儒家道德元素中之「忠君」思想，乃是大一統政權之下，用來衡量人臣操守的主要標準與依據。在崇尚氣節的傳統社會裡，「失節」的行為，不論出於何種原因，都將被視為是「操守」上的一大污點。⁶⁸吳梅村之所謂「大節有虧」，則是因為在政權轉移過程中，基於對家庭責任的擔負以致無法遂其忠貞之意念，不得不做出的選擇，即使身後雖然獲得了不少同情態度，然其自己至死前仍舊以此為念，顯見其對氣節的重視。

二、詩歌風格與特點

趙翼在評梅村詩歌時，言其詩歌中最顯著之特色在於其神韻與選材，《詩話》云：

一則神韻悉本唐人，不落宋以後腔調，而指事類情，又婉轉如意，非如學唐者之徒襲其貌也。一則庀才多用正史，不取小說家故實，而選聲作色，又華艷動人，非如食古者之物而不化也。蓋其生平於宋以後詩本未寓目，全濡染於唐人，而已之才情書卷，又自能瀾翻不窮，故以唐人格調，寫目前近事，宗派既正，詞藻又豐，不得不推為近代中之大家。⁶⁹

趙翼以神韻、選材兩者體現梅村之詩，以為梅村之詩能有唐音，緣自其未寓宋以後之詩本，加上本身自有之材，融會貫注於詩，寫當前近事，故能自成一家。梅村曾自己表態其作詩師李、杜，文章則法韓、歐陽。他在〈與宋尚木論詩書〉云：「夫詩之尊李、杜，文之尊韓、歐，此猶山之泰、華，水之有江、河，無不抑止而取益焉，所不待言者也。」⁷⁰青蓮古詩，蘊藉而意長，少陵則是沉著深刻，由其尊李、杜的學習傾向，使梅村之古詩得因遠宋而有唐韻餘味。

趙翼評梅村「古詩」勝於「律詩」，其擅長處，在於「妙在轉韻，一轉韻則通首筋

⁶⁸ 陳永明，《降清明臣與清初輿論》，（漢學研究第 27 卷第 4 期：2009 年 12 月），頁 199-201。

⁶⁹ 《甌北詩話》卷九，頁 113。

⁷⁰ 吳偉業〈與宋尚木論詩書〉，收於吳偉業著 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上冊卷五十四，（上海：上海古籍書出版社，1999 年 12 月），頁 1089。

脉，倍覺靈活。」⁷¹趙翼說法併舉〈永和宮詞〉、〈王郎曲〉、〈雁門尚書行〉等詩作例證，說明其轉韻處，有往復迴還之妙。然則時而用韻過於氾濫，相對為趙所評曰：「太不檢矣」。今觀其古詩，題材豐富，有一般交際應酬、寫景、詠物感懷、社會寫實、及諷諭時事詩等，分別錯落於五七古作品之中，且其往往能取法前代諸賢，轉益多詩，取調同於少陵，融合了諸多律詩句法於古詩之中，因此杜甫之〈新安吏〉、〈潼關吏〉、〈新婚別〉、〈垂老別〉等作品，亦常見於梅村古詩。⁷²上述〈永和宮詞〉全詩由田妃生平、受寵、恃驕、而衰、病老、而薨，結構嚴整，寄予哀感，讀之令人惆悵不已。〈雁門尚書行〉作於賊寇橫行的時代，寫戰亂中社會秩序崩壞，戰場景象淒慘，忠義之士裹屍馬革，讀之讓人悲痛；以梅村古詩所反映的社會寫實內容，顯然具備適切反映時代與諷諭實事之功能，其重點或應已超越藝術本身之格律技巧，趙翼雖言其有詩用韻時過於不檢，卻無損其古詩成就。

趙翼論詩往往舉眾多詩材論證，以見其立論有據。例如論梅村「律詩」特色，在於善用實字，不用虛字，《詩話》云：

如〈贈袁韞玉〉云：「西洲士女章臺柳，南國江山〈玉樹花〉。」十四字中無限感慨，固為絕作。……〈雜感〉云：「金城將吏耕黃犢，玉壘山川祭碧雞。」……〈送永城吳令〉云：「山縣尹來三月雨，人家兵後十年耕。」……〈寄房師周芮公〉云：「廣武登臨狂阮籍，承明寂寞老揚雄。」此數十聯皆不著議論，而意在言外，令人低徊不盡。⁷³

以上數聯全以實字「敘事」，有別於少陵、遺山律詩「寫景」之法，致詞句之外韻味有餘。然亦有因不用「虛字」而形成如堆切典故之缺失，甌北舉〈雲間公讌〉云：「三江風月樽前醉，一郡荊榛笛裏聲。」⁷⁴以為此類句已屬雜湊，其中又受專用「實字」所限，肇生掉運不靈，徒覺堆垛而益成呆笨。

⁷¹ 《甌北詩話》卷九，頁 114。

⁷² 王建生，《增訂本 吳梅村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 年 6 月），頁 102。

⁷³ 《甌北詩話》，卷九，頁 115。

⁷⁴ 《甌北詩話》，卷九，頁 116。

梅村作詩又精於用典，《詩話》云：

梅村熟於兩漢、三國及晉書、南北史，故所用皆典雅，不比後人獵取稗官叢說以炫新奇者也。⁷⁵

趙翼之言顯見對以獵取稗官野史為典，並自以新奇之後人，表示遺憾；而梅村因熟於史書典籍，自不屑與此類之徒為伍，作詩所引典故皆屬典雅，符合史實與詩意。然梅村用典雖屬雅正，然亦不免有「強而牽合者」；甚至是「用事錯誤」情形發生。考究其因，蓋梅村本身好用詞藻，遇有合適題材自不免欲盡力發揮，以致為詞所累。而身遭國變之人，為詩作詞處處提防當權者迫害，心中隱情，不便明言，故藉典故婉曲表達，是以有時讓人難以理解，實有不得已之情。⁷⁶趙翼又舉靳榮藩註梅村詩為例，其言：「介人註梅村詩在一百餘年之後，覺更難也。且梅村身閱興亡，時事多所忌諱，其作詩命題不敢顯言，但撮數字為題，使閱者自得之。」⁷⁷可知梅村在當時身為遺民的背景，對於皇朝政權不得不有所顧忌，作詩的確有意隱晦語辭。

三、論圓圓曲

詩人慧眼，善於取題。趙翼以白香山之〈長恨歌〉，元微之〈連昌宮詞〉及韓愈〈元和聖德詩〉為例，說明詩歌之易於流傳，往往具有特定之歷史故事作背景；梅村經過易朝換代的巨變，所詠多關乎時事之大者，如〈臨江參軍〉、〈永和宮詞〉、〈雒陽行〉等作，其中具有詩史風範和哀艷情韻相組合的名篇⁷⁸〈圓圓曲〉，最能展現出梅村在歌行體上之繼承與創新精神。此敘事長篇計七十八句，五百四十九字。詩歌以公元 1644 年「甲申之變」作為歷史背景，透過敘述吳三桂與陳圓圓悲歡離合之故事情節，譏嘲吳三桂私心自用，通敵叛國，以致最終仍不能逃過歷史撻伐，承擔了千古罪名，詩云：

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慟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

⁷⁵ 《甌北詩話》卷九，頁 117。

⁷⁶ 參見王建生，《趙甌北研究》下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 年 7 月初版），頁 758。

⁷⁷ 《甌北詩話》卷九，頁 119。

⁷⁸ 嚴迪昌，《清詩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8 年 10 月初版），頁 386。

紅顏流落非吾戀，逆賊天亡自荒謔。電掃黃巾定黑山，哭罷君親再相見。⁷⁹

詩歌一起始即能觀察出作者不凡用意，崇禎之死與山海關大戰，皆堪稱得上重大歷史事件，在這背景之下所營造出來「慟哭六軍」之悲，與「衝冠一怒」之狂，情緒激動，對比強烈，將吳三桂以個人私慾為重的嘴臉表露無遺；緊接著敘述吳之戰功，與哭親一事，更加顯得諷刺而不堪。緊接詩云：「相見初經田竇家，侯門歌舞出如花。」⁸⁰以倒敘手法從吳三桂與陳圓圓兩人相遇說起，敘說陳圓圓歸吳三桂的過程。到最後點出「若非壯士全師勝，爭得峨眉匹馬還？」⁸¹此聯位於全詩中位置，有著承前繼後的關鍵意義；詩人以「全師」對比「匹馬」，譏刺吳在面對國家存亡與個人利益所做出之選擇，藉此討伐吳三桂的自私行為。又詩云：

峨眉馬上傳呼進，雲鬟不整驚魂定。蠟炬迎來在戰場，啼妝滿面殘紅印。

專徵簫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車千乘。斜谷雲深起畫樓，散關月落開妝鏡。⁸²

寫的是吳三桂之戰功彪炳，由「秦川」、「金牛」、「斜谷」以及「散關」等戰地，串連出吳三桂的軍事版圖，同時將其志得意滿的模樣，與「啼妝滿面」的陳圓圓作出對比，所謂英雄美人，好不得意。而陳圓圓亦因之受寵而嬌貴，詩云：

傳來消息滿江鄉，烏柏紅經十度霜。教曲伎師憐尚在，浣紗女伴憶同行。

舊巢共是銜泥燕，飛上枝頭變鳳凰。長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⁸³

陳圓圓從舊巢的「銜泥燕」，一夕飛上枝頭，成了具有形象地位的「鳳凰」；而當年故鄉的「教曲伎師」、「浣紗女伴」姊妹們個個羨慕不已，詩人語意雙關，比喻貼切。詩云：

⁷⁹ 清·吳偉業著 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頁78。
下引同，不贅。

⁸⁰ 《吳梅村全集》卷三，頁78。

⁸¹ 《吳梅村全集》卷三，頁78。

⁸² 《吳梅村全集》卷三，頁78。

⁸³ 《吳梅村全集》卷三，頁79。

當時只受聲名累，貴戚名豪競延致。一斛明珠萬斛愁，關山漂泊腰肢細。錯怨狂風颳落花，無邊春色來天地。⁸⁴

此段插敘陳圓圓自己的感受，由於其名聲受到大眾矚目，使得自己反成為貴戚名豪競相追逐的目標，即使個人身價連城，所帶來的卻非是幸福，反而是無窮盡的憂愁苦痛。坎坷的命運，宛如狂風下之殘花。詩末陳圓圓自怨的聲音，終獲得吳三桂的救贖，即如「無邊春色來天地」般，重新燃起了希望。詩人此處將整首詩作完交代，最後更模仿史家紀傳體以論，詩云：

嘗聞傾國與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⁸⁵

此段引三國小喬傾國美貌反使周瑜成名故事，比喻吳三桂為了陳圓圓衝冠一怒，乞師於清，竟獲愛國美名；梅村語帶諷刺卻也無法改變歷史現況，在兒女私情與國家民族大計之上，吳三桂之多情，使得全家遭到屠戮之禍，代價之高無法言計。詩末：

君不見，館娃初起鴛鴦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徑塵生烏自啼，屨廊人去苔空綠，換羽移宮萬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為君別唱吳宮曲，漢水東南日夜流。⁸⁶

最後一段詩人藉吳王夫差與西施故事隱諷吳三桂，當年的豪奢生活，不論是「館娃宮」、「採香徑」、「響屨廊」，今日只能在長滿苔癬空蕩蕩的台階上，任由歷史的步伐踐踏，終歸塵封湮滅。

從藝術角度觀察，〈圓圓曲〉最終之成功，可說是繼承了元白鋪陳敘事的傳統，用七言長篇的體制反映時代的滄桑巨變，其成就是顯而易見的。⁸⁷以往的古典敘事詩，在結構上，一直是直線發展，即依照故事情節時間順序描寫。吳梅村打破了謀邊布局的傳

⁸⁴ 《吳梅村全集》卷三，頁 79。

⁸⁵ 《吳梅村全集》卷三，頁 79。

⁸⁶ 《吳梅村全集》卷三，頁 79。

⁸⁷ 李中華編，《明清文學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 年 8 月），頁 222。

統手法，刻意追求情節安排的曲折變化，組織結構的跌宕起伏，⁸⁸使得〈圓圓曲〉在繼承優良傳統後，不僅成為了婦孺皆知的歌行體作品，而曲中屢屢採用的蟬聯句法，比喻、對比以及敘述時空之變化等技巧，頗具現代小說章法意味，更可視作其個人詩歌風格的展現。紀昀言其歌行一體：「格律本乎四傑，而情韻為深；敘述類乎香山，而風華為勝。韻協宮商，感均頑豔，一時尤稱絕調。」⁸⁹所言頗得要領。

吳梅村身經鼎革，在思想上，受制於儒家傳統道德左右，以致對於明亡國後仍出仕二朝一事，耿耿於懷，雖事發非己所願，且事後亦獲得眾人寬諒，然在個人名節上留下之污點，已不得抹滅，故其久久不能原諒自己，可說是受困於自己對前朝之「忠貞」思想。梅村詩歌則由於師法李、杜，頗得唐詩神韻，面對亡國巨變，俯仰身世之際，於是將心中或悲或苦的情緒注入其中，是以詩歌情感真摯感人，意味濃厚。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言：「及乎遭逢喪亂，閱歷興亡，激楚蒼涼，風骨彌為道上。」⁹⁰（《總目》卷一七三）可知國變對梅村作品寫作趨向產生之重大變化。這類作品正是趙翼所言梅村詩之最工者：「莫如〈臨江參軍〉、〈松山哀〉、〈圓圓曲〉、〈茸城行〉諸篇，題既鄭重，詩亦沉鬱蒼涼，實屬可傳之作。」⁹¹其中〈圓圓曲〉之成就，更是繼元、白長慶體後，在結構藝術上七言歌行之突破再創新，在今日仍舊是值得借鑑與學習的。

⁸⁸ 葉君遠，《清代詩壇第一家·吳梅村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11月），頁156。

⁸⁹ 司馬朝軍編，《四庫全書總目·精華錄》，（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五月），頁851。

⁹⁰ 司馬朝軍編，《四庫全書總目·精華錄》，（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五月），頁851。

⁹¹ 《甌北詩話》卷九，頁114。

第四節 趙翼論查初白(1650-1727)

一、身世背景

查慎行，原名嗣璉，字夏重，改今名後改字悔余，號他山，又號橘洲、查田、時稜居士，晚號白翁，浙江海寧人。《清史稿》本傳記載：

少受學黃宗羲，於經邃於易。性喜作詩，遊覽所至，輒有吟詠，名聞禁中。康熙三十二年，舉鄉試。其後聖祖東巡，以大學士陳亭敬薦，詔詣行在賦詩。又詔隨入都，直南書房。尋賜進士出身，選庶吉士，授編修。……坐弟嗣庭得罪，闔門就逮，世宗識其端謹，特許放歸里，而弟嗣璫謫遣關西，卒於戍所。⁹²

由其本傳可知，查慎行是一位傳統的知識份子，自幼才華穎異，是以能「名聞禁中」。早年的查初白甚自信自負，在隨楊雍建出撫貴州之時，詩歌隨著戰事景象呈現出雄放氣息，後因捲入了洪昇《長生殿》中有「大不敬」案，被革去了國子監學生籍，於是改名「慎行」。⁹³在政治環境逆背的衝突中，好不容易求得生存空間的查慎行，在經歷了無情的政治風暴後，在言行上不免要力求藏鋒斂芒，然內心裏仍舊希冀有一番作為，終於在康熙四十二年重獲皇恩，賜進士，入直南書房，時查已五十四歲。在清朝「奪嫡」風波迭起之時，查初白之弟嗣庭正是八皇子的賓從出身，使得其難逃此次牽連而入獄，幸得世宗憫其端謹，恩赦放歸。

查初白的一生，受制於環境時勢，看似凡常無奇。成年之後，則歷經了政治上驚心動魄的事件，使得查初白不得不認真審視自我，試圖尋找仕宦為官的正確道路。他的《敬業堂詩集》，表現出在這個過程裡，心情的變化與對時事看法，一部分代表了此一時期士人的心魂，可稱得上是一部高層文化人士的心態史傳。⁹⁴趙翼在《甌北詩話》中言：「入京以後，角逐名場，奔走衣食，閱歷益久，鍛鍊益深，氣足則調自振，意深則味有餘，

⁹² 國史館校註，《清史稿校註》第十四冊，卷四百九十一，(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9月)，頁11169。

⁹³ 嚴迪昌，《清詩史》上冊，(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10月初版)，頁545。

⁹⁴ 嚴迪昌，《清詩史》上冊，(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10月初版)，頁548。

得心應手，幾於無一字不穩愜。」⁹⁵可說是慧眼之論。

二、論查初白詩

《甌北詩話》所論清詩家，有吳偉業、查慎行二人，趙翼言：「梅村後，欲舉一家列唐、宋諸公之後者，實難其人。惟查初白才氣開張，工力純熟，鄙意欲以繼諸賢之後，而聞者已掩口胡盧。不知詩有真本領，未可以榮古虐今之見，輕為訾議也。」⁹⁶觀趙翼言論，將查初白詩並列於唐、宋大家之列，其所提之理由，乃是查詩「才氣」、「工力」之真本領，適足以與唐宋諸公相較高下。其好友黃宗炎序其詩：「夏重視彼猶孤鳳獨鶴，翱翔於百鳥雞群中，可謂橫絕一時者矣，……惟其知作者苦心，一字一句，莫不有深意於其間。」⁹⁷證明了趙翼所言切要。而趙對他人「掩口胡盧」之意，提出詩「未可以榮古虐今」之論反駁，其有意突破詩必「唐」、「宋」舊觀念之意圖，則更加明顯，同時見證《甌北詩話》中所強調「詩貴創新」之理念。

(一)初白與宋風之聯繫

清代詩壇有「浙派」之說，推究乃清代前期「宗宋詩派」此一複合概念之別稱。「宗宋」得以成為流風，並足能與「宗唐」相抗衡，其肇始固由浙人，而鼓盪張揚亦多浙人外，尚且與此風在兩浙一帶相承綿延，代有推進有關。⁹⁸宗宋詩風在浙地興起，與黃宗羲有絕對的關係，其《南雷詩文集·張心友詩序》中有言：「余嘗與友人言詩，詩不當以時代而論。宋、元各有優長，豈宜溝而出諸於外，……夫宋詩之佳，亦謂其能唐耳；非謂舍唐之外，能自為宋也。」⁹⁹黃宗羲所言「詩不當以時代而論」的主張，放在今日仍舊是十分精當，其言宋詩當然不會是唐詩，指出宋詩之所以「能唐」，乃在於其承接了自唐以來優良的傳統，在唐詩的基礎上求新求變而來的，是以宋詩與唐詩同樣具有價值，不可一概抹煞。黃氏言論開啟了浙人宗揚宋詩之始，而查初白的《敬業堂詩集》，

⁹⁵ 《甌北詩話》卷十，頁 127-128。

⁹⁶ 《甌北詩話》卷十，頁 127。

⁹⁷ 清·查慎行，《敬業堂詩集》序，（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原刊本），頁 2。

⁹⁸ 嚴迪昌，《清詩史》上冊，（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8 年 10 月初版），頁 541。

⁹⁹ 清·黃宗羲《南雷詩文集·張心友詩序》，收於《黃宗羲全集》第十冊，序類，頁 50-51，（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年 1 月）。

其中的浩瀚長篇，以白描形態與深發綿至的義理，在眾多的流派中爭競而出，堅實地強化了「宋調」的藝術魅力，更使浙人與宋詩概念的疊合更見顯豁。¹⁰⁰對於查慎行詩出宋詩一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亦以評說：

今觀慎行近體實出劍南，但游善寫景，慎行善抒情，……核其淵源，大抵得諸蘇軾為多。觀其職一生之力補注蘇詩，其得力之處可見矣。明人喜稱唐詩，自國朝康熙初年，窠臼漸深，往往厭而學宋，然粗質之病亦生焉。得宋人之長，而不染其弊，數十年來，固當為慎行屈一指也。¹⁰¹（《總目》卷一七三）

《四庫》所言初白之學習宋詩，非僅是泛泛而學地單純模仿，而是學習宋詩的神氣，重神似而非形似，故能成為宋派詩人楷模。¹⁰²尤以入都之後，歷經名場奔走，鍛鍊精深之作，往往意深有餘。在清初詩壇上，是宗宋詩一派成就較高詩人。

（二）古近體相較論

趙翼論初白古近體各自優劣處，以為初白古詩稍嫌冗長，而近體則最擅長。《詩話》舉例云：「〈水西行〉、〈五老峰及觀海綿〉、〈賜觀侍衛殺虎〉、〈樓敬思平蠻歌〉等作，雖氣力沛然有餘，究須刪節。」¹⁰³〈水西行〉一首，七古長體多至七百言，寫清初逆賊橫行，利用水西兵討伐撥亂的過程中，朝廷無力掌控戰事，致使生民塗炭；如「土司如狼吏如虎，八捷餘威棄歸路。」¹⁰⁴直接地記錄下人民面對戰亂時的恐怖情緒；而詩人有感，面對無情的戰事，甚至在最後更直接以「不見天心今厭亂，戰場新鬼盡英雄。」¹⁰⁵表達對戰爭之厭惡與士兵的同情。此詩以數百字言一事，氣力充沛，然究竟過冗。趙翼所評過冗一事，似有不妥，試觀唐以來古體詩，多有至數百至千餘言者，且題材往往與歷史事件相關，詩人藉古體暢所欲言以逞其才，所在多有。《詩話》中所舉之例，尚不夠切

¹⁰⁰ 嚴迪昌，《清詩史》上冊，（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10月初版），頁543。

¹⁰¹ 司馬朝軍編，《四庫全書總目·精華錄》，（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五月），頁863。

¹⁰² 周偉民著，《明清詩歌史論》，（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頁426。

¹⁰³ 《甌北詩話》卷十，頁141。

¹⁰⁴ 清·查慎行，《敬業堂詩集》卷三，（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原刊本），頁38-39。

¹⁰⁵ 清·查慎行，《敬業堂詩集》卷三，（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原刊本），頁38-39。

當。至於近體部分，甌北則言：

五律如〈韶州風度樓弔張曲江〉：「公進千秋錄，開元極盛時。知己同列少，去國一身遲。終始全臣節，安危動主思。高樓瞻畫像，風度儼鬚眉。」此等格律氣味，雖置之唐賢集中，莫能優劣也。七律如……「冗官只算騎驢客，老向天街閱八蹠。」此種眼前瑣事，隨手寫來，不使一典，不著一詞，而情味悠然，低徊不盡，較之運古鍊句更進矣。¹⁰⁶

上述可見甌北對於初白近體有所偏好，即使初白專以白描寫作，詩中卻不覺氣弱，甚至可與唐代諸賢不相上下。此等對近體讚譽有加之評，似可解讀甌北認為初白近體略勝於古體之作；然清王士禛在為查初白詩作序時曾言：

余謂以近體論劍南奇創之才，夏重或遜其雄；夏重綿至之思，劍南亦未之過。當與古人爭勝毫釐，若五七言古體，劍南不甚留意而夏重麗藻絡繹，宮商抗墜，往往有陳後山、元遺山風。¹⁰⁷

王漁洋所論初白近體，比之陸游「奇創之才」，乃「或遜其雄」；該評語辭游移，似難以讓人信服。論及劍南五七言古體，劍南「不甚留意」之說，特推重初白古體，則易讓人存疑。因此《四庫總目提要》中引王士禛《序》語，從而論定初白「奇創之才」不足，並斷言《敬業堂詩》才力薄弱等等，實屬不根之談。¹⁰⁸筆者以為文學批評論斷自有其主客觀一面，讀者對作品之感受不同自然評價亦不一，惟須考量時代背景與文學風氣的整體面，初白所處的時空背景，詩歌中自然不易出現「鐵馬冰河入夢來」、「但悲不見九州同」之雄渾氣概，且在清廷文字獄的羅織下，言行舉止更不得隨其個人意志，然初白在這樣的環境中仍奮力用心寫作，姑不論古近體優劣，其精神仍是值得學習。

¹⁰⁶ 《甌北詩話》卷十，頁 141-142。

¹⁰⁷ 清·查慎行，《敬業堂詩集》序，（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原刊本），頁 1。

¹⁰⁸ 嚴迪昌，《清詩史》上冊，（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8 年 10 月初版），頁 575-576。

趙翼論初白詩，亦善於比較以取論，尤其是在同時代或不同時代的人物作品裏尋覓，不但能使讀者一目了然，更能藉此取得詩人創作詩歌之特色，有助於我們更深入去探究，《詩話》云：

吳梅村好用書卷，而引用不當，往往意為詞累。初白好議論，而專用白描，則宜短節促調，乃古詩動千百言，而無典故驅駕，便似單薄。故梅村詩嫌其使典過繁，翻致膩滯，一遇白描處，即爽心豁目，情於於文；初白詩又嫌其白描太多，稍覺寒儉，一遇使典處，即清切深穩，詞意兼工。此兩家使之不同也。¹⁰⁹

由此可見作詩「使典」與「白描」兩者，過與不及均有損詩意，也造就出兩種截然不同詩歌風格。梅村體之「詩史」意識，往往藉由典故引喻，更得彰顯切要，然使典過於頻繁，幾於無一字無來歷，雖見詩人學養豐富，詩意卻也易膩滯不前。初白則是以白描見工，惟以此長篇，雖千百言，讀來易見冗長無味，故趙翼所言兩家詩之不同處在此，梅村、初白詩優劣處亦在此，分析精要得當。又與陸游相較，《詩話》云：

以初白律詩與放翁相較，放翁使事精工，寫景新麗，固遠勝初白；然放翁多自寫胸膈，非因人因地，曲折以赴，往往先得佳句而足成之；初白則隨事隨人，各如其量，肖物能工，用意必切。其不如放翁之大在此，而較放翁更難亦在此。¹¹⁰

趙翼曾評放翁律詩：「使事必切，屬對必工。無意不搜，而不落纖巧；無語不新，而不事塗澤。」¹¹¹乃古來詩家未見也。然與初白律詩相較，放翁詩句鍛鍊精深，深思鎔鑄結果，往往先有佳句，後因事因地而成詩。初白行詩善用白描，隨事隨人，因物賦形，雖不以使典用事為工，然詩歌自覺意味悠然，餘情不盡。而趙翼認為初白較放翁更難之處，則是因為在初白這個時代，詩人所作之題已不大，或根本大不了。就時空而言，初白盤旋於題目間並大其意旨，細意熨貼地完成一首首詩歌，正是與放翁相提不凡之處。¹¹²

¹⁰⁹ 《甌北詩話》卷十，頁 141。

¹¹⁰ 《甌北詩話》卷十，頁 142。

¹¹¹ 《甌北詩話》卷六，頁 68。

¹¹² 參見嚴迪昌，《清詩史》上冊，（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8 年 10 月初版），頁 577。

(三)批評

趙翼認為查初白功力之深，承白居易、陸放翁後一人而已，然其詩亦有可議論之處，《詩話》云：

惟書卷較少，故稍覺單薄。且少年急於求知，投贈公卿，動千百言，殊嫌繁冗，兼自減身分。此則其詩之可議者。……詩之工拙，全在才氣、心思、功夫上見，豈徒以多為貴？且詩之工，亦何嘗不自多中得來？正惟作詩之多，則其中甘苦曲折，無不經歷，所謂深人無淺語也。¹¹³

甌北認為初白早年投贈之詩惟其可議者，此類作品固然是為干求提拔，在儒家傳統觀念上存在著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之矛盾，然在科舉制度中，真正有具備學識與能力之人不見得能獲得重用，因此許多歷史上著名詩人，在窮愁潦倒之際，亦常迫於現實而有此類之作。初白以千百言行投贈之詩，實過之矣。但趙翼對於初白詩作之多，則多有讚譽，以為只有在大量作品的琢磨之下，才能領略作詩時的甘苦，也才能看見詩人真正的心思與才氣。

趙翼以一卷論查初白，將其與唐、宋諸大家併列，可見對查慎行之重視。其仕途生涯受到政界黨爭影響，導致他選擇以一種「慎行」的態度，面對著可能隨時變化的人生。而對於初白之詩，趙翼則以其獨特的眼光，舉梅村與其相比，評點「使典」與「白描」手法兩種截然不同的書寫技巧，同時藉放翁與之相較，論斷初白古近體詩特色；得知初白雖書卷不多，致稍嫌單薄之弊外，其古體之「豪健爽勁」與近體之「情味悠然」詩篇，體現並實踐了查慎行的藝術個性。而同一時期的詩歌中，在清朝專制政治強壓下，顯得較為平穩謹慎，然《敬業堂詩集》五千餘首的總體觀察，初白詩歌不僅創作豐富，在創造屬於自我風格的特性之重要性上，有著深刻理解。

¹¹³ 《甌北詩話》，卷十，頁 128。

第七章 《甌北詩話》的特色與評價

趙翼《甌北詩話》原名《十家詩話》，書中所錄詩人有唐朝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宋代蘇軾、陸游以及元朝元好問、明高啟、清吳偉業以及查初白等人，甌北以其獨具史識之態度，對其一一點評，指出各家詩歌風格之不同與特點，此書有別於雜談筆記式的體例，在詩話史上具備了開創性，可視之為史論式的詩人專論。¹書中卓越之觀點每能予後學對諸大家詩歌有更加深入的體會與瞭解，本章即以探究此書評價詩人的特色與方法，試圖尋覓《甌北詩話》所以能歷久彌新的潛規則，期能藉此對《甌北詩話》有更深層的認識。

第一節 《甌北詩話》論人要求

一、從人品入手

《甌北詩話》評價各朝詩人，在面對詩人的態度上，受己所學儒家思想所影響；認為身為讀書人，一日有成必當為國報效，如若不受重用，仍須貢獻所學，以詩文行針砭政治之社會責任，對於一身兩姓，身仕異朝，或藉隱求仕者，是無法接受的。因此，甌北論詩，往往從「人品」入手，特別看重其在青史上的歷史定位。同時為加強論點可靠性，在面對部分詩人受道德批評的歷史公案下，趙翼則以其史家眼光深入考據，試圖還給詩人一屬於史實之清白，例如《詩話》卷一言李白從永王璘一事，甌北則提出辯護：

〈贈江夏太守詩〉，自叙被永王璘招致入幕之事……而〈舊唐書〉謂白謁見璘於宣城者，非也。……且〈水軍宴與幕府諸公〉詩云：「所冀旄頭滅，功成追魯連。」亦正以討賊為志也。然則謂青蓮有從亂之意，固不待辨也。²

趙翼以史家的態度，考證《舊唐書》記載李白謁見永王璘一事有誤，並從李詩中觀察，認為李白乃出於不得已而入永王璘幕，足見其對李之人品無所懷疑。又論宋陸放翁，分

¹ 嚴迪昌，《清詩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10月），頁915。

² 《甌北詩話》卷一，頁6。

析其詩集中言及恢復國土，耿耿不忘等語，表達他可貴的心跡，絕非矯情求名：

放翁生於宣和，長於南渡，其出仕也在紹興之末，和議久成。……而放翁以復讎雪恥，長篇短詠，寓其悲憤。或疑書生習氣，好為大言，借此為作詩地。今閱全集，始知非盡虛矯之氣也。³

又《宋史》因朱子言，論放翁不能全晚節，《詩話》辨言：

朱子嘗言放翁能太高，迹太近，恐為有力者所牽挽。《宋史》本傳因之，輒謂其不能全晚節。此論未免過刻。今按嘉泰二年，放翁起修孝宗、光宗兩朝實錄，時韓侂胄當國，自係其力。……史事告成，即力辭還山，不稍留戀，則其進退綽綽，本無可議。⁴

又元有崔立功德碑一事，當時皆以此為諂媚逆賊為失節大事，眾人皆諱言之，而元遺山適牽涉其中而作碑文，《詩話》辨曰：

雖崔立功德碑一事，不免為人訾議，然始終不仕蒙古，確有明據。故郝經所撰《墓誌》及《金史》本傳，皆云金亡不仕，是可謂完節矣。⁵

又趙翼再舉清朝錢、吳兩大家，以犀利的語辭批評了錢謙益「一身兩姓」之慚，對於吳梅村則以其濡忍不死，認為其心迹尚可諒。《詩話云》：

梅村出處之際，固不無可議，然其顧惜身名，自慚自悔，究是本心不昧。以視夫身仕興朝，彈冠相慶者，固不同；比之自諱失節，反托於遺民故老者，更不可同年語矣。⁶

³ 《甌北詩話》卷六，頁 78。

⁴ 《甌北詩話》卷六，頁 81。

⁵ 《甌北詩話》卷八，頁 107。

⁶ 《甌北詩話》卷九，頁 118。

中國士人最重氣節，固與儒家傳統的道德信仰有關，特別在朝代更迭之際，究竟能持節不移且終見之於史冊，更顯難得。上述種種，趙翼所論詩兼論其人，既是對傳統文化中以道德價值為中心的審美趨向認可，也可反映出文學批評的一般規律，有一定的合理因素。⁷而甌北除在《詩話》中所提，在其他作品裏，面對歷史人物的考評上，亦常提及此類節操之士，表達崇高的景仰之意，例如《甌北集》卷一有〈題閻典史祠〉，詩云：

傳芭伐鼓剗羊豕，前代孤臣今代祀。不讐枯骨國法寬，不忘忠魂名義美。……國亡援絕獨拒守，作計雖謬心則貞。姓名已入點鬼簿，滿城皆鬼作鬼兵。……高門王謝獻城亟，盛名巢由拜路頻。何哉節烈奇男子，乃出區區一典史。⁸

詩歌記載明典史閻應元在乙酉之變中，率眾兵士死守江陰八十餘日，期間戰事激烈死傷無數，對於敵軍勸降以富貴之言，應元自許明朝典史堅拒之，展現毫無畏懼大義，忠貞氣節，深深打動人心。又卷二〈揚州雜詠·李制置〉，詩云：

制置淮東作屏障，被圍日久氣益壯。臨安已陷降表簽，猶據孤城與敵抗。惜哉四萬奪駕兵，力戰難遮帝北向。或傳有客來說降，飛檄急殺文丞相。兩賢豈有相阨理，各自效忠不知狀。沉冤未死終伏刀，已先柴市歸天上。⁹

詩歌特表彰李庭芝，對於其堅力抗守蒙古軍南侵，面對勸降文書甚至怒關使者的舉動，表達崇高敬意，感佩其視死如歸的決心。趙翼在《甌北集》中有許多這類表彰節義之作，推知其有意藉此提倡並張顯愛國節操之精神，發抒讀書人對浩然正氣應有的堅持，並強調其對於個人身立命的重要性，間接地讓讀者切身感受到，以「人品」作為文學批評的判斷標準，即使置處於不同時代，仍舊能閃耀著不被塵土掩蓋的光輝。

趙翼以「人品」論斷詩人，除與其個人一貫的道德追求有關，實際上也與當時以道

⁷ 趙興勤著，《趙翼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5月），頁359。

⁸ 清·趙翼，《甌北集》卷一，頁8。

⁹ 清·趙翼，《甌北集》卷二，頁22。

德價值取向為審美觀照的文化氛圍相對應。惟將「人品」與「詩品」聯繫考察，雖是詩歌批評上的一途徑，但仍不可避免地容易產生「以人廢言」之情形，論述自然會失之偏激。例如《甌北詩話》卷九所論吳梅村卷，甌北以「人品」之標準評價錢謙益，對其人抑之甚低，甚至以為其詩固不必論。然錢氏被列所謂「大節有虧」之人，實有多重複雜的社會原因；其一根據《清史列傳·貳臣傳》所記：「錢謙益本一有才無行之人，在前明時身躋臚仕。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順，洊陟列卿。大節有虧，實不足齒於人類。」¹⁰甌北受此政治環境影響，對於錢氏批評，難以出其左右。其二是清初統治者將錢氏《有學集》、《初學集》、《列朝詩集》等作列為禁書，甌北自然不能對諸作品做出詳細考察，因此以「人無足觀」推定「詩不必論」之判斷難以讓人信服。其三是甌北本身十分看重氣節，對於錢謙益「平生談氣節，兩姓事君王。」之舉，自然更無法接受，因此批評亦較為嚴苛。¹¹

甌北行事深受儒家教化影響，對於家國觀念更有一定的堅持，因此當面對一身兩姓的錢氏，即使是國學深厚的前輩，自然難以站在客觀的基礎上實施批評。加諸以甌北出生國朝，在乾嘉學風之中，做了幾年京官，受知於當時朝廷，當其出守於鎮安、扈從塞外等經歷，無不促使著他愛國愛民的情操，故當其評斷詩人，以「人品」作為導向的批判態度，是十分明顯的。

二、強調才氣學問並重

趙翼所論詩人，除以「人品」考核之外，另方面則是強調「才氣」與「學問」並重。《甌北詩話》卷二中所談到：「明李崧峒諸人，遂謂李太白全乎天才，杜子美全乎學力。此真耳食之論也！」¹²筆者以為此處所謂「天才」及「學力」，可比同於「才氣」與「學問」之說，甌北批評李、杜，不宜以「天才」、「學力」二分之，且最終將李白之天才、杜甫之學力，歸一於詩人「性靈」，此等論述不僅大大地提高了性情在詩歌中的重要性，更有意在「才氣」與「學問」之間取得平衡點。甌北雖對李氏諸人嚴辭批評，但李崧峒究竟點出李、杜兩人詩歌給予讀者之直接感受，而「才氣」與「學問」間的問題角逐，

¹⁰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貳臣傳》第二十冊，卷七十九，頁 6577。（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11 月）。

¹¹ 趙興勤著，《趙翼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5 月），頁 360-361。

¹² 《甌北詩話》卷二，頁 12。

則是不斷地被詩歌評論家所討論著。

在《甌北詩話》中，亦常出現相關的評述，例如在《詩話》卷五，趙翼特別推崇蘇詩鍛鍊之妙，以為其：「心地空明，自然流出。」¹³又論其妙於剪裁之工：「雖工巧而不落纖佻，由其才分之大也。」¹⁴兩者均明白指出蘇軾天份之高。此處析之，雖知甌北重視詩歌創作時所須具備一特定之「才氣」；惟其又言：「坡公熟於《莊》、《列》諸子及漢、魏、晉、唐諸史，故隨所遇，輒有典故以供其援引。」¹⁵另一方面肯定了蘇軾在學問之上所做出的努力，顯然除了才氣之外，學問同時亦為甌北所重。又在卷六，甌北讚放翁詩作之多，古來未有，其成就得自於：「才思靈敏，功力精勤。」¹⁶再次地將才氣、學問並列。而批評明高啟，推其詩學唐而不為唐所囿，並給予：「如天半朱霞，映照下界，至今猶光景常新，則其天分不可及也。」¹⁷之高度評價，直言高啟才氣天分之高，使其學青蓮詩足得其神韻。然則趙翼考高之著作，有《吹臺集》、《缶鳴集》、《鳳臺集》、《婁江吟稿》、《姑蘇雜咏》等，內容雖指明人刻書往往不加考訂之弊，但觀其著作之豐富，更可知其學問功課之深。在其〈青丘子歌〉中所言：「朝吟忘其饑，暮吟散不平。……斲元氣，搜元精，……」¹⁸得高啟自述其作詩之專一，學問用力之深，經由詩歌深刻地表達出來，同樣見證甌北論詩「才氣」與「學問」並重的趨勢。

趙翼詩學之見解，除《甌北詩話》論述專著外，尚散見於古近體之論詩詩，而其中有關於「才氣」、「學問」之說，如〈論詩〉有：

少時學語苦難圓，只道功夫半未全。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¹⁹

甌北顯然在作詩的這件事上，將「人事」與「天分」兩種元素納入一併考量，並且隨著其年紀老大，對於天分才氣的看重，似乎超過於人事之努力。即如〈閑居讀書作〉其五中有言：「乃知人巧處，亦天工所到。」²⁰特別強調了作詩所需要的才氣與天分。另於《甌

¹³ 《甌北詩話》卷五，頁 48。

¹⁴ 《甌北詩話》卷五，頁 49。

¹⁵ 《甌北詩話》卷五，頁 49。

¹⁶ 《甌北詩話》卷六，頁 66。

¹⁷ 《甌北詩話》卷八，頁 108。

¹⁸ 《甌北詩話》卷八，頁 109-110。

¹⁹ 趙翼，《甌北詩鈔·絕句二》，收於趙翼全集，頁 510。

²⁰ 趙翼，《甌北詩鈔·五言古一》，收於趙翼全集，頁 9。

北集》中同載有多首論詩詩，如有〈論詩〉詩中有句：「著色原資妙選材，也須結構匠心裁。」²¹將天生資質與後天匠心同列，同樣地重視兩者間對於詩所造成的影響；另外又有〈佳句〉，詩云：

枉為耽佳句，勞心費剪裁。生平得意處，卻自自然來。²²

詩歌探討作詩為得「佳句」，每苦於剪裁鍛鍊之工，然而所求「佳句」往往是來自於靈光一閃的不刻意追求；甌北在詩歌當中常提及此等經驗，除說明佳句難得外，間接也表現出才氣與學問之間的差異性。至於趙翼如何在「才氣」與「學問」之間取得平衡，筆者覺察甌北曾以自身與袁枚作比較：

今試以吾二人詩論之，簡齋才思鷹鷲，其下筆之妙，幾於天仙化人，飛行絕迹，而率意處不免天吳紫鳳，顛倒短短。余則儘用意使典，粗有一日之長，而費經營，勞鍛鍊，天分已不及簡齋。²³

趙翼評論己身資質雖不如袁枚，然對於自己善於用意使典，且能以學問之豐而力其鍛鍊之實，頗為感到自豪。可知甌北認為作詩除須有先天才氣之外，對於後天學力之培養與學習，仍舊十分重視。

趙翼是一位用功頗深的詩人，其〈讀書〉詩言：「掩卷即忘神已耗，讀書有益老徒悲。」²⁴可知其終身志趣即在讀書一事，從廢寢忘食到心神衰耗，從年輕到老年，附以其大量之詩作，可知其勤學程度，確實地實踐了以學問創作詩歌的精神。又其析論蘇軾，讚其文筆之天才「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²⁵同時不忘其博學群書之學習態度，再次強調才分與學問之間相輔相成的關係；以及論詩詩中所提及之理論，則再次反覆印證著詩歌的創作，學習之功夫與天分缺一不可，上述種種均可看出趙翼著重作詩所需才分

²¹ 趙翼，《甌北集》卷三十六〈論詩〉，收於趙翼全集，頁 693。

²² 趙翼，《甌北集》卷四十六〈佳句〉，收於趙翼全集，頁 952。

²³ 見趙翼序張云璈《簡松草堂詩集》一文，收於《續修四庫全書·集部》147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290。

²⁴ 《甌北集》卷十九，頁 319。

²⁵ 《甌北詩話》卷五，頁 47。

與學問的功夫，諸如《甌北詩話》所列眾家詩人，自非兼顧「才氣」與「學問」，不能成一家。

三、人物選擇之通性

中國傳統的士大夫，主要是針對社會上具有名望，且有一定地位的知識分子和官吏的統稱，其組成來源乃從科舉制度而來。他們既是國家政治的直接參與者，同時也是社會上層文化、藝術的創造者。趙翼《甌北詩話》論述所選詩家，從唐李白論起至清查初白，可發現即使身處不同朝代，這些詩人對於政治似乎存在著莫名的熱情，他們欲藉「科舉」的選才制度，晉升成為士大夫階層的積極心態，是非常明顯的；因為唯有如此，方得使自己的抱負獲得實現，也才能完成儒家教養的目標。他們與「政治」的互為連結，成為《甌北詩話》所選詩家最基礎的共通性，筆者略述如下。

趙翼所論之李白，司馬子微謂其具仙風道骨，賀知章呼其為「謫仙人」，兩者皆是站在李白詩歌的文采上讚許他的；就連甌北舉杜甫、韓愈與之相較，更直言其差異乃在仙與人之別也，同樣是以李白詩歌超邁傑出的不朽發言。然而青年時期的李白，並不以此為滿足，其胸懷強烈的用世之情常以魯仲連、謝安自命。²⁶而〈上韓荊州書〉即是其投贈自薦之作，趙翼則言李白：「又慕功名，……總欲有所建立，垂名於世。」²⁷可知李白原是一位擁有遠大志向，視經世濟民為己任的士子，然為了實現自己抱負，仍不得不放下尊嚴投書干求，甚至從永王璘一事使之身陷牢獄，放還之後其熱衷於建功立業，足見其狂熱政治熱情。又趙翼所論杜甫，有〈贈翰林張垧〉、〈贈田舍人〉、〈贈沈八丈〉等投贈之作，幾乎到了無處不乞援之境地，以杜詩成就之高，實難以想像當時其作為。觀杜一生歷經玄宗、肅宗、代宗三朝，從長安十年到湖南一醉飽而歿，這一位唯一能在詩歌史上與李白齊名的偉大詩人，從科舉失意轉而干謁權貴，到最後國家崩解流離失所，歷盡艱難仍不得所求，心中鬱悶可想而知。然正是杜甫與如此複雜的政治與多變的社會環境相連結，促使著杜甫創造了無數偉大篇章，再次印證了趙翼所言：「國家不幸詩家幸」²⁸之論。

²⁶ 喬象鍾、陳鐵民主編，《唐代文學史》上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6月重印），頁407。

²⁷ 《甌北詩話》卷一，頁4。

²⁸ 〈題元遺山集〉收於《甌北集》卷三十三，頁621。

《甌北詩話》所論唐另兩位詩人，在仕途上顯然較之李、杜來得順遂許多，雖是如此，韓愈的進士科考仍舊考了四次，在其〈與李翱書〉中，記載：「僕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²⁹韓愈回憶起這段應舉求官的艱苦往事，激動的心情讓人感受特別深刻。而白居易於元和元年，應才識茂明於體用科登第，開始進入仕途並且欲積極地從事政治活動，³⁰然而敢於直諫，論執強硬的態度與政治並不適合共存，甌北考《新唐書》、《舊唐書》，謂其元和之初，「知仕途險艱，早有林下樂志之想。」³¹在仕途之初即深感政治黑暗，欲尋機歸隱，其對政治的熱衷顯不如李、杜。惟趙翼所評唐四詩人，早年都對於政治有高度興趣，但隨著環境變化，李、杜展現了強烈入世的企圖，卻因安史之亂屢屢受挫，相較之下香山仕途順遂則選擇歸去，詩人情性不同，對待仕途看法選擇各異，惟與政治之牽連竟如此密切。

《甌北詩話》選宋代詩人蘇軾、陸放翁作為批評對象，其二人生命歷程，同樣受到政治所左右，蘇軾以其才名爆震致「烏台詩案」而下獄。甌北直言其「襟懷浩落，中無他腸，……故邪正不分，而其後往往反為所累。」³²對於交遊對象之不察，讓蘇軾因此受到許多事件牽連，使得蘇東坡仕宦之途，走得相當辛苦。當神宗置其於黃州之時，一位自少年時期即胸懷大志的蘇軾，幾乎認定無可挽回結束了他的政治生命；窮困的經濟狀況使得他必須躬耕於州東荒地，因此「東坡」之名不脛而走。值得注意的是黃州時期的蘇東坡，在文學創作上進入了豐收期，³³在散文、詩歌、詞作上，突破了以往著重史論、政論範疇，朝向創新的道路出發。至於甌北所論放翁，言其對紹興南渡時勢，力主收復故土；故言：「放翁獨以復讎雪恥，長篇短詠，寓其悲憤。」³⁴以掃他人虛矯之評。放翁雖係文人出身，然年四十轉從軍戎，直接參與政治的程度，較之他人更深，故能以切身之經歷，作動人之詩篇。

唐宋後諸家，趙翼所評選者有金元遺山、明高啟、清吳梅村以及查初白諸人。所論之元遺山，歷國亡之變，基於愛國心之驅使，記錄採訪金朝君臣事蹟，以為己任，後尤

²⁹ 唐·韓愈撰，《韓昌黎全集》卷十六，頁16。（四庫備要集部，中華書局據東亞堂本校刊）

³⁰ 吳庚順、董乃斌主編，《唐代文學史》下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6月重印），頁235-236。

³¹ 《甌北詩話》卷四，頁40。

³² 《甌北詩話》卷五，頁58。

³³ 參見王水照、朱剛著，《蘇軾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7月），頁86-89。

³⁴ 《甌北詩話》卷六，頁78。

以「金亡不仕」之決心，堅辭蒙古招撫，留名青史；而明高啟則是「身當元季，沉淪江村，……一旦召修元史，列於朝班，其詩即典切瑰麗，雖賈至、岑參等〈早朝大明宮〉之作，不能遠過。」³⁵趙翼所論其人文采造詣，風姿勃發，天才卓絕，推為有明開國一人，然終不免以詩文罹禍，他的際遇，足見明朝政治最為黑暗的一面。另趙翼所選清吳梅村，有言「當國亡之時已退閑林下，其仕於我朝也，因薦而起。」³⁶除看出吳之出仕乃有不得已之背景因素，且其嘗言「自恨不死」表明心迹，更讓人不得不佩服其「君子不事二朝」的志節。查初白則是在仕宦前後，有著截然不同的詩歌風格：「當其少年，隨鈐撫楊雍建南行，……故出手即帶慷慨沉雄之氣，不落小家。入京以後，角逐名場，……幾於無一字不穩愜。」³⁷以詩人受政治影響，以致在不同階段所作之詩，風格迥異。

《甌北詩話》論眾詩家，見證的中國讀書人求仕的艱辛過程，即使有朝一日，進士及第，在官場中仍常常不能善終，其中又多與政治環境的變遷有極大的關係；因此受讒言被貶成了家常便飯，更有甚者，則如高啟般在一瞬間便失去了寶貴性命。趙翼的生命歷程，如同多數中國傳統讀書人，同樣受到政治力量所牽動；早年寄居京師，雖受知汪由敦，但仍過著相當清苦的生活，五次進士考試下第，幾乎讓趙翼要放棄他理想；直到乾隆二十六年，參加恩科會試及第。³⁸再次在他的生命中燃起希望。這艱辛的一第，無怪乎趙翼論韓愈時，最能同理其所謂應舉艱苦的生活。又當趙翼讚嘆著蘇軾之才氣天成且學富筆靈，屢創詩、文、詞上之新意，自己也無意間承繼了其創新思想，寫下了諸如「滿眼生機轉化鈞，天工人巧日爭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³⁹等膾炙人口並深具進步思想的〈論詩〉絕句來。又論青丘之死言其為詩之不檢，何嘗不是告誡著自己，影射著清廷大興文字獄的恐怖政治，仍在乾嘉文壇中默默地進行著。筆者以為當趙翼《甌北詩話》在評論這些詩人的同時，藉由政治上的連結，甌北已然將自己投入歷史的文學潮流裏，因此我們可以看見這些詩人的生命中，多少都與趙翼的生活存在著相似的連結，而趙翼的中年歸隱，無疑是他們之間面對政治時最大的差異，或可言甌北的政治智慧，已超越了前賢。

³⁵ 《甌北詩話》卷八，頁 109。

³⁶ 《甌北詩話》卷九，頁 113。

³⁷ 《甌北詩話》卷十，頁 127-128。

³⁸ 《甌北先生年譜》，頁 7。

³⁹ 《甌北集》卷二十八，頁 510。

第二節 《甌北詩話》論詩角度

一、尋覓創意之心

《甌北詩話》創作的一批評概念是，在眾詩家中，有意圖地尋覓著「創意」的心思，這在各卷中可以明顯地被讀者感受到。此種創意來自於所評詩人有意識地創作，同時也得自於趙翼個人對文學批評的取向，換言之，我們可以發現甌北在針對各朝各代詩人作分析的同時，趙翼的選材往往是以詩歌中能否帶有創意，進而決定其在文學上所佔之地位，而也就是這樣子的概念，更加充分且實踐了趙翼的文學主張。而「創意」的產生，除詩人天生才分外，另一方面則意味著在詩歌的風格與表現技巧上，勢必要擺脫既有的固定模式，本節將就其中「意新」、「語新」等兩種文學創意之元素作進一步探討。

(一) 意新

趙翼言：「意未經人說過則新，書未經人用過則新。」⁴⁰近來多解讀為作詩須有新意。筆者於此討論「意新」之概念，特別將之界定為詩歌風格之創新，換言之，即是探討詩人詩歌總體之創作是否具有新意，甚至於可否進一步創造屬於自我風格而言。詩從《三百篇》以來，歷經漢、魏、六朝之變化，隨政治環境的改變時而盛時而衰，一向被當作文學主體的詩歌，在各朝代間展現了旺盛的生命力，並無時無刻地尋覓新養分，試圖在前人的基礎上，創造出能展現自己風格作品；《甌北詩話》所列十家，詩風各有特色，其形成正是詩人在古人的詩歌學習上，承繼既有的基礎，並努力追求創新的結果。例如甌北論李白引李陽冰序：「唐初詩體，尚有梁、陳宮掖之風，至青蓮而大變，掃盡無餘。」

⁴¹即說明李白面對當時梁、陳餘風而欲改變的創新精神。又在論杜甫律體時所言：

自初唐沈、宋諸人創為律體，於是五字七字中爭為雄麗之語，……此等氣魄從前未有，獨創自少陵，固羣相尊奉為劈山開道之始祖，而無異詞耳。⁴²

⁴⁰ 《甌北詩話》卷五，頁 53。

⁴¹ 《甌北詩話》卷一，頁 3。

⁴² 《甌北詩話》卷二，頁 13-14。

趙翼所言，明白地區隔了杜甫與初唐「沈、宋體」的規範，後眾人雖延續律體之創作，惟有少陵勇於打破成規，針對奉和應制的內容，與仕從遊宴的形式提出挑戰；其表現手法則是以極為強烈的敘事性感染力，創造了律詩體的經典化，故趙翼言其氣魄逼人，從前未有。又甌北論唐韓愈言：

至昌黎時，李、杜已在前，綜極力變化，終不能再闢一徑。惟少陵奇險處，尚有可推擴，故一眼覷定，欲從此闢山開道，自成一家。⁴³

韓愈，一個能夠別開生面，勇於開創的中唐詩人，在李、杜之下探索著創新的可能，經過辛勤耕耘，昌黎所標榜「奇險」一派之詩風，終得到了認同，雖同時引來不少批評，然其在前人大家影子下，積極尋找創新的精神，仍舊影響了許多後學。至於趙翼論白香山，特舉中唐韓、孟、元、白做比較，以韓、孟之奇警，對應元、白之坦易，說明香山文字雖通俗淺顯，內容亦平易無奇，然格調高，意境深，最足沁人心脾，尤以《長恨歌》、《琵琶行》兩首，受時人喜愛，流傳久遠，可謂之通俗之代表作。尚且不論詩歌之藝術技巧與表現手法，趙翼所言香山以「通俗」行詩，強調「詩本性情」之態度，何嘗不是在詩歌風格上追尋著屬於自己的獨創精神。

有宋一代，最足以代表詩風所起風雲變化人物之代表，非蘇軾不可，趙翼在論述東坡時，其言：「以文為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⁴⁴所謂「別開生面」即是創造出屬於新時代的風格，甌北論其詩之言有：「如流水之行地」、「心地空明，自然流出」、「放筆快意，一瀉千里。」等，如此自然大膽的寫作風格，在蘇軾之前是從沒有人嘗試過的，惟東坡以其天生才分之大，成一代之大觀。

趙翼自己曾講過：「詩文隨世運，無日不趨新。」⁴⁵肯定了詩歌的發展變化，更直接說明了一部詩歌史即是一個發展求新的歷史。如同在論高啟詩時所說：「詩至南宋末年，纖薄已極，故元、明兩代詩人，又轉而學唐。此亦風氣循環往復，自然之勢也。」⁴⁶自然之勢，即為順著當時社會背景、政治環境與時代需求而發展，詩人在各種艱難的環境

⁴³ 《甌北詩話》卷三，頁 22。

⁴⁴ 《甌北詩話》卷五，頁 47。

⁴⁵ 《甌北集·論詩》卷四十六，頁 938。

⁴⁶ 《甌北詩話》卷八，頁 107。

裡為求突破發聲，往往藉由挑戰傳統以展現出自我創新的精神，是以能形成新的詩歌風氣，這一連貫的過程不待人教卻能代代相承而不間斷，一次次強化了趙翼詩歌理論的堅實性。而甌北論詩取新意的的方式，亦不像袁枚那樣主要從詩歌表現性情的角度出發，強調性情的因人而異；而是更多地在詩歌中表現客觀世界，並從發掘事物的無窮變化出發，以為詩境日新，永無止盡。⁴⁷甌北論證「意新」，從標榜李、杜之詩，到韓創「奇險」，白倡「通俗」之詩意觀察，證明了甌北是以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待詩史，儘管各詩人詩歌創作趨向各不相同，甚至形成之一派影響各異，可以確認的是，詩歌在這些人的努力下，呈現了「新意」，創造了新風格，豐富了詩的生命力。

(二)語新

筆者以為「語新」乃是在詩歌本身的藝術技巧之上，另求突破以見創新的手段，趙翼曾於《甌北詩話》說過：

元遺山《論詩》云：「蘇門若有功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此言似是而實非也，新豈易言！意未經人說過，則新；書未經人用過，則新。詩家之能新，正以此耳。若反以新為嫌，是必拾人牙後，人云亦云，否則抱柱守株，不敢踰限一步。是尚得成家哉？尚得成大家哉？⁴⁸

元好問批評蘇軾變化古調，與傳統不合；而趙翼正以此為蘇軾創新之處，更是他成為偉大詩人的關鍵。趙翼對於創新的說法是，意未經人言，書未經人用；在《甌北詩話》中屢屢出現類似的語言，強化了他論詩力求創新的理論。例如論杜少陵有：「杜詩又有獨創句法，為前人所無者。」⁴⁹道出少陵作詩，有意在前人之句作出區別。論韓愈聯句詩言：「王伯大以為古無此體，實創自昌黎。……是古來原有此體，特長篇則始自昌黎耳。」⁵⁰聲明韓愈獨創長篇聯句詩，以及「自沈、宋創為律詩後，詩格已無不備。至昌黎又新

⁴⁷ 鄔國平·王鎮遠著，《清代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1月)，頁505。

⁴⁸ 《甌北詩話》卷五，頁53。

⁴⁹ 《甌北詩話》卷二，頁14。

⁵⁰ 《甌北詩話》卷三，頁24-25。

新開闢，務為前人所未有。」⁵¹寫韓力求變化詩格以新。論白居易則言：

大凡才人好名，必創前古所未有，而後可以傳世。古來但有和詩，無和韻。唐人有和韻，尚無次韻。次韻實自元、白始。依次押韻，前後不差，此古所未有也。⁵²

以為詩人好名本屬自然之事，惟名聲之建立，勢必須有相應之作以附之，為使後人對自己作品留下印象，在前人作品中尋覓新意，以及運用藝術技巧使得作品更顯新奇，無疑是為留名所作出的努力。

《甌北詩話》對於唐後所列諸詩人，同樣是以創新的量尺評價，在卷五論蘇軾中，對於句法、字法言：「筆力所到，自成創格。……隨筆所至，自成創句。」⁵³說明東坡天才絕人，不刻意鍛鍊卻自成創意。而論放翁詩之工，詩歌數量之多，題材之豐為「信古來詩人所未有之奇也。」⁵⁴以及論元遺山詩：「又創一種拗在第五六字」⁵⁵上述所列種種，可知詩人創作詩歌，常有意識地在句法、技巧之上求新求變。而詩歌之語言形式，包含了體裁、格律、用韻、用典等等，在《甌北詩話》中，屢被趙翼所提及，成為眾詩人中的特色。

二、善用比較研究

趙翼在《甌北詩話》中善於運用比較研究的批評方法，其在論述詩人時，不論是同時期或不同朝代的詩人，往往成為他批評的對象。這種比較研究的方式，正是可以體現趙翼對文學活動，文學史理解的態度；⁵⁶而筆者以為，趙翼對詩人的比較研究，其另一目的則是在凸顯特定之主題，即能以「自成一家」作為詩歌創作的最終歸宿。因為任何的比較論述，其重點均是其「差異性」，即是創新的精神，而此正是《甌北詩話》中一再被提及的中心思想。由於趙翼論詩時以詩人作分卷，在詩人才性各不相同，詩歌風格

⁵¹ 《甌北詩話》卷三，頁 25。

⁵² 《甌北詩話》卷四，頁 31。

⁵³ 《甌北詩話》卷五，頁 51。

⁵⁴ 《甌北詩話》卷六，頁 66。

⁵⁵ 《甌北詩話》卷八，頁 103。

⁵⁶ 李鵬，《趙翼詩歌與詩論研究》，（廣州：汕頭大學出版社，2007 年 8 月），頁 119。

趨向各異之下，在此即以所選詩家之間的比較研究做說明。

《甌北詩話》卷一論李青蓮，舉杜甫、韓愈相比較，其言：「論其沉刻則不如杜，雄鷲亦不如韓，然以杜、韓與之比較，一則用力而不免痕跡，一則不用力而觸手生春，此仙與人之別也。」⁵⁷甌北運用對李、杜、韓三人之理解，在比較時一方面給予讀者明白清晰的認知，同時給予李白「仙人」評價。卷二論杜甫，所謂：「蓋其思力沉厚，他人不過說到七八分者，少陵必說到十分，甚至有十二三分者。其筆力之豪勁，又足以副其才思之所至，故深人無淺語。」⁵⁸此處雖未明指「他人」為誰，然寥寥數語，已將杜甫詩歌雄渾氣勢，與充滿驚奇的語言特色，表露無遺。卷三論昌黎，引其〈贈東野〉詩，則言：「以李、杜自相期許，其心折東野可謂至矣。」⁵⁹甌北指兩人投心交契，乃由其詩風相近，昌黎本好奇險，東野又盤空硬語，兩人聯句詩互不相讓，甌北以此二人相較，雖趣味、才力相同，然以韓愈在詩歌史上所佔有之成就地位，更得彰顯其獨特性。卷四寫香山詩尚坦易，以中唐詩人韓、孟、元、白相比較，最後以「詩本性情」論述元、白較勝於韓、孟。而香山歸洛陽後，所謂「稱心而出，隨筆抒寫，並無求工見好之意，而風趣橫生。」⁶⁰故甌北評之白自成大家，而元稍次。

《詩話》卷五趙翼對蘇詩之分析，則更加深入，所言：「李詩如高雲之游空，杜詩如喬嶽之轟天，蘇詩如流水之行地。」⁶¹將李、杜、蘇三者之間，用最簡潔的語言點明三者間差異性。而蘇軾詩歌的開創性，與所代表的詩歌風格，在甌北論斷時，自然又成為他人比較之對象；舉《詩話》卷八論遺山詩為例，將蘇、陸二人取而相較，如：「元遺山才不甚大，書卷亦不甚多，較之蘇、陸，自有大小之別。」⁶²、「而專以精思銳筆，清鍊而出，故其廉悍沉摯處，較勝於蘇、陸。」⁶³以書卷多寡作為判斷標準，區分兩者間不同之處，然卻不以此為弊，反而著重在詩人之獨特性，彰顯出具有創新意識之優點。又同卷針對古體，甌北再度提出比較，《詩話》云：「蘇、陸古體詩，行墨間尚多排偶，一則以肆其辨博，一則以奢其藻繪。」⁶⁴寫出蘇軾才氣天生，辯博無礙，放翁思慮縝密，

⁵⁷ 《甌北詩話》卷一，頁1。

⁵⁸ 《甌北詩話》卷二，頁12。

⁵⁹ 《甌北詩話》卷三，頁23。

⁶⁰ 《甌北詩話》卷四，頁29。

⁶¹ 《甌北詩話》卷五，頁47。

⁶² 《甌北詩話》卷八，頁102。

⁶³ 《甌北詩話》卷八，頁102。

⁶⁴ 《甌北詩話》卷八，頁102。

議論開闊，兩人同樣充分運用了己身之才，欲創不朽之言。而與遺山相較之下，趙翼又言：「專以單行，絕無偶句，構思窅渺，十步九折，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雋，雖蘇、陸亦不及也。」⁶⁵此論說明了甌北十分善於掌握詩人詩歌的優缺點，除對於詩人不單純地以名氣、大家為尚外，看見詩歌精采之處，更是毫不吝惜於讚賞，徹底做到一位詩論家所應該具備的客觀標準。

早在鍾嶸《詩品》⁶⁶，便開始將古詩作家分為上、中、下三品，而鍾嶸之分類，主要是受魏晉南北朝九品論人的政治銓選制度，以及個人品評的好惡影響，其比較之目的主要在找出詩人的源流。而趙翼《甌北詩話》中所論述詩家之比較，有著明顯的不同，在所選詩人的比較上，往往讓人嗅出有著彼此較勁的意味，因為在他的觀念中，文學活動即是任憑自己才智與其他作家所進行的競技活動。⁶⁷甌北的比較方式，不論是唐代詩人，或宋朝大家，可以看出並不刻意營造絕對的標準或典範，作家個人詩歌的優缺點亦能明白點出，其注重的是詩人的創新，以及勇於向大家挑戰的精神，如同他自己於〈論詩〉詩所言：「詞客爭新角短長，迭開風氣遞登場。自身已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漢唐？」⁶⁸所謂的「角短長」，正是詩人間的互相較量，眾人不斷地「爭新」，所求者不正是在文學的潮流裡爭得一歷史位置。

三、回歸真實感情

清代以外族姿態統治中國，因此在文化政策上表彰儒術，提倡考據學編修四庫館書，以及實行文字獄等，其目的有政治上的考量因素；然而嚴峻的環境下讀書人開始思考「人」本身的意義與價值，於是從宋明以來對理學的感覺到懷疑，轉而尋求自身個性的解放，「詩本性情」的文學本質普遍的在此時受到清人的認同。《甌北詩話》所論詩人之詩，依循著時代需求，著重真實感情的抒發，書中所選詩人不論採取何種體裁作詩，藝術價值取向往往高於道德教化功能，尤以能抒發個人真實感情，展現詩歌生命力為最高指導原則。例如趙翼所論白居易，舉中唐韓、孟與元、白相較，所言「試平心論之，詩

⁶⁵ 《甌北詩話》卷八，頁 102。

⁶⁶ 梁·鍾嶸，《詩品》，收於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83 年 1 月）。

⁶⁷ 李鵬，《趙翼詩歌與詩論研究》，（廣州：汕頭大學出版社，2007 年 8 月），頁 120。

⁶⁸ 《甌北集》卷五十三，頁 1104。

本性情，當以性情為主。」⁶⁹析分「奇警」與「坦易」之別，將「性情」二字劃定為詩歌最重要的元素。另《詩話》卷十二中有另一說：

心之聲為言，言之中理者為文，文之有節者為詩。故《三百篇》以來，篇無定章，章為定句，句無定字，雖小夫室女之謳吟，亦與聖賢歌咏並傳，凡以各言其志而已。

70

此段所言以「心」之聲，發為「言」，言之有物繼以「節」斷之而成詩，說明了詩歌本質的元素在於「心」，亦即所指「各言其志」之「志」矣，與詩本「性情」之二字實無差別。因此，不論是「小夫室女之謳吟」，抑或「聖賢之歌咏」，同樣具有流傳價值。又趙翼在論定梅村時，其寬諒梅村身仕二朝的態度，乃是出於史家的知人論世以及具體時空的審視，同時又是從梅村詩中所存在之「情」、「真」的講究。⁷¹《詩話》裏所引〈題吳梅村集〉，即是被梅村感動而考其行跡之詩：

國亡時早養親還，同是全生跡較閑。幸未名登降表內，已甘身老著書間。訪才林下程文海，作賦江南庾子山。剩有沉吟偷活句，令人想見淚痕斑。⁷²

以程文海(鉅夫，元世祖時集賢殿學士)與庾子山(信出使西魏，梁亡，被強留在長安。)出於不得已之情喻梅村。筆者又觀梅村之〈臨江參軍〉、〈圓圓曲〉、〈松山哀〉等作，均為梅村所詠有關時事之大者，梅村以身閱鼎革之身，下筆情深意至，辭藻華瞻，趙翼評其「題既鄭重，詩亦沉鬱蒼涼。」⁷³足見詩人感情真摯與用情之深，何嘗不以「性情」取勝而流傳後世？其他如《甌北詩話》論陸放翁豪壯欲復中原之報國之心、遺山之傷金憂民的愛國之情，以及李、杜及蘇軾等大家作詩時運化自然，意到筆至的書寫，皆從「性情」而發。可知《甌北詩話》論詩強調詩人作詩須回歸個人真實情感的看法，宛如串聯了書中詩人的思想感情。

⁶⁹ 《甌北詩話》卷四，頁 29。

⁷⁰ 《甌北詩話》卷十二，頁 155。

⁷¹ 嚴迪昌，《清詩史》下冊，(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8 年 10 月)，頁 916。

⁷² 《甌北集》卷二十八，頁 496。

⁷³ 《甌北詩話》卷九，頁 114。

第三節 《甌北詩話》之評價

趙翼之詩歌理論，散見在其眾多著作當中，其中最能夠完整表達其甌北對詩歌看法與評價之作品即是《甌北詩話》。甌北本人在成書之時，於前〈小引〉曾言：

少日閱唐、宋以來諸家詩，不終卷而已之才思湧出，遂不能息心凝慮，究極本領，不過如世之選家，略得大概而已。晚年無事，取諸家全集再三展玩，始知其真才分、真境地，覺向之所見，猶僅十之二三也。……⁷⁴

趙翼於〈小引〉之後署名「嘉慶七年甌北老人」，時甌北已年過不惑之年，較之少年時日取唐、宋諸家詩展讀，自有不同之體會。趙翼對此甚表可惜，以為若早數十年得此要領，必能大為增益己之功力進而能與「古人爭勝」，甚至於「自成一家」。〈小引〉所述，即希望經由《甌北詩話》一書，勾評唐宋以來諸家之精華，有助後學在詩歌學習上朝正確道路前進。筆者現以清代當時與今人兩部分，分析此書之評價，並欲藉此明確趙翼詩歌理論的傳播與影響，於此論述如下。

一、清詩壇對《甌北詩話》評價

嘉慶六年(1801)，趙翼曾將《甌北詩話》前身，即其所撰之唐宋金七家詩話其中部分給洪亮吉觀閱，時亮吉為之作跋三首，〈趙兵備翼以所撰唐宋金七家詩話見示，率跋三首〉：

一事皆須持論評，古人非重我非清。編成七輩三朝集，好到千秋萬世名。

未免尊唐祧魏晉，欲將自部例元明。塵羹土飯真拋卻，獨向毫端挾性情。⁷⁵

洪指趙翼持論就詩論詩，不專以模擬古人為尚，反對厚古而薄今的態度十分明顯；更稱其所編詩話為「塵羹土飯真拋卻，獨向毫端挾性情。」以其「詩本性情」的論述主張，

⁷⁴ 《甌北詩話·小引》，收於《趙翼全集》第五冊。

⁷⁵ 清·洪亮吉撰，《更生齋集·更生齋詩》，卷四，頁7。(四庫備要·集部，中華書局據北將遺書本校刊)

擇選各朝各代詩人間屬於個人情性之真實抒寫，指出詩歌發展之新路。又清詩壇中一位工於詩且熟悉朝廷命臣言之詩人，錢林，在其所著《文獻徵存錄·趙翼傳》中對《甌北詩話》有如下評論：

晚歲取唐、宋以來各家全集展玩而尋繹之，沿波溯源，間得其心力獨至之處，故所撰《甌北詩話》抉摘精微，語多切當，要非局方隅之見橫使議論也。其論列近代諸家，梅村後獨舉初白，蓋查詩空靈變化，甌北性與之近也。然如王漁洋之高秀，朱竹垞之深厚，衡之初白，實所未逮。惟當兩家並峙之詩，獨能陶冶性靈，自開門徑，此初白所以為不可及。則甌北之論詩，亦可云獨具隻眼矣。⁷⁶

錢林為嘉慶十三年(1808)進士，諳熟清代名臣言行及河漕等大政，且工於詩，時稱「華實兼茂之士」，對於當時仍在世的趙翼，自然有所聞之。錢林所論明白點出趙翼《甌北詩話》寫作背景，並從趙之「心力獨至」處，得見所評諸家風氣；錢氏更舉趙所評近代初白一段，與王漁洋、朱竹垞比而相較，毫無遜色，雖有其個人性情偏好之由，然亦可見趙翼論詩之慧眼獨具。

至於批評趙翼詩歌詩論最甚者，當屬朱庭珍。朱庭珍(1841-1903)，字筱園，著有《筱園詩文集》、《筱園詩話》等。朱氏是同光年間雲南一地之詩壇領袖，思想守舊，其《筱園詩話》卷二云：

趙雲松翼，則與錢塘袁枚，同負重名，時稱袁、趙。……因其詩不講格律，不貴學問，空疏易於效顰。其詩話又強詞奪理，小有語趣，無稽臆說，便於借口。眼前瑣事，口角戲言，拈來即是詩句。……不比正宗專門，須有根柢學力，又須講求理法才氣，屢年難深造成功，用力之久且勤也。是以謬種蔓延不已，流毒天下，至今為梗。⁷⁷

朱氏的批評主要站在衛道的角度發聲，對於趙翼詩中時而出現以通俗入詩、詼諧戲謔之

⁷⁶ 清·錢林，《文獻徵存錄·趙翼傳》，收於《趙翼全集》第六冊，附錄二，頁34-35。

⁷⁷ 清·朱庭珍撰，《筱園詩話》，收於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2366。

態度，大表不滿，甚至激言其詩「實風雅之蠹，六義之罪魁也。」而評論趙翼之詩話，則言其「強詞奪理」，純屬「無稽臆說」。與朱庭珍所認同作詩乃需以「正宗專門」又須有「根基學力」的學習精神大相逕庭，故其批評相當激烈。惟朱氏專從趙翼以方言、小說、演劇入詩方面著手，對其詩中出現詼諧俚俗之言大加批判，卻忽略了趙詩中所一再提倡「詩本性情」以其「創新」的寫作精神，而批趙詩「空疏易於效顰」，自然對其詩話更不易有公允的判斷，是以客觀性有待商榷。

從上述可知清詩壇洪亮吉、錢林二人，對趙翼之《甌北詩話》給予了高度肯定之評價，尤以在選人論事上，不受限時空藩籬，專重於個人詩歌的真實表現，實健全了詩歌發展之新方向；而朱庭珍之批評雖有失於客觀，然卻也點出趙翼詩歌中存在著部分之缺憾。筆者以為清詩壇之詩人，作詩常各有其理論之依據，如趙翼詩歌即為其《甌北詩話》理論之實踐，而在清代詩話發展到趨於完備之際，趙翼以其詩話體裁的創新，到論人論詩所持精要見地，在在都看出此書在文學史上具有一定價值。

二、今人對《甌北詩話》評價

錢鍾書《談藝錄》言甌北「晚歲論詩，矜卓都盡。」⁷⁸指其不復少年時意氣鋒芒。並舉甌北〈讀杜詩〉：「吾老方津逮，何由羿彀中。」、〈答稚存題詩話〉其一有：「老始識途輪早見，貧堪鑿壁借餘明。」等句，指其與〈小引〉所述之意近似，大概可得甌北晚年作《甌北詩話》之宗旨。錢氏之言除證實甌北寫作此書之內心體會，同時亦對書中趙翼所論李、杜、昌黎、青丘諸家，表示「皆能洞見異量之美。」⁷⁹針對各家作詩的風格與藝術技巧，做出符合詩人特點的準確判斷。另嚴迪昌認為《甌北詩話》十二卷，是一部最能說明趙翼反對「榮古虐今」觀念之著作。首先是這部脫離雜談筆記式的詩話，以史論式特點連綴各朝代詩人而成，在體例上有別於其他詩話著作，是詩話史上的一大開創；另外該書內容所評，深具膽識地將唐、宋諸大家，與當時的吳梅村偉與查初白等相提並論，構成唐至清初的詩史骨幹。⁸⁰嚴氏客觀地分析了《甌北詩話》的創新，指出趙翼過人的膽識，實超越了時空對於詩家的限制，見地十分精闢。

⁷⁸ 錢鍾書，《談藝錄》，(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88年11月)，頁132。

⁷⁹ 錢鍾書，《談藝錄》，(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88年11月)，頁133。

⁸⁰ 嚴迪昌，《清詩史》下冊，(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8年10月)，頁915-916。

明、清兩代詩人學詩，均起於學古，但明人的擬古未得其真，時見斧鑿之迹，清人則主張學古而不囿於古，趙翼尤其主張此論。劉誠在《中國詩學史》中以為《甌北詩話》所論諸詩人，皆有「真才分」、「真境地」，以其「獨至之處」而屹立于詩歌史。要而言之，學古而自具面目，當奉為不易之論。⁸¹另杜維運《趙翼傳》雖未針對《甌北詩話》做出評論，然傳中對於趙翼之論詩新見多有著墨，以為其最足表現趙翼詩觀，例如甌北於乾隆四十九年所作之〈論詩〉絕句四首，暢論詩歌「創新」與「演進」的特性，詩中所出現的「新」、「變」概念，歸結於歷史發展的進化觀點，更是破除擬古、保守的最佳武器，在尊唐宗宋的復古風氣裏，堪稱詩學上的革命。⁸²

從《甌北詩話》入選詩家分析，涵蓋唐、宋、元、明、清各朝代，可見趙翼不拘於時代的分限，而兼取各朝之詩；面對各大家詩，批評時則強調需設身處地認真體會，不取人云亦云的「耳食之論」。⁸³若能如此，方得創新之味。其〈再贈子才〉詩中有云：「世儒目論多拘牽，每薄今人慕古賢。庸知不朽有真價，何論已往與目前。」⁸⁴詩歌揭露一般人作詩「慕古賢」的缺點，以為古人處便好，實則不然。綜上所論，《甌北詩話》刻意地排除以時代先後論定詩歌高下之態度，並力求對詩人與詩歌做出客觀之評述，創新的精神與進步的詩歌觀念，是以能一再獲得學界討論引用的不移之論。

三、《甌北詩話》之傳播

趙翼作品的刊刻主要在其中年歸隱之後，是時他以文章學術為事業，非常重視自己作品的傳播，其家中所設「湛貽堂」即是用來刊刻其各類作品，《甌北詩話》十二卷本即是刊刻於嘉慶九年(1804)後的版本。⁸⁵又詩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詩人在特定時代、讀者群中的接受情形，它們對詩歌的評價間接亦會影響詩歌的傳播與讀者的感受。⁸⁶諸如《世說新語》對人物、語言加以品鑑的精神，《甌北詩話》以更有系統效率的紀傳體方式，評論了唐、宋以來眾詩人及其作品，創新了詩話體式與新穎理論主張獲得了當時的盛大回響，至今仍不斷被人討論。由於《甌北詩話》著重「創意」的創新主張，契合了

⁸¹ 劉誠《中國詩學史》清代卷，(廈門：鷺江出版社，2002年9月)，頁147-148。

⁸² 杜維運，《趙翼傳》，(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7月)，頁181-182。

⁸³ 鄔國平等著，《清代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1月)，頁507-508。

⁸⁴ 《甌北集》卷二十五，頁438。

⁸⁵ 李鵬，《趙翼詩歌與詩論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7年8月)，頁160。

⁸⁶ 李鵬，《趙翼詩歌與詩論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7年8月)，頁162。

當時代文學發展的需求，因此近代早在 1963 年，人民文學出版社便出版了霍松林和胡主佑校點的《甌北詩話》一書，可知此書於當時在國內獲得廣泛之傳播；另一方面，在其身後，甚至遠傳至東洋日本。

袁枚和趙翼生活的時間，重疊於日本的江戶時代(1600-1853)的歷史裏，當時的日本對外鎖國，只有荷蘭與中國的商船能夠航行至長崎進行貿易，由於幕府禁止日本人出海航行，因此他們僅能透過中國商船帶的典籍以了解、接受中國文化。⁸⁷易言之，當時以船舶方式流入之典籍，不僅在數量上，而且中國文獻典籍東傳日本的速度也大大提升，許多典籍在中國出版後三五年，便以驚人的速度流通日本。⁸⁸足見當時文化傳播與典籍流通之快，趙翼的著作應當就是以此種方式傳入日本。根據《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漢籍目錄》，計有趙翼和刻本《甌北詩選》二卷(1827)、《甌北詩話》十二卷(1828)，而趙翼卒於嘉慶十九年(1814)，在他去世後不到十五年間，在日本已流行其書，可知其詩歌及詩歌理論受到日本人的喜愛和重視，並且被廣泛地傳播。⁸⁹

趙翼《甌北詩話》從人品入手論述詩人，連結了「人品」與「詩品」，對於所論詩家以自身所具之史學背景，考辨其真實性，賦予屬於詩人真正的歷史地位，史論式寫作方式與同時強調「才氣」與「學問」論人，除有其個人選擇上通性，更凸顯出趙翼以古人為榜樣，希冀自己也能如同他們成就大家的企盼。而趙翼論詩則是反對「崇古虐今」之說，強調詩歌貴在「創新」，除風格及語言藝術上力求有別於古外，詩人創新意識的發想仍舊是詩歌發展的生命所在，能夠以真實感情寫作的詩歌方足以感動人心。《甌北詩話》於清朝詩壇獲得許多好評，甚至遠傳東洋，至今仍舊有其影響力，可知其詩論寶貴的價值。

⁸⁷ [日]大庭脩著·徐世虹譯，《江戶時代日中秘話》，(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8。

⁸⁸ 嚴紹盪，《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58-64。

⁸⁹ 李鵬，《趙翼詩歌與詩論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7年8月)，頁167-168。

第八章 結論

本論文以趙翼與《甌北詩話》作為研究對象，第一章緒論例述相關研究文獻。第二章探討趙翼生平、交遊與思想背景。第三章討論趙翼詩歌創作偏向。第四、五、六章分別就《甌北詩話》入選詩家分析論述。第七章則歸納《甌北詩話》之特色與評價，所得研究成果如下：

第一節 研究成果

一、趙翼生平與詩歌

趙翼生於人文薈萃之江南常州府，早年生活艱辛困苦，卻無礙其文才的勃發。在其科舉艱難一第之前，已入閣內值、隨扈塞外並能以「一手揮七制」之力，知名於京。趙一生著作豐富，寄居京師捉刀代筆，受知汪由敦，儼然是他文學生涯上的一次奇遇；歷經仕途起伏，老年講學揚州，專意於學術著述，其所創作之《陔餘叢考》、《廿二史劄記》等史學著作，書中不論是寓議論於考證的鮮明特色，以及善於歸納比較史料的論證，透過趙翼生動文筆，往往能揭開歷史真相大門。又乾嘉時期的政治社會相對穩定，經濟自然獲得發展，然而文學的環境卻是相對受到限制，清廷利用廣開四庫叢書編輯的機會，趁機監視士子的思想，無意間便限制了文學自由發展的可能性，同時透過幾次文字獄的圍剿，讓許多有識之士，不敢大聲放言，甚至出現了中年歸隱的現象，或透過樸學鑽研古籍，考據之風大為盛行，趙翼在這樣的文學環境中，尚能提出反對擬古之見解，尋求詩歌解放的精神，充分展現出讀書人的韌性。

趙翼論白居易詩，曾言：「詩主性情，當以性情為主。」聲明詩人的真實感情，方為詩歌生命，而其《甌北集》五千多首詩作，或有對其家庭的簡樸描寫，感情濃厚而真摯；或有詼諧而率真之詩，展現個人性情一面；或有發揮個人才力，藉詩以議論說理之作，立論精確而詩意新穎；時而悉心觀察名物之考據，時而弔古傷今，感懷古今人物；題材廣泛而書寫自然，實踐了其所主張詩歌需有真實感情作基礎的理論。又趙翼有嚴謹的史家意識，且善於運用史觀考證史實，影響所及，其詩歌隱含了史學、史才深度，

致使其詩往往呈現出一種「紀實」特點。尤其在擔任地方官員任內，親眼所見民生問題，出身貧寒的趙翼，往往感同身受，對於黎民百姓所產生的使命感，在其詩中充分展現出其悲天憫人與民胞物與的精神。

二、《甌北詩話》入選詩人批評

《甌北詩話》分卷論人亦論其詩，在對唐詩人論述時，首以李白與杜甫相較，指出其「仙」、「人」之別，對李詩給予了最高評價。更考辨李白從永王璘一事，相信李白之人格不致於國家危難之時，另存悖逆之心。論杜甫詩言其學力見長，所謂「他人不過說到七八分，少陵必說到十分。」強調其詩歌氣魄，從前未有，至於宋祁《舊唐書》中論及嚴武欲殺杜之說，以為小說家言，不可盡信，回應了趙翼論詩所重之考證精神。論韓愈之詩，雖言其獨創奇險一派，然其自有本色處，在自然雄厚而博大，卓越見地，能察人所不意處。惟趙翼言韓〈元和聖德詩〉中取劉闢就戮一段，以為其難得此題，而盡力發抒筆力，以暢其才思，實有客觀不足之虞。另又論韓、孟交遊，以「聯句詩」相競為例，指稱兩人相得無間，創聯句詩長篇之始。論白居易創作之旨趣，知其以淺白通俗入詩，絕非隨意寫成，而是經過深沉的鍛鍊過程，利用旁人得解的語言藝術，將蘊含的詩意明白表達出來；其〈長恨歌〉、〈琵琶行〉使之得享盛名，趙翼更直言其得名古來未有如香山之速且廣也，適足與其知足好名個性相應。

宋代詩風，呈現出「以文為詩」、「以議論為詩」的風格，正與唐詩風表現出不同方向美學，《甌北詩話》論蘇軾之人，謂其「以才得名，亦以才招禍。」推究其原因，實與其豪爽對人不設防的個性有關；論蘇詩著重於行詩自然寫意，宛如行雲流水，自然沁入心脾；遇佳句時妙於剪裁，議論處則筆鋒精銳，放筆快意，真可謂天才絕人。惟其可貴之處，仍能熟於《莊》、《列》諸子及漢、魏、晉、唐諸史，詩中每援引典故，足見其用功之深，回應了趙翼論詩並重才氣學問之說。論放翁言其愛國之心，絕非書生習氣，空為大言，彰顯出不屈不撓的堅毅性格；論其詩則示其數量之大，前所未有，以見才思廣泛，用功之深。《甌北詩話》並舉句以證，分別就「使事」、「寫懷」及「寫景」說明，表現陸游詩歌鍛鍊精深才思敏捷的特色。然趙翼對放翁詩有「遣詞用事少有重複」之言，未免偏袒太過，且以「陸實勝蘇」評價蘇、陸，更是無法取信於廣大讀者，但就凸顯出

放翁詩歌特色一項，究竟成功。

趙翼評元遺山推崇其「金亡不仕」之節，除為遺山所涉「崔立功德碑」一事辯護外，並考其亡國之後，致力於金國文化歷史的保存與維護，充分展現遺山「忠」、「勤」的愛國情操；評遺山詩，指他生長雲、朔環境，有豪健英傑之氣，附以當時政治與社會的鉅變，故具有廉悍沉摯特色，另作〈論詩絕句〉，主張詩歌要有風骨，並掃除兒女之情，是一位富於創見的詩論家。又高青丘為有明一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學人物，其在黑暗政治下之犧牲，使其天才卓絕之天份更顯珍貴；其詩擬古具有不受限的精神，善取眾家之長以為己用，有別於前後七子一般徒具形式的模擬；〈青丘子歌〉一首，窺見向李白樂府學習處，詩歌書寫個人志趣，表達了個人淡泊名利，渴望自然的心態，同時亦展現高啟詩歌崇尚自然、真實的特色。吳梅村於明崇禎年間進士，甲申之變後，嘗自恨濡忍不死。趙翼言其仕清乃因薦而起，其心迹尚可得諒解，實與錢氏不可相比而語，可見梅村一生，一直受忠貞之思所困。梅村詩特色即在「神韻」及「選材」，其古詩勝於律詩，律詩又全用實字，有別少陵寫景之法，韻味有餘，又其精於用典使事，致有典雅辭豐之力。〈圓圓曲〉一首，承繼元白鋪陳敘事傳統，利用七言長篇體制反映時代滄桑巨變，就思想內容與藝術角度觀察，均是成功之作。趙議論查初白一生受制於環境時勢，歷經政治上驚心動魄，使其反思自我如何選擇正確的仕宦道路，其詩也在入京之後，從少年時代慷慨沉雄之氣，轉而鍛鍊自振，意味有餘。而初白專以白描的寫作方式，與宋風有所聯繫，即使如此，近體寫來仍不覺氣弱，與梅村善使事用典，形成截然不同典型，各有千秋。

趙翼所選十家，在選擇上除了有「政治」上的共同牽連之外，筆者在探究趙翼批評眾家詩人詩歌時，針對其何以獨擇此十人做出評論之原因，從唐代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宋代蘇軾、陸游及兼論黃山谷，以及元明清朝元好問、高啟、吳梅村、查初白等人評價中，發現甌北從詩歌的多面性上著眼，書寫出這些人的詩歌獨具之特色，適足以象徵一代文學隨潮流發展的傾向；正如趙所推崇李白之「古風」、杜甫之「雄渾」、韓愈之「自奇韻險」與白居易之「坦易」，在詩歌的發展上，呈現著與時俱進的創新過程。而從宋朝的蘇軾、陸游等人，以及元明清各朝代表人物，同樣承繼著如此模式運作著屬於詩人自我的風格與精神，正可印證趙翼對詩人、詩歌的評論，正是以創作一部「詩歌批評史」的角度在撰寫著。

三、《甌北詩話》特色

《甌北詩話》論人受到儒家傳統教化所影響，善於從人品入手，因此趙翼所論李白從永王璘、放翁愛國之心、錢、吳仕清之辨等，均從國家的立場角度上加以闡述，甚至為其辯護。所選詩家，則是強調「才氣」與「學問」並重，認為兩者乃是詩人作詩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所選李白、蘇軾、青丘等諸家，雖美其天生資質過人，仍讚其後天匠心之努力，試圖在兩者間取得平衡之論。同時在選擇這些詩人之時，指出其政治上的共同連結之處，從科舉選才到經世治國，從當朝為官到貶謫異地，詩人們無時無刻不受此所牽制，然獨甌北選擇中年歸隱，頗有急流湧退的政治智慧。

《甌北詩話》論詩則著重於尋覓「創意」之心，說明詩歌風格與表現技巧上，必須突破既有的傳統束縛；所選十家之中，詩風、體裁、句式創新處各不相同，其形成過程，得自於向古人學習的基礎上，繼承傳統並努力追求創新的結果。因此不論是詩風之「意新」，或藝術之「語新」，趙翼論詩所強調者，在於詩人能否尋找出屬於自己獨特的方式，創造能自成一家的作品。又趙善於運用治史長才，在詩人詩歌之間利用比較研究方式，體現了他對文學活動的理解，如李、杜天才學力比較，元白與韓愈、李、杜、蘇、陸三人之間，與清朝梅村、青丘寫作趨向之比較，可以看出趙翼並不刻意製造一絕對標準，而是希望透過他品評方式，指出一條可以讓詩歌不斷進步的道路，鼓舞詩人不斷追求創新而進步。

第二節 未來展望

本論文以趙翼與其《甌北詩話》作為研究對象，得知趙翼是一位身兼文、史兩大領域，著述豐富且生命歷練完整的人，在研究其人時，困難之處在於趙翼行詩善於使事用典，不論在他生涯中的各個階段，均創作了大量的作品，且其詩歌亦喜就地取材，因此各時期詩作中參雜了歷史背景、各地民情等，筆者才疏學淺，因此在解讀上耗費相當時間。又《甌北詩話》雖為趙翼詩論之代表作，然尚有其他相關詩歌理論，存在其《甌北集》、《甌北詩鈔》，甚至於《陔餘叢考》等其他著作中，是以在引用其相關詩論條文證論之時，限於才力，難免有所疏漏不全之處，期待指教批評。

參考文獻

傳統文獻

- 梁·鍾嶸，《詩品》，收於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83年1月)。
- 唐·李白著，《李太白全集》，(臺北：台灣東方書店，1956年4月)
- 唐·宋祈著，《新唐書》，收於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類編》，(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
- 唐·韓愈著，《韓昌黎全集》，(臺北：新興書局，1956年)
- 唐·韓愈撰，《韓昌黎全集》，(四庫備要集部，中華書局據東亞堂本校刊)
- 唐·白居易，《白居易集》，(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3月初版)
- 唐·司空圖，《二十四詩品》，收於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
- 唐·釋皎然，《詩式》，收於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
- 宋·蘇軾撰，《蘇東坡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9月初版)
- 宋·洪邁，《容齋隨筆》，(臺北：大力出版社，1981年)
-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臺北：文津出版社，1986年12月)
- 宋·陸游，《陸放翁全集》，收於楊家駱主編，《陸放翁全集》，(臺北：世界書局，1980年4月)
- 宋·嚴羽著，《滄浪詩話》，收於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初版)
- 宋·陳師道，《後山詩話》。收於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
- 宋·陳巖肖，《庚溪詩話》收於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8月)
- 宋·張戒，《歲寒堂詩話》，收於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8月)

- 宋·黃庭堅撰 劉琳等校點，《黃庭堅全集·正集》卷十八，頁 475。(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 年 5 月)
- 宋·胡仔纂集，《苕溪漁隱叢話》(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 年 12 月)。
- 宋·陸游著 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9 月)。
- 金·元好問，《元遺山詩集》，收於楊家駱主編，《新校元遺山集箋注》，(臺北：世界書局，1964 年初版)
- 明·高棅編《唐詩品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明·高啟著 清·金檀輯注，《高青丘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12 月)
- 明·高啟著，《覺藻集》。收於清·金檀輯注，《高青丘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12 月)
- 清·趙翼撰 曹光甫校點，《甌北詩話》，收於《趙翼全集》(江蘇：鳳凰出版社，2006 年)
- 清·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六十卷。(四庫備要史部，台灣中華書局據原刻本校刊)
- 清·清聖祖編，《全唐詩》，(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 年 5 月初版)
- 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臺北：國防研究院，1961 年 7 月)
- 國史館校註，《清史稿校註》，(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 年 9 月初版)
- 清·袁枚著 蕭楓主編，《隨園詩話》，(北京：藍天出版社，1999 年元月二刷)
- 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紀要》，(臺北：新興書局，1956 年 5 月初版)
- 清·嚴羽著 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臺北：東昇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0 年)
- 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 年 1 月)
- 清·何文煥編，《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年)
- 清·張廷玉撰，《明史》，收於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類編》，(臺北：鼎文書局，1979 年)
- 清·吳偉業著 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12 月)

- 司馬朝軍編，《四庫全書總目·精華錄》，(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五月)。
- 清·朱彝尊著，《曝書亭集》，(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原刊本)
- 清·查慎行著，《敬業堂詩集》，(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原刊本)
- 清·王士禎撰，《帶經堂詩話》，(臺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71年11月初版)
- 清·洪亮吉，《北江詩話》，(臺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71年9月)
- 清·洪亮吉，《更生齋集》，(四庫備要·集部，中華書局據北將遺書本校刊)
- 清·錢泳撰，《履園叢話》，(北京：新華書局，1979年12月)
- 清·張云璈《簡松草堂詩集》，收於《續修四庫全書·集部》147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清·黃宗羲《南雷詩文集》，收於《黃宗羲全集》，(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



近人論著

- 王建生，《趙甌北研究》，(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88年7月初版)
- 王建生，《古典詩文研究論稿》，(臺北：華藝學術，2014年)
- 王建生，《增訂本 吳梅村研究》，(臺北：文津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6月)
- 王樹槐，《江蘇民性與近代政治革新運動》，(台北：中研院慶祝五十周年論文集，1978年6月)
- 王雲五主編·劉維崇著，《李白評傳》，(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70年4月初版)
- 王國櫻著，《中國文學史新講》，(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9月)
- 王水照，《蘇軾研究》，(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
- 王水照、朱剛著，《蘇軾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7月)
-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二十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11月)。
- 止水選注，《中國歷代詩人選集·韓愈詩選》(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
- 大庭脩著·徐世虹譯，《江戶時代日中秘話》，(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元明詩概說》，(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6年6月)
- 杜松柏，《詩與詩學》，(臺北：洙泗出版社，1990年12月)
- 李中華編，《中國文學史·明清文學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
- 李長之，《李白傳》，(北京：東方出版社，2010年11月第1版)
- 李鵬，《趙翼詩歌與詩論研究》，(廣州：汕頭大學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
- 吳宏一，《清代詩學初探》，(臺北：牧童出版社，1977年2月初版)
- 吳宏一、葉慶炳編輯，《清代文學批評資料彙編》，(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9月)
- 吳庚順、董乃斌主編，《唐代文學史》下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6月重印)
- 周傳民，《明清詩歌史論》，(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重印)
- 周勛初編，《李白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
- 徐洪興，《殘陽夕照》，(臺北：年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年8月初版)
- 偉豐書局發行，《李白集校注》，(臺北：偉豐書局，1984年)
- 夏敬觀等著，《李太白研究》，(臺北：里仁書局，1985年)
- 唐博，《清朝皇帝回憶錄》，(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10月初版)
- 陳佳秀，《杭州·三吳都會人間天堂》，(臺北：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7月)
- 黃振民評註，《歷代詩評註》，(臺北：大中國圖書公司，1994年)
- 張葆全，《詩話和詞話》，(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84年1月)
- 張健著，《宋金四家文學批評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張瓊文主編，《唐詩新賞 韓愈等九人》，(臺北：地球出版社，1989年)
- 張瓊文主編，《唐詩新賞 杜甫上卷》，(臺北：地球出版社，1991年)
- 章培恒等主編，《元好問詩》(臺北：錦繡出版社業有限公司，1992年10月初版)
- 常振國，《歷代詩話論作家》，(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
- 葉君遠，《清代詩壇第一家·吳梅村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11月)

- 喬象鍾、陳鐵民主編，《唐代文學史》上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6月重印)
- 趙興勤著，《趙翼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5月)
- 鄭悻朱，《蘇軾以賦為詩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11月)
- 劉誠，《中國詩學史》，(廈門：鷺江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臺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96年7月版)
- 劉世南，《清詩流派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
- 錢鍾書，《談藝錄》，(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82年)
- 薛天緯等編，《中國李白研究》2006~2007年集，(合肥：新華書店，2007年8月第1版)
- 薛天緯等編，《中國李白研究》2009年集，(合肥：新華書店，2009年12月第1版)
- 戴文和著，《唐詩、宋詩之爭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6月)
- 瞿蛻園等校注，《李白集校註》，(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3月)
- 羅立乾注譯，《新譯文心雕龍》，(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2月再版)
- 嚴迪昌，《清詩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10月初版)
- 嚴紹盪，《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
- 蘇文擢，《說詩碎語銓評》，(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再版)
- 龔鵬程，《中國文學史》，(臺北：里仁書局，2009年1月)

期刊

- 王建生，〈袁枚趙翼蔣士銓三家同題詩比較研究〉，《東海中文學報》，2007年6月，卷19。
- 王建生，〈趙甌北交遊〉，《東海中文學報》，1988年7月，第8期。
- 王建生，〈蔣心餘與袁枚、趙翼及江西文人交遊〉，《東海中文學報》，1994年12月，卷11。
- 張豈鳳，〈趙翼甌北詩話論李白〉，《輔大中研所學刊》第24期，2010年10月。
- 張鴻愷，〈趙翼學術及史學觀述評〉，《台南大學人文研究學報》，2007年，第41

卷，第1期。

葉俊慶，〈論唐代聯句詩在文學史上的意義〉，《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語文學報》第13期，2006年。

張美娟，〈長恨歌中情與恨的意涵試探〉，收錄於《古今藝文》第31卷2期。

張高評，〈趙翼《甌北詩話》說宋詩—以蘇軾、黃庭堅詩為討論核心〉，收於《成大中文學報》36期，2012年3月。

陳永明，〈降清明臣與清初輿論〉，《漢學研究》第27卷第4期：2009年12月

錢素芳，〈從趙翼論李白看其對前代詩論的繼承與發展〉，《社科縱橫》，2007年12月，第22卷12期。

曾志峰，〈趙議論詩評析〉，《輔大中研所學刊》，2000年10月，第10期。

孫琦英，〈趙翼詠史詩的經世情懷〉，《語文知識》，2008年2月。

王殿明，〈從《甌北詩話》看趙翼的詩學思想〉，《社科縱橫》，2004年10月，第19卷第5期。

論文

李建崑，《韓愈詩探析》，（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1991年）。

周明儀，《趙甌北詩及其詩學研究》，（臺北：私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年5月）。

吳方葵，《趙翼詩觀研究》，（臺北：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9年7月）。

黃昱凌，《趙翼詩論研究》，（臺北：私立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6年）。